

第一章 神秘古城神秘事

那似乎是筑在云层中而能随着烟云任意飘浮的神秘古城，从来没人能掀开它的神秘面纱。

然而——

当它面纱被掀开之际，却又发生一连串骇人听闻而不可思议的事情……

一阵马蹄嘶扬，冲向千百座高峰，震得山峰抖动，回音不绝，在这充满山涧、断崖的山峰中、那马儿竟能健步如飞，奔踏云雾，直往那落于云层中，飘浮不定的尖耸城堡奔去——这神秘满天下执武林牛耳数十年之久的七音城。

那古城有若水晶般亮丽，闪耀在艳阳下，幻出无数灿烂银光，又如海市蜃楼般移幻于千峰万岭之间，似只一座，又似千百座，飘飘忽忽，不可捉摸。

但那马匹似能识途，纵腾飞掠，毫不犹豫，直往它心中目标奔掠过去，马蹄越奔越急，速度越来越快，那回音悬荡交加，汇成巨流，有若江河决堤、万马奔腾般滚将而来。

猝然马匹一扬蹄，蹿高数丈，它猛然嘶吼，身形在空中扭转，那雄浑肌肉暴胀，条条粗若人臂，直如霸王鞭硬弦，足以穿裂太极宇宙，扭转之际，马匹又借此劲道拔高十余丈，怒吼狂嘶，又已蹿过那数十丈宽的悬崖。

或而冲力过猛，前蹄往对崖崖面一触，叭然一响，那崖面吃力不了，竟也崩裂偌大岩块，眼看烈马即将失前蹄，随着岩块掉落万丈深渊之际，那烈马竟然不慌不乱，猛又长嘶，训练有素地猛然缩身，前腿急抬，后腿猛蹬巨石，砰然一响，巨岩被踢个碎烂，马匹借此反弹力道又拔高数丈，直往空中蹿去。

在此时，本是见不着载人的马匹，猝有一道青影从马身侧面飞出，直冲山岭，那青影飞蹿速度简直匪夷所思，只一眨眼，已暴蹿百丈开外，迎面而来，正是那神秘、透着水晶般雪白的七音城。

那青影并未停滞，身未落地，已撞往城门，双手一抬，轰然暴响，那铁塑石砌的城门竟然被打个稀烂，灰屑来不及掉往地面，青影已暴蹿而入。

里头一片宽敞，晶白石块延伸数十丈，直到尽头，厅堂已奔出几名慌慌张张、高矮不齐、老少不一的素衣人。他们乍见青衣人，立即猛喝扑身过来，掌剑齐出，想制人先机。

那青影更不怠慢，立即掠身迎前，双掌猛抬，以一敌众，霸气十足，欺扑过去。只一触招，叭然暴响，那几名素衣人竟然连一招都接不了，全然被震得倒滚地面，口角挂血，显然受伤不轻。

他们目露骇色，不相信有人能一招打伤自己，又再次反扑。青衣人也未停手，双掌再抬，猛然又劈。

猝然有人喝喊住手，白影电射过来，然而他并未拦住青衣人出手，几名素衣人又被击退，困缩墙角，十分狼狈，还好，青衣人似乎并未想要他们性命，伫立当场，未再出手，凝目往白衣人瞧去。

白衣人一副书生模样，年约四旬，长得仙风道骨，手捧七弦琴，他很快拦住青衣人，喝声道：“阁下是何人？为何擅闯七音城？！”

说话间，两眼含电，疾往四处扫寻，本以为千军万马的嘶喝声，必定不少人来犯，没想到竟会只有一人，他不禁更加吃惊。

紧跟白衣人身后，也掠来一名素衣美妇，她紧张万分，双手紧扣白玉琵琶。

琶，未敢一丝松懈。

此时两人也已瞧清来犯的青衣人，只见他满脸络腮胡，目光飘逸，看来并非凶神恶煞之流，尤其他那脸淡然笑容，清雅悠然，似如游客在等待欣赏美景般的那股闲情逸致，这哪像是方才连破大门，击伤几名手下的狠辣之徒？

中年书生登时觉得一股压力沉涵压了过来，寻遍心中所认得任何江湖人，就是没有这号人物，不禁又脱口问道：“阁下何人？为何擅闯七音城？”

青衣人轻轻一笑，气定神闲地瞧向中年书生及美妇，以及那几名被自己击退的素衣人，最后仍将目光落于书生身上。

“你就是城主独孤放了？”

青衣人目光瞄向书生手中那把七弦琴，似已认定他就是城主。

他又道：“琴身三尺七寸，北海玫瑰精金所造，薄如蝉翼，色如玫瑰；琴弦如彩虹，分七色，似弦丝，却是万年难得之九龙鲸吞软玉所切割、雕磨而成；七色、七音、七夺命，看来必是那把惊天醉仙琴了。”

中年书生捧琴的右手微微晃动，这把镇城名琴，自该一见即懂。

“不错，正是老夫；阁下是……”

青衣人轻轻一笑：“闯你城堡、毁你城门，该不会是朋友吧！”

他说的十分直接而坦然，听在书生和美妇耳中可不怎么好受，连问个名号都不可得，分明是来挑衅的。

美妇已迫不及待，嗔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七音城与你何仇？”

“无仇。”青衣人淡然回答。

中年书生和美妇闻及“无仇”两字，颇感意外，似不相信这位一上门就毁去城门、伤人手下的人，不是为了寻仇而来？！

不但如此，青衣人更潇洒地笑了笑，说的更明白：“无仇，无恨。”

这更奇了，既然皆不是为了仇怨，那他为何而来？中年书生猜不透青衣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几次逼视皆瞧不出端倪。

“既然不是为仇恨，那你到底为何而来？”

“杀你！”

“杀我？！”

书生甚惊，肌肉微微缩紧，有些失态。

青衣人轻轻含笑点头，好似杀人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。

美妇哪能闻得有人敢杀自己心爱的丈夫，白玉琵琶一晃，不知何时已抽出一把两尺短剑，横前一步，剑尖直指青衣人。

“想杀城主，未免太狂了吧？”

书生强自镇定：“老夫自认不识得你，更未结你这号仇家……”

青衣人以笑声打断他的话：“我说过，我们无怨、无仇、无恨。”

“那你为何要杀老夫？你到底是何来路？”

“我和你一样，都是江湖人，只不过你不认得我，我却认得你罢了。”

说着，他已从腰际一晃手，拿出一块巴掌大小，稍呈方形的古铜色牌子，淡然含笑向书生举去。

“你认得它吧？”

书生、美妇及几名素衣人目光齐往古铜色牌子落去。那牌子似已用了多年，斑剥老旧，宛若上古遗留下来的古董，居中刻有一“当”字，时日已久，此字已沉斑模糊，若不仔细看，甚为容易忽略，除此之外，此牌已无任何特殊之处。

众人一时未能瞧出端倪，满是迷惑。

美妇不自禁地念出那字：“这是何意思？光是一个‘当’字，能表达什么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中年书生脸色已大变，惊骇不已：“你会是天下第一当？！”惊骇地又退了三步。

“天下第一当？！”

这五字似有无边魔力，扣得众人毛骨悚然，心惊肉跳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，身躯捺不住地抽抖着。

这让天下闻之丧胆的一号难缠人物，如今竟然找上了七音城，那将会是如何一个局面？

独孤放清楚得很，天下第一当自出道至今，从未失手过，而且只要有人向他当东西，他接受了，就必定能兑现，他的锋头可不在七音城之下，甚至更富传奇和神秘，如今却是找上了自己，逼得他心如重铅，十数年从未有的压力，此时全涌了出来。

第一当轻轻收起牌子，淡然一笑：“现在城主该相信我不是为冤仇而来了吧？”

独孤放深自吸气，舒平起伏心灵：“阁下就此找上门，总该说个清，是谁当了七音城吧？”

第一当轻轻一笑：“行有行规，恕在下未能奉告，否则将来还有谁敢找我谈生意？请城主多多见谅。”

美妇已按捺不下这口气，嗔斥道：“你未免太狂了，七音城岂是你撒野的地方，如此让你肆虐谎言？”

利剑一抖，就要攻前。

独孤放怕她有所失闪，拦在她前头，横起醉仙琴，准备迎敌。

他冷道：“阁下既然要老夫项上人头，可也得尝尝老夫的醉仙三曲、七音穿阳。”

他虽忌于第一当的神奥传言，却也不愿弱了七音城威严，是以并未抢先出手，只是架琴而出，严阵以待。

第一当仍自镇定如初，目光逸致地瞧着独孤放，淡笑中带着恭敬。

“醉仙三曲入君耳，魂游太虚无极处；七弦七音共响时，撼山裂地永不复，这可是天下无人能敌……”

他对于醉仙三曲能在不知不觉中夺走敌人性命，以及七音齐鸣，不但可穿金裂石，更能撼动山岳之能，并未掉以轻心。

独孤放闻言，稍感自得：“阁下既然明白此琴之威力，现在退走还来得及，老夫网开一面，不究已往。”

第一当轻笑道：“错了，错了，在下只说此琴无人能敌，却未说城主无人能敌啊！”

独孤放眉头一皱，听不懂他话中含意，冷道：“琴在我手，十数年来未逢敌手，阁下未免太自大了！”

第一当摇头轻笑：“在下一点儿都不自大，那琴的确是天下第一厉害功夫，在下也很难抵挡。”

“可是你方才的话……”

“这叫知己知彼，城主的琴虽然厉害，却也不是没法子对付。”

“你想如何对付老夫这把琴？”

“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不让它有发出声音的机会。”

“琴在我手，我要它出声即出声……”

独孤放仍自未能及时想通第一当话中含意，但话说至一半，他突然悟通此中玄机——先发制人，登时急喝，声随身起，蹿掠空中，手指已往琴弦拨去，意图抢夺先机。

然而第一当早就如雌伏猛虎，猝见独孤放一有行动，他从容轻笑“太慢了”。话声方起，他已纵身欺前，快如流星泄光，凌空划出光影，只这么一闪，竟不可思议地掠射七八丈，直往独孤放心窝捣出。

众人哪见过如此匪夷所思的身法？个个诧异当场，独孤放更是感受最深，自己功力修为少说也数十年，未敢说天下第一，也该鲜有敌手，岂知方一过招，却如掉入泥沼之中，似被其玄功异招给粘住，欲揪扯而动弹不得。

眼看对方已近在咫尺，身形又受制其攻势，先机尽失，只得猛一咬牙，将功力逼至极限，手指已往黑弦拨去，轻易不用的七杀音，此时也用了出来。

第一当似知琴音厉害，攻招之际，仍拨出一指，弹出指劲，直射黑弦。只听得铮当两声急速连响，黑弦立时晃动，音如利刀穿耳，威力却未达颠峰，第一当身形为之一顿，好似受了阻力般落了两尺，暗自庆幸自己先发制人，扰乱琴音，得以免受七音穿脑之苦。

虽落下两尺，他仍未忘记发掌，只听得砰然一响，两条人影一错即分。

独孤放闷哼一声，醉仙琴脱手斜飞，整个人往后倒栽，口角挂出不少血丝。

美妇见状，一声尖叫，顾不得自己，失魂落魄地往他撞去。

那几名素衣人见城主落败，齐声大喝，奋不顾身地又拦向第一当，明知不敌，也要拚个老命。

第一当并不想杀他们，只出掌将人逼退，然而那些人似已存心拚命，前仆后继，缠个没完，一时也将第一当拖住。

独孤放心知今日未能善罢，伤的也不轻，想及自己纵横江湖数十年，竟然连对方一招也接不下，实是喟叹。此时由不得他多想，勉强抑制血气，说道：“敌人功力深不可测……夫人快带星儿他们逃走……”

夫人泪水直下：“不，要走，大家一起走……”

她拖着独孤放不放，泣声更悲。

那哭声已惊动第一当，他猛吸真气，蓦然发掌，劲风乍闪，扫得素衣人东倒西歪，一个掠身已截住独孤放前头。

他冷道：“独孤城主，既知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放心，除了你，我第一当并不是赶尽杀绝之徒。”

此话似另有某种含意，可惜独孤放身处险境，又顾及夫人及子女，哪还有心思去揣想，怒牙一咬，厉吼：“我跟你拚了！”

提起毕生功力，全力扑向第一当，他势在搏命，掌势引得狂风大作，云气乱旋，猛不可挡。

第一当凝神聚气，在他将扑未扑之际，双掌如翻江捣海蛟龙，连封带砸地欺罩过去。双方掌劲旋成狂流，紧紧裹住两人，猝然间独孤放闷哼一声，身形已被旋流带甩抛开，已然败阵。

第一当正要补他一掌之际，蓦然那气旋转的更是猛烈，天空白云雾气全被卷动，有若龙卷风般，越卷越急，越卷越巨，啸得众人遍体生寒，视线模糊。城外传来马匹惊嘶，第一当顿时惊觉有异，尚未查清是何状况，城外烈

马已传出极度恐慌尖嘶。

猝然一道白光暴射而至，一声唉嚎暴响，有若杀猪，透着断命般的恐惧，扣得众人遍体生寒。

平时从无惧意的第一当，此时亦觉得头皮在收缩，猛往发声处瞧去，薄雾模糊中竟然瞧及那白影正立身而起，嘴巴不停蠕动，一副含血带肉的骷髅从他身上滑落，骷髅还不停抽搐发抖，那声音竟然是发自骷髅口中。

第一当见状，整个肚子里的东西都快翻出来，他哪曾见过竟然有人活生生将另一人的生肌活肉、五脏六腑给生吞活咽？就算阎王殿也瞧不着这幅恐怖的惨景。

那人全身罩着白布，有若布袋套身，只能分辨头、手，连双脚都得掠起白布方能见着，他嘴巴磨牙般蠕动，鲜血不停渗出嘴角，染红白衫大片，生吞一人似不够，他又往另一名素衣人扑去，他一动，旋风立转，吓得更急。

第一当猝然往他扑去，如此残忍怪物，不除去岂能安心？

不但是他，连受伤的独孤放也追扑过去，想手刃这可怖凶手。

两人扑前，掌劲猛落那人背脊，竟然有若打在棉花上，硬将当今两大高手给扫退。第一当跌落地面，一身冷汗，那人竟然不畏掌劲，普天之下又有何人有此能耐？他不敢多想，赶忙滚向吓呆当场的美妇人，抓过她手中短剑，旋身反扑，又刺向那怪物。

他认穴之准，天下无双，短剑一个吞刺，硬扎中那人心窝。岂知这也未能制住那人，反而激怒他，只见得他咆哮大吼，声震天地，不再扑杀素衣人，反转扑向第一当，硬将第一当逼得满地打滚，四处乱窜，十分狼狈。

他几次扑杀未能得手，火气更炽，猛然狂啸，张嘴一吸，那白云浓雾不停被他吸入腹中，双手、甚至全身猛旋猛劈，那气旋越旋越急，越旋越宽，就快将整座七音城给罩起来。

第一当顿感压力大增，遍体生寒，眼看浓云愈来愈厚，就快遮掉视线，这还得了？猛然抓剑又攻去。

那怪物不闪不避，见着第一当攻来，抓手就抱，任由利剑刺扎，他只想扣住第一当。

眼看那人不畏刺扎，第一当不由得铤而走险，故意露空门，让出左肩引他上钩，但见那人右手猛抓过来，他利剑猛砍那魔手，叭然一响，似砍在嫩肉上，未感觉出硬骨断裂情境，那只右手已飞喷老远。

那怪物眼看失去右手，已然疯狂，厉吼猛啸，剩余左手猛击第一当，打得他口吐鲜血，倒栽老远，那人并未放松，急追直扑，掌脚连连劈砸，逼得第一当满地打滚。

不得已，第一当只好再次用计，顿住身形，那怪物狂吼一声，全力击去，第一当强逼最后一口真气，暴然射起，倒翻那怪物头顶，眼看怪物攻势未竭，仍面向地面，实是的大好机会。短剑猛力直抖，剑气泛长七寸，迅雷不及掩耳地劈向那怪物脑袋，从头顶直劈下裆。

叭地一响，怪物被劈成两半，方才吞噬入腹的血红碎肉刹时喷出，白肠、红肉、青筋、烂脑暴散地面，像肉蛆般蠕动，让人怵目惊心。

第一当顾不得腥味冲鼻，立时吁口大气，以为已解决了这可怕怪物，岂知可怖事情这才真的开始。

只见那人被劈成两半，竟然未倒下来！单脚、单手，还能吼，还能叫，更能跳，一分为二，竟左右开弓，双向夹抄，猛攻第一当。

第一当哪曾见过如此可怖之事！就算僵尸被切成两半也该完蛋，那半边人竟然还能吼，还能动？！这莫非是鬼魂？莫非是妖魔？！第一当吓得两眼发直，神经错乱猛吼、猛砍，没命地往后逃去。

“妖魂——你不是人——不是人——”

气流愈旋愈急，愈旋愈宽广，周遭浓雾全被搅进去，滚滚密密裹住那群丧胆人，如海啸般早将阳光挡于云层外头，漆黑吞噬整座古城，把古城推向幽冥鬼域之中。

城外马匹不断惊惧嘶嚎，四蹄乱抓，想招回主人，然而回答的只是沉黑鬼域中，不停传来那怪物尖黠的笑声……

风涌云尽，古城似乎消失于天地间，不复见得。

任时光流转——

从未再有人知晓这恐怖事……那半边的可怖怪物……

第二章 超级小孩

严冬已过，玉雪初融，沁阳城外一片草木已吐新芽，迎着朝阳，映画出翡翠般的色彩，涌现无比清新暖意，原是初春已临，一切又都复活了。

官道上，过往人潮川流不息，人挤着人，车赶着车，好一幅热闹景象。

忽见远处一名布衣小孩，手捧一口沉黑木箱，蜻蜓点水般跳跃戏耍地穿梭于人群中，他年约十二、三岁，身着灰麻衣料，洗得褪白，袖口只及手肘，宽宽大大，连裤管也半长不短，露出一截嫩白肌肤，虽是朝阳迎人，但冬雪初融的清晨里，如此穿着的人已不多，他的出现已引起不少人侧目，然而他似乎忘记另有他人存在，一股脑地往城里奔去，心血来潮，还顶起食指把那口箱子挥转起来，这绝活可不知羨煞多少路边小孩。

及进城内，人潮更炽，穿梭街道者，不仅只是赶集商贾，打扮入时的公子佳人、貌美姑娘、妖娆妇女，比比皆是，一下子全出了笼。

那小孩似乎对“人”特别感兴趣，方进城，两颗水银晶亮的大眼珠已不停搜寻猎物般盯着一群群人潮不放，那表情似认真，又似捉弄。若非路人见他长得一副清秀而讨人喜爱的脸孔，否则以他那种盯人方法，早就被修理了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了对象，那小孩目露狡黠喜色。

“潘金莲，潘金莲，找到了潘金莲！”

他黠笑着，飞也似地往前钻。

只见得柳记布庄走出一名三十上下美艳妇人，一身窄身红裙衫，把肉贴的紧紧，浑圆大胸脯挺得快喷出火来，尤其那嘴唇，又艳又红，不知迷倒多少男士，更是引人遐思，果真和潘金莲一样，叫人怦然心动。

她方剪了一块上等绸缎，丰姿百态地迎向路面，引来不少人投注目光，还以为真的潘金莲出现了呢！

小孩很快奔向她前头，两眼狡黠直瞪潘金莲，颈部运出劲道，把脸逼的有些泛红。

潘金莲乍见小孩怪模样，一时也觉得好笑而掩口轻笑，以为自己的姿色竟也把这半大不小的小孩给迷住。

“小色鬼，看你年纪轻轻，怎可如此色眯眯地看人？不怕夭折？”

话方说完，她似已感觉这小孩目光有异，不是色眯眯，而是有一股劲道能贯穿自己心思似的，她已警觉，斥道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不自禁地退了一步，双手缩向胸口，想移目光，脑袋似乎已不听使唤，只好任由小孩盯视，背脊不禁生寒。

小孩似在运功，脸色较红，目光却更犀利。但只刹那光景，他已露出得意笑声：“潘金莲要偷汉子了！”

小孩犀利目光稍敛，潘金莲似如大梦初醒，神智这才恢复。闻言，脸色泛红，斥道：“谁偷汉子？你敢坏我名节，还敢说我是潘金莲？你可知姑奶奶是……”

小孩截口道：“是城西王大银楼第三夫人，本姓梁，小名阿彩，因为你小时候最喜欢拿你娘粉饼、胭脂往脸上抹，就像在脸上画画一样，所以就叫阿彩，对不对？”

潘金莲脸色更是大变，自己和这小孩素未相识，纵使他曾打探自己来历，但自己生母已过逝，小名一事可说无人知晓，他竟能一口说出，这未免太可怕了。

恼羞成怒，她斥道：“你胡说，姑奶奶小名根本不叫阿彩，叫小仙……”

小孩又斥笑道：“少骗人了，你脑袋想什么，我就能知道什么，你为了抬高身价，和你大姨串通，冒充泉州大江行千金，然后勾引王银发，才冒名小仙，活该那王银发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连你偷汉子都不晓得。”

潘金莲浑身抽动，这事只有大姨和她知晓。大姨已七老八十，寸步跟在自己身边，为了荣华富贵，她根本不可能说，这小孩又如何知晓？

她已起毒心，想杀死小孩，冷森道：“是你乱说，别怪老娘心狠手辣！”

抽下头上银簪，就想刺向小孩。

“不能刺！”

小孩讪笑着，双目又射出利光，迎向潘金莲，她为之一顿，再也下不了手，脑海竟然一片混乱，有若在做恶梦。

小孩又自黠笑：“你的汉子就是东门方家豆腐店的方泉，赶快去吧！他等得发慌啦！”

说完，小孩扬长而去。

潘金莲噩梦初定，她感觉得出，那小孩竟能猜出她脑中所想象之事，方才自己所想，正是和方泉好合以及他等得发慌的情境。这小孩就如自己脑中虫，竟能马上知晓！这事让她难以想象而更恐惧。

“莫非他不是人？是鬼魂？！”

除了鬼魂神仙能知三界之事之外，还有谁有此能耐？

想及鬼魂，她更是浑身发颤，以为被鬼附身，哪还敢再偷汉子？浑身发毛地尖叫，没命地逃去，跌跌撞撞，也不知逃向何处，只想逃离这鬼地方。

小孩则得意地走在街道上，回味方才情景，不停自得地摸着自己脑袋，喃喃有声：“能猜出别人心思，在我脑中再无秘密可言啦！真是奇异脑，独一无二！”

笑声中，他又往人群挤去。

又有谁能平白猜出他人心思？难道这小孩真是鬼魂？还是具有鬼神之能，亦或是他脑袋异于常人？还是他学了某种特异功夫？

他挤向大堆人群，那是官家公布栏，墙上正新贴一张悬赏花红千两黄金捉拿采花大盗飞天蝴蝶的告示，画像二十来岁，英俊潇洒，注明此人昨夜侵入东街聊香斋李大户，盗走大批珠宝，又强奸第五夫人，罪不可赦。另注明此人擅于易容术，武功高强，不易对付。

重赏之下，已有勇夫蠢蠢欲动，却没人伸手去撕告示，原是武功比高下容易，但易容一途，有若大海捞针，可遇不可求，就算抓得了，也得花费大工夫，千两花红已不大合算了。

有人说道：“不要脸，以飞天蝴蝶在江湖中算什么人物？也值千两？偷鸡摸狗之辈，东躲西藏，下九流都不如！”

就如摄心术般，他已感觉人群中另有人如此想法，他开始运起功力，往人群搜去。

转了半圈，他终于露出邪笑，停在一位七旬白发老人身前。那老人手执木拐，身躯佝偻驼背，衣衫褴褛，十足糟老头一个，那老人不解地瞧着小孩。

小孩子笑的甚为天真：“老头子，你该不会就是飞天蝴蝶吧？”

那老人迷惘道：“小兄弟你在说什么？”

侧着耳朵，似乎还有重听。

小孩邪笑着，趁他和老人目光交错之际，他又运起功力，颈部稍胀，目

光犀利钻了过去。

那老人心神一凛：“你想干什么？！”

“没干什么，只想知道你脑子在想什么。”

小孩又加劲猛瞧，那老人感到一阵头眩，重重幻象浮现脑中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小孩已呵呵笑起来。

“你当真是飞天蝴蝶！”

小孩说的声甚大，已把群众注意力引来。

那老人顿觉不妙：“你会摄脑邪术？”

“摄脑术？！”小孩一知半解：“大概是吧！”轻轻邪笑：“不过我确知你就是飞天蝴蝶，呵呵！你比画像老得多、又丑得太多了，何苦呢？翩翩公子不当，要当糟老头？”

群众已提高警觉，有的甚至暗运功力，静观发展。

那老人则不动声色：“小兄弟你可能误会了，飞天蝴蝶年纪甚轻，老夫怎能比得上他？”

小孩道：“化了装，再老三十岁都没问题，你还是赶快现原形，否则人多了，对你更不利。”

那老人似乎已想通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他说的甚小声，拐杖一抬，准备先发制人。

岂知小孩贼的可以，竟然比他快一步，那口黑沉箱早已砸过去，逼得老人惊惶后退。小孩另有目的，见他后退，一手抓向白发，唰然一响，白发尽落，黑发倏见。

“快来呀！飞天蝴蝶在此！”

小孩捉弄尖叫，洋洋得意，一上场就拆穿飞天蝴蝶的身份。

飞天蝴蝶见身份已露，冷笑：“你找死！”

他立即发掌打向小孩以及围过来的人群。小孩一时不察，被击退丈余，压倒人群身上，飞天蝴蝶见机不可失，追前一步又想发掌。小孩但觉不妙，就算自己躲得掉，背后大群人潮必定逃不掉，情急之下，忽然尖叫，那声响彻云霄，有若利针般刺得众人耳根生疼，有的甚至鼻孔流血，也将飞天蝴蝶震得血气翻腾，一时发不出掌劲。小孩趁机打出箱子，撞得飞天蝴蝶倒退数步。

“快把他拿下，抓不了，用压的！”

小孩深怕飞天蝴蝶临危作困兽之斗，猛地叫向人群，在重赏之下，那些人果真不顾生死，齐往飞天蝴蝶扑去。

猛虎难敌猴群，飞天蝴蝶又在失手中受扑击，任他武功了得，在发掌伤了四五人之后，终究还是被擒住。不少人解下腰带，将他五花大绑，还揪掉他脸上的假胡假眉，露出俊美阴险的脸容，和画像果真几分神似，只是多了几块青紫。

经过这一闹，已惊动官方，大批人马赶了过来，怕事者纷纷走避，小孩见状，也顾不得再看热闹，赶忙拾起黑木箱，逃入他处人群，任由几名壮汉喧叫他有花红可领，他也不愿再现身惹麻烦，干脆躲得更远，免得被抓去领花红。

找不到小孩，那些汉子只好独享花红，押着飞天蝴蝶迎向士兵，说明原委，双方这才皆大欢喜地迎向衙门，早把小孩的事情忘记了。

人群渐渐散去，小孩已觉得兴味索然，这才想起正事，往手中黑沉木箱

瞧去，这箱子约两尺立方大小，稍带长方形，似书箱，也似叫卖烧肉包子的蒸笼箱，却不知它装的是什么。

他又转起木箱，往街道行去，两眼仍不停瞟向人群，未见长相特殊者，只好漫步浏览，不知不觉中已走到一家餐馆。门顶悬挂老字招牌“胡老子”，左联写着“放鸽子”，右联题着“十八吃”，生意颇为兴隆。

这老店开张十余年，专做鸽肉料理，煎、炖、烤、炸、爆、炒、蒸、涮，样样独到，有的客人甚至批评，连骨头和肉都分不清，一样可口，难怪短短十余年，已成了老招牌。

店东胡老子年约六旬，本是一人独撑，后来生意渐好，也请了几名帮手，除了道地几样菜之外，他已甚少下厨，落个清闲。十余年来，赚了不少，穿着也讲究多了，比起以前的寒酸自是差之千里。

忽见门前这可爱的小孩，胡老子惊喜万分，急忙移步奔出。

“君少爷您来了，您爷爷可好？”

君少爷轻笑，露出迷人的小酒窝：“我爷爷若不好，别人岂能好得了？”

胡老子恍然道：“说的也是，你爷爷医术天下无双，他若好不了，天下就无人能好了，你快里边坐，我早替你准备好冰糖雪莲甘露汁了。”

“不了，我爷爷说要早点儿回去……”

“也不急着这盏茶工夫嘛！”

君少爷虽是如此说，然而早已跨步入内，他哪能禁得起这味道可口的甘露汁？

他未坐定，胡老子欣喜地已钻往厨房，眨眼端出大碗甘露汁，芳香四溢，引得不少客人食指大动，可惜他们就是喝不到这味道可口的玉液琼浆，皆投以羡慕眼光瞧往君少爷，猜不出胡老子为何对这小孩特别好？

甘露汁送上来，君少爷喝的甚是起劲，胡老子看得十分高兴。

“少爷，喝不够还有，若非你爷爷，我胡老子也没今天，可惜你爷爷一年到头难得出来，想谢他都不成。”

“胡老爹别客气啦！爷爷说要不是你，他的鸽子还真不知如何处理，照理来说，您还算是帮了他的忙哩！”

胡老子感恩轻笑：“哪儿话，至少这些绝活全是他教的，否则怎能引来客人？只是最近我又再创几种口味，可惜没机会让你爷爷尝尝，也好让他指点指点。”

原来胡老子以前乃是落魄的江湖之人，后来遇上君少爷的爷爷，传他几招料理鸽子的绝活，终让他落地生根，有了糊口手艺，感恩之余，难怪他对君少爷如此亲切友好。

君少爷一连喝了三碗，才大呼过瘾，擦擦嘴，也该办正事了。

“胡老爷，我爷爷说，这是最后一次送鸽子来，以后就不再送了。”

胡老子甚是惊讶：“你爷爷出事了？！”

“哪有！我爷爷是说，研究告一个段落，今后不再杀鸽子，就没货可再送来啦！您可要自己想办法弄鸽子了。”

胡老子闻言这才安心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出事了呢！”

君少爷轻笑：“不过我看您这店生意不错，一天少说也要用去千百只鸽子，胡老爷早就另有来源了吧？”

胡老子点头：“你爷爷的货少，后来这里扩大经营，只好向贩子们买了；不过一些老客户还是指名要没脑子的鸽子，毕竟你爷爷所选的鸽子，全是千

中选一，吃起来就是不一样。”

小孩轻笑：“以后就只好靠您自己啦！要没脑子，就把它弄去便得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好像总少了什么似的……”

胡老子曾经弄过，然而细肉总是没那么鲜嫩。

小孩忽有灵感：“对了，我爷爷交代，把这口箱子也送给您，他说这箱子乃是玉墨天香的奇树所造成，可防虫蛀、尸腐。还有，您得加上冰镇，他说用天山灵泉所结的冰镇肉，味道特别鲜美，您何不试试？”

胡老子恍然欣喜不已。

“对呀！你爷爷所教的一道爆涮冰鸽肉，就是将鸽肉冷冻结成冰，再用猛火油炸去，待冰融去，肉也熟了，而且特别鲜嫩，不知羨煞多少食客。可惜这道菜，非得你爷爷送来的鸽肉才能做，想必是这原因。”

他打开黑木箱，一阵淡香传出，里头果真装着冰封而除毛的鲜红鸽肉，清楚可见每只鸽子脑袋都有裂痕，想必脑肉已被取去。

“君少爷，你可知你爷爷拿这些鸽子脑子做何研究？”

君少爷摇头：“不清楚，他不但养鸽子，还养了一大堆怪物，想必他对怪物特别有兴趣吧！”

“据我估算，十余年来，你爷爷最少杀了十万只鸽子，他的研究不可说不大……”

君少爷已皱眉：“这么多？！”

胡老子点头：“以前是你哥哥送来，五年前才由你代替，数目一定超过此数。”

“这倒是大学问，我得问爷爷，他到底在搞啥花样？”

心意已定，小孩已想回家，遂起身告辞。

胡老子知道留不了他，只好送他外出，并交代有空得前来玩玩。小孩想及甘露汁，立即满口答应，眨眼间，已消失街角。胡老子有些怅然，毕竟他无子无女，对君少爷自有一份亲情，此次一别，今后将不知多久方能见面。

轻轻一叹，他只有等待了。

小孩离开沁阳城，一路往山径奔去。

不知绕过多少山峰、森林，眼前出现大片枫林，枫树棵棵腰身粗，光秃秃一片，显得孤寂，叶片被冻枯，散落地面厚厚一层，早已分不清何者是路，是小径。

小孩如识途老马，奔入林中，忽前忽后，转转停停，踩得枯叶喳喳作响，气息更加沉闷，显然这片枫林暗含奇门阵势，不懂得门路是穿不过的。

约走十余分钟，远处传来流水声，小孩心头一喜，加快脚步奔前。穿出枫林，迎面而来的是大片花园，红红绿绿、高高矮矮，长得茂盛，景色怡人。小溪蜿蜒穿过花园，将其分成两半，小孩则顺着小溪行去。较深处可见及如一座大屏风般的怪石挡在前头，凹凸石面长了不少青藤、兰花，还贴满青苔，甚为清幽。怪石中央如拱门般悬空，正好能让流水通过，小孩低头往小洞钻去，约走十余丈，里面豁然开朗。

只见得青潭百丈宽，尽处飞瀑轻泄，潭边筑有一茅屋，屋前栽植不少花木，把此处点缀成一幅世外桃源。

小孩快步奔向茅屋。

“爷爷，我回来啦——”

声音尖锐，传的老远，来不及让屋中人回答，小孩已钻入屋内。

屋里头设置简单，两张床、一张木桌、几个书架，如此而已。一名白发清癯老者正坐于床中打坐，闻及声音，赶忙跳下床，见着小孩，劈口就问：“收获如何？碰上了谁？”

小孩笑道：“碰上了潘金莲！”

“潘金莲？！你该不是魂游太虚吧？”

“有何不可？她长的可妖艳得很。”

老人似知他在开玩笑，又追问：“还碰上谁？”

“飞天蝴蝶！”

小孩很快将事情说一遍，当然免不了加油添醋，说得口沫横飞。

老人报以笑声：“你探出他来历？”

“没有，这色魔有何大来历？何必浪费我的脑力？”小孩不屑地摸着脑子，忽又想到什么，“爷爷，什么叫摄脑术？我练的是不是这功夫？”

老人闻言哈哈大笑：“差多，差多，那是邪术，我阴不救岂会做这不入流的勾当？”

“那色魔为何如此说？”

“他不懂，只好乱猜。”

“我也不懂。还有，爷爷你为何天天杀鸽子、取脑袋，前前后后杀了十余万只，你是在做啥玩意儿？”

阴不救一脸得意：“爷爷是在创造品种，你就是我创造出来的超级品种，普天之下就属你最惊人了，呵呵！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发明！”

小孩瞄眼促狭道：“有何惊人？是不是我一餐要吃五碗饭，所以特别惊人？”

“这岂不成了饭桶？”

小孩忽而得意：“有何不可？嘴大吃四方，将来我要吃尽天下，保证吃不惊人死不休。你看我嘴巴够不够大，需不需要改造？”嘴巴猛张，足可吞下大馒头，笑声更是逗人。

阴不救皱眉：“你好像对变成大饭桶很有兴趣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我终生努力的目标。”

阴不救轻笑：“还好，我的发明是你脑子，不是你肚子，否则就惨了。”

小孩瞄眼道：“别得意，我随时可把你的发明从脑子里变成肚皮，呵呵！你不觉得肚皮的成就是看得见的，要多大有多大。”

阴不救讪笑几声：“大肚皮……你何必跟女人争呢？”

小孩笑容一敛，一时也答不上话来，自嘲干笑：“不争也罢，虽然男人大肚皮足可轰动天下，但总是太那个……难为情，还是留给别人去争吧！”

“难得你悟通此理！”阴不救疼心含笑着。

小孩摆摆手：“不谈肚皮，您说，我的脑子到底怎么回事，怎能猜出别人心思？这和摄脑术又有何不同？”

阴不救得意非常：“摄脑术是利用邪功迷惑对方，得从对方口中说出，才能知晓对方在想些什么，和摄心术大同小异。但你就不一样，只要你脑力触及对方，就能够知道他在想什么。”

“我不懂。”

“你当然不懂，这是爷爷毕生努力的精华，其中过程之复杂，岂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？”

“爷爷今天非说不可！”

“不再杀鸽子，当然要说，否则你还不知自己有多惊人，跟我来！”

领着小孩，往屋后山壁行去。走近时，可发现一处天然缝隙，恰巧能容一人侧身通过，进入山壁，里头十分宽广，石壁嵌着不少夜明珠，照得四处通明，可见及左右墙上置有不少瓶罐，想必是放置丹药。再往前行，及至尽处，阴不救伸手推开石壁，已传来不少禽兽叫声。

原来通过秘室，此处另有洞天，好似火山内腹般，阳光从顶头直落下来，照得十数丈方圆透亮非常，还长了不少翠绿花草。

最特别是山腹四壁挖了不少小洞，每洞以性质不同，各自关着不同禽兽，声音正是它们所发出来。

阴不救指着那些动物，得意说道：“普天之下，所有怪异的动物，大概都在这边了，你要的秘密也在这里。”对这些动物，小孩也不陌生，可是他仍无法将这些动物和自己的特殊脑子连在一起。

“君儿你过来，瞧瞧那些蚂蚁！”

阴不救带着他往左侧一处洞窟行去，里头摆着十数个透明玻璃箱，各装了不同大小、颜色的蚂蚁，有的似在冬眠，有的十分活跃。

“君儿你可发现这些蚂蚁有何不同？”

君儿仔细瞧瞧：“有的较大，有的颜色不同。”

“那是表面的不同。”

阴不救拿出火折子，还未点燃，蚁群有了变化，有的缩成一团，有的四处逃窜，有的则做出攻击姿态。

君儿已起兴趣：“它们反应都不一样。”

“是不一样，那是因为它们来自不同品种、不同脑袋，所以有不同的反应。”

阴不救点燃火折子，蚁群又另有不同反应，或尖叫、或躲藏、或相互掩护，反应甚多。

君儿问：“有相同反应的吗？”

“有，天灾即是。”

阴不救弄熄火折子，然后往岩壁按去。

“这是模拟地震，除了地层震动之外，几乎还有些许温度上升，至于蚁群如何测知，这还得下功夫研究。”

两人静观蚁群变化，盏茶工夫不到，蚁群已开始慌张，连冬眠者也相继醒来，四处乱窜。不久，岩面开始抖动，蚁群反而不动了，紧紧贴在玻璃上。

君儿道：“是它们脑子感觉出危险，所以才共同行动？”

“或许是脑子，或许是另有原因，说不定它们是靠触觉、嗅觉，或其他更特殊的原因。”

“这么说，跟我脑子有何牵连？”

阴不救得意道：“跟蚂蚁没牵连，跟鸽子就有牵连了，因为你们有共同的秘密。”

“什么秘密？！”君儿十分好奇想知道。

阴不救含笑道：“不急，看了这些动物再说！”

此时抖动的岩块已停，蚁群也较为平静，随后阴不救带他一一瞧往其他动物，边瞧边解说。

“你可看出，动物的奥秘是无穷尽的，例如，狗儿的鼻子特别灵敏，龟蛇可以冬眠数十年，有的动物可以随时变颜色，有的发出声音可以传给百里

遥远的伙伴……这些有的已被人们运用成功。例如龟蛇冬眠的龟息大法，利用声音的传音入密……几乎所有功夫都可从动物身上找到影子……就连鸽子也懂得在千里之外飞回住处，这能耐岂是人们所能办到？”阴不救目露精光，得意地问道：“你可知道鸽子为何能辨别方向，飞回原来的地方？”

君儿摇头不解。

未等他回答，阴不救已拉他至内处一洞穴，里边堆置不少盒子以及水晶透明容器，其里头有的还浸泡不少似脑肉之类东西。这正是阴不救的实验手术房。

他拿出一个盒子，将其打开，里边浸有十数颗龙眼般大的脑肉。

“这就是鸽子的脑袋，它的秘密就在那些细小灰点。”

仔细观瞧，脑肉除了红色血丝之外，另有灰点零散四处，阴不救拿出夹子，将其中一粒夹出，置于手中。

君儿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磁石。”

“鸽脑里边有磁石？！”

阴不救含笑道：“不错，不过这并非一般所说的磁石，因为它并不很硬，而且是跟随鸽体长出来的，否则爷爷也不必花费数十年工夫去发现它的功能。”

“爷爷又是如何发现的？”

阴不救爽朗大笑：“昔日华陀专开人脑，你爷爷可专开动物脑袋，效果反而比他出色。”瞄向君儿，笑的更开心，似乎君儿即是他努力创造而足以为傲的精华。

君儿又瞄他几眼：“老是答非所问。”

阴不救见他板脸，不敢再笑，立即说道：“爷爷是利用实验把那灰石接种其他鸟类脑中，果然它们也能辨别方向，而除去灰石的鸽子就显得茫然，甚至畏惧飞行。而且那些灰石的确也有感受磁性的功效，所以才敢确定鸽子辨别方向飞行，全是因为脑中有了磁石的结果。”

君儿恍然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；但这又和我的脑子有何关系？难道你也在我脑中装上磁石，能让我接收别人的脑中思维？”

阴不救哈哈大笑：“猜对了一半，你脑袋确实能够接收他人脑波，不过这是天生的，不是爷爷创造出来的，爷爷只负责替你找爹娘、找时辰、找地方，准准确确地把你配出来，是纯种的超级小孩，超级脑袋。”

“我是天生的？真有这回事？！”

“你不就是一个证明？”阴不救道：“你知道世上为何会有摄心术、摄脑术之类的功夫？那即是世上曾经有过这种人，只是极为少数。”

“世上有过？会是谁？”

“通灵者、乩童、巫师，大都有此能耐，只是他们能力强弱不一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并不知道这能力可以遗传，他们以为是上天赋予的，所以他们也写下了种种奇奇怪怪，似是而非，可以练成此能力的方法，即是所谓的邪术。”

君儿恍然：“那些摄心术、摄脑术的由来，原是如此。”

阴不救得意道：“这道理，普天之下恐怕只有你爷爷懂得，所以爷爷才能创出你这小妖怪。”

君儿摸摸脑袋，也为自己具有此能力而感到洋洋得意：“这么说，将来

我即可和任何人通灵了？”

“不该说通灵，而该说是接收他人脑波，只要他想什么，你即能知道，这才过瘾。”

“可是我还得运功……”

“那是因为你训练不够，不能随意接收他人脑波，你的运功，只是在使心神合一，脑波增强罢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将来训练够了，即能收发自如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得意之余，君儿又问：“什么叫脑波？”

阴不救道：“这甚为抽象，事实上肉眼也看不见，只能用感觉，又如你在静湖中丢下一颗石头，即兴起水波，一直往外扩散，无止无边，你只要幻想那波纹发自脑部，即为脑波，能了解么？”

君儿绝顶聪明，有了形象，立即能懂，当下欣喜若狂：“懂啦！脑波要冲向你喽！”

两眼直瞪阴不救，幻想波纹层层涌出，竟也感受到阴不救传来脑波，心头更乐不可支。

阴不救一时不察，也想不到君儿临时涌来如此强劲的脑波，已被摄去，他赶忙闭上双眼，猛念阿弥陀佛，让脑袋空白，这才逃过君儿摄脑，暗呼庆幸。

君儿见他模样，甚是得意：“爷爷怕什么？我是您创造的，难道您还制不了？”

阴不救干笑：“制不了，除了另一个具有此能力者，否则根本不是你对手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是天下第一高手喽！”

“别得意，你功夫还差得远，既不能收发自如，也不能专心对敌，只要敌人懂得方法，抢尽先机，你只有挨打的份！”

君儿好像不在乎这些，笑的甚是促狭：“将来我要偷尽天下人的秘密，呵呵！有我在，天下再无秘密可言了。”

他幻想着将来若偷尽天下人秘密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？

阴不救更是得意，创造出这位超级小孩，将来武林可就有戏可瞧了，祖孙俩相视已哈哈大笑。

笑声过后，君儿又想到什么：“爷爷你看我会突然失去脑力吗？”

“不会，绝对万无一失。”

“可是我对你……不大有信心……哥哥不是被你搞得出差错？每个月总有一天武功尽失……”

闻及此言，阴不救困窘瘪笑不已：“那是一次失误，爷爷已特别小心……而且爷爷也观察你十余年，该没有这毛病才对……”

“难怪你把我取名‘君小心’，是你小心，还是我小心？”阴不救干笑：“以前是用来提醒自己，现在是用来提醒你……”

君儿瞄眼：“真是，你知道这名字带给我多大麻烦？每次报名，人家都还以为我要他给我小心一点儿，迟早会惹祸。”

阴不救干笑：“这也不错，碰上你的人，不小心行吗？”

君儿终究掩不了名字含带捉弄他人意味而感到黠喜非常，已呵呵笑起来。

“我叫小心也就罢了，你还把哥哥取名叫小差，你叫他要差到什么时候？”

阴不救笑得更窘：“没法子啦！爷爷尽力治他便是。”

“哥哥被你搞坏了，那我呢？”君儿忽然有所觉：“你说我是天生如此，又说是你所创造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阴不救干笑几声：“要生下你这种小孩岂是易事？爷爷要找你爹娘配种，还要注意时辰、地方，甚至五行八卦方位，生下来还要细心培养，使你能力渐渐增强，免得像你哥哥出了差错，岂不前功尽弃？下这么多功夫，该有资格说你是爷爷创造的吧？”

只要脑袋没被修理过，君儿放心多了：“还好，我是天生的，否则脑袋被你切开一弄，八成和哥哥差不多，月圆时武功尽失，呵呵！这是哪门邪术，爷爷你是怎么搞的？”

阴不救窘笑：“爷爷也不晓得毛病出在哪里，大概时辰不对吧！不过你放心，爷爷已把你搞好了，剩下来，该是全力替你哥哥治病。”

君儿闻言惊诧道：“爷爷要离开这里？”

“嗯，爷爷要去找几味药材，得跟你分手了。”

君儿本有些怅然，但想及自己即将可以自由自在，也掩不了心头喜悦。

“好吧！爷爷早去早回，我去找哥哥便是。”

阴不救颌首：“你果然懂事多了，爷爷对你自是放心，不过身在江湖，可别用脑过度，把人家秘密偷过头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

君儿显然想如此做。

“别的不说，让人追杀，自是难免。”

“爷爷不是说过，我既能测知对手心思，自能知晓他要搞啥花招，还怕人追杀？”

阴不救总带着一丝得意：“随你吧！只要能把脑力练好，吃点儿亏也是值得。”

他觉得君儿实际入江湖盗人脑波，也未尝不是一项好的磨练，是以并未反对。

君儿兴致冲冲：“爷爷，普天之下谁最红？我想从他身上下手。”

闻及此，阴不救忽而叹息：“已近二十年了，江湖不知变得如何？”

不自觉地退出洞室，望着那些珍禽异兽，感触更深。

“爷爷您有难言之隐？”

阴不救这才发现自己失态，赶忙陪笑：“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只是觉得时光流逝太快，一眨眼已过去了二十年，爷爷又老了二十岁。”

“可是我看您一点儿也没变，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人不老，心也老啦！”

阴不救爱意有加地抚着君儿脑袋。

“不说这些，让爷爷把二十年前的风云人物告诉你！”

说着找好两块岩石，坐了下来，阴不救整理一番思绪，已说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最领风骚的是一位神秘人物，他有个外号叫天下第一当。”

君儿想笑：“这外号倒是很特别……他当些什么？”

“无所不当，不过通常是当人命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是邪派中人了？”

“不对，据我所知，他所杀之人，皆是该杀者……”阴不救叹笑：“说实在话，爷爷几乎知尽天下事，独独对他却一无所知……”

君儿追问：“爷爷是否有意君儿代为打探？”

“有一点，不过第一当已失踪近二十年了。”

“他已失踪？！那从何查起，说不定已作古了。”

阴不救摇头：“以第一当武功，普天之下还找不到对手，更不可能平白消失，除非是他自己躲起来，然而他却不可能躲上二十年不露面，因为他不是那种缩头之人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是另有原因了？”

阴不救沉思半晌，才说道：“其实第一当最后一笔生意是前往七音城，找城主独孤放，结果连七音城所有的人也消失了。其中是否另有隐情，二十年来爷爷暗中打探，竟然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探不着，甚至连七音城之事也无人知晓，实是一大隐秘。”

越是困难，君小心越是来劲：“爷爷放心，君儿既有盗取他人秘密之能，这事就交给我好了，只要他不死，一定能找到他。”

阴不救颌首轻笑，对君儿的能耐充满信心：“全看你啦！别辜负爷爷一番苦心。”

“放心，君儿必定不让您失望。”

阴不救频频点头叫好，随后又说道：“除了第一当之外，时下武林仍留传一句话‘七巧、七音、七毒虫’，呵呵！爷爷也是七毒虫之一，人称死命活医。”

“可是我看爷爷怎么一点儿都不毒？”

“其实爷爷年轻时也邪得出名，要求医可以，非得背一段秘闻，有的人说不出，只好干瞪眼去了。如此一传开，就上了榜。”

“爷爷当真见死不救？”

“见死未必不救，只是救活了，他们反而更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君小心甚感兴趣。

“因为他们欠了债就得还，爷爷收债功夫可不赖。”

“他们不会逃？”

“可以逃，不过通常都乖乖回来，因为爷爷在他们身上做手脚，那比死更难受。”

“你让他们发疼，如万蚁穿心？”

“不，是让他们发痒，如毛虫在身上爬，痒入了心，痒入了骨，搔不了，抓不着，痒得躺不了、睡不着，那滋味你觉得如何？”

君小心闻言，当真觉得有毛虫在背脊蠕动，痒透了心，赶忙抖扭身躯。

“爷爷这招果然厉害，难怪会上榜。”

阴不救显得得意：“没有几下功夫，岂能上榜？”

“另外几人呢？他们有何能耐？”

“阴阳克常笑山、常笑海兄弟，精通毒物、阵法，亦正亦邪，功力深不可测。天绝魔笛华秋风，自命风流，一手魔笛不知迷恋多少无知少女，可谓淫色之徒。另有绝情姬柳萍则专杀好色男人，她和华秋风恰如死对头，却未曾碰面。再一位是桃眼灯沈菁，是近年崛起武林的女子，想必十分年轻，她则貌若天仙，心冷手辣，只要有人以异样眼光瞧她，必定被她挖出眼珠，也算是位棘手人物。至于辣心和尚是少林叛徒，武功甚高，现在想必沦为邪派。

剩下最后一位鬼菩萨阴不救欲言又止。

君小心追问：“他是谁？是最毒辣的一个？”

阴不救颌首：“或许是吧！他和爷爷一样，精通医术，只是走上邪路，你碰上他，要小心应付。”

“我自会小心。”

阴不救沉吟一阵，继续说道：“除此之外，七音城已消失，只剩下七巧轩，这是新兴帮派，爷爷也不大清楚，听说她们全是女人，而且和金玉楼南北对峙，想必来头也不小。”

君小心忽而自得笑起来：“这些爷爷就要来问我了，南七巧、北金玉，早已名冠武林，我还跟他们打过交道呢！”

阴不救含笑：“看来爷爷落伍了，尔后江湖该是你们的天下了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还准备开一家当铺，保证比第一当更出风头。”

阴不救先是一愣，随即哈哈大笑：“好，有志气，爷爷倒要瞧瞧是你厉害，还是第一当厉害？”

“当然是我厉害了！”

君小心狂得可爱，引来阴不救笑声更炽：“有你这句话，看来第一当不现形都不行了。”

“说不定他怕了，躲得更缩头。”

“不较量，岂能分高下？”阴不救已另有想法：“爷爷也跟你较量如何？看谁先找到第一当！”

一有较量，君小心斗志为之高昂：“有何不可？爷爷准是手下败将！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爷爷是识途老马。”

“那我就是骑老马的人！”

阴不救似也卯起了劲：“咱们走着瞧！”

君小心忽然起身：“我现在就走！”

“这么快？！”阴不救反而吃惊了。

君小心得意地笑道：“这叫捷足先登，反正都要走，何不走快一步？”话方说完，已快步行往秘道。

阴不救赶忙追向后头。

“君儿，若有困难，记得找你大哥，他功夫可比你好多了！”

“知道啦！您也别忘了替哥哥找灵药，免得他时常短路！”

对于君小差失误之事，阴不救总是困窘非常。干瘪笑了几声，两人已追出外头。君小心去意甚急，阴不救也留不下他，只好叮咛几句，目送他离去。

待君小心背影消失，阴不救脸容已转感伤。

“除了你，又有谁能挖得出第一当的秘密呢？”

显然他方才是用激将法，引使君小心找寻第一当下落。

却不知他为何急于知道第一当行踪？

长叹几声，阴不救也开始收拾东西，返回秘洞，那些珍禽异兽，能放的全放了，不能放的，另找地方安顿，使它们不至于饿死。

一切弄妥，他才又往另一秘洞行去。这秘洞十分特殊，全是冰窟，十分寒冷，连几扇门亦为冰块所造，直到最里边，亮起火折子，方自发现靠壁角处置有一桌大正方形冰块，内有一种怪物，好似变形虫般，随时能变化出任何形状。

阴不救瞧得更仔细，可看清这东西不停地往下钻，只要冰块一有空隙，

它立即填补过去，然后不停挤压，想将缝隙给挤大些。观察许久，怪物果然有所移动。

阴不救思考良久，似乎怕它逃去，乃决定带在身边，遂回头取来黑盒子，将冰块切小，连同怪物置于盒中，再加以捆绑，负于背上，这才走出冰窟。

离开秘洞，回到茅屋，拿起简单行李，他也举步离开这蛰伏十余年的老地方。

流水依然，却已人去楼空。

第三章 血麒麟

洛阳古城，终日车水马龙，人潮不断。

在街道较为偏僻一角，总有位醉眼惺忪的糟老头，他老喜欢窝在那棵大树下，或唱戏、或唉叹、或眉飞色舞地高谈阔论。

他叫公孙炮，本是江湖人，说的尽是江湖话。

然而话说久了，倒和胡言乱语的酒疯子差不多，除了一些戏耍的小孩，很少人会去理会他。

今天他又在那里大谈精彩事，他身边正坐着一位布衣清秀的小孩，晶亮的眼睛如此好奇地望着这位糟老头。

“你不知道啊……那天下第一当一个现身，有若霹雳盖顶，气未临而势先行，一匹快马溜飞而至，只见他身化游龙，飞地一闪、一掠，那对手还来不及看清是怎么回事，眼前一花，就再也吃饭不用嘴巴了！”

小孩眼睛睁得又大又圆，甚是崇拜地未敢眨一下眼皮，深怕这么一眨，精彩部分就这么错过了。

公孙炮睨眼瞄向他，又卖起关子，抓向腰间葫芦，张口灌起在酒楼要来的二锅头，醉红脸上难得浮起得意的笑容，反问道：“你懂不懂什么叫‘吃饭不用嘴巴’？”

这故事他早已讲数百次、数千次，但每说至此，他都会卖起关子，以表现自己乃是甚有幽默的人。

小孩傻愣愣地摇头。

公孙炮自得一笑，才老大教训地说：“那是因为那个人脑袋早已搬家，以后吃饭只要从脖子灌进去就行了，懂了吗？”

说完已大笑。

小孩精灵眼珠一转，立时猛点头：“懂了，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更了得！”

公孙炮神采高亢，双手划出架势，倒也虎虎生风，喝声道：“后来他劈得不过瘾，两腿一蹬，那身形暴飞十八丈高，快若流光撞向偌大城堡，那才叫闪电劈雷，地动山摇，轰隆哗啦，碎石滚射满天满地，就这样一座城堡，硬是给他拆成平地！”更得意地说道：“听说太行山峰，不小心还被他踹掉一半呢！”

小孩听得如痴如醉，一脸崇拜，猛拍手：“好棒啊！他一定是天下第一高手了！”

公孙炮呸了一声，斥道：“娘的皮，要是哪个人敢说他不是天下第一高手，我老人家第一个就找他，把老命拚了！”

小孩听的甚是过瘾，水银般的眼睛一转，又追问：“后来呢？他拆了城堡以后，是不是得道成仙了？”

公孙炮突然泄了气，跌靠树干，怨声不已：“奶奶的，他老兄若真的得道成仙也好，总会托个梦给我，谁知道他就这样一去不回头，连那匹灵驹都不见踪影，真他妈的活见鬼！”

说到怨处，只好猛灌烈酒。

“从那次以后，他当真未再现身或跟你联络？”

“联络个屁！要是联络上了，我老人家怎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”

小孩吃吃一笑，露出洁白皓齿，他笑道：“放炮老头你现在不是很好？”

有吃有喝，洛阳城就属你最大最威风了！”

公孙炮狠狠呸了一声，随后自嘲式地笑骂起来：“小鬼你懂什么？什么最大？是我的脸大？还是我的酒葫芦最大？”

晃着手中酒葫芦，似也能意会小孩话中含意，甚是无奈地又笑了几声。

小孩灵黠一笑，道：“不是啦！我是说……我们小孩都听你的，你当然最大了……”

公孙炮又呸了一声，笑的甚瘁：“混了大半辈子，还是管小孩的，这种地步，应该出现在我十岁左右的情境，没想到这情境还是‘历久不衰’啊！”

叹息地喝口酒，瞄向小孩，感触良久，自嘲一笑，又道：“我跟你一样，只能共同享受这份十岁情境啊！”

小孩吃吃笑道：“这有啥关系？都是老大王一个，只不过差个五六十岁而已。”

他又笑脸一扬，问道：“差个五六十岁就那么重要吗？”

公孙炮长叹一声，伸手指向城外山前一座高耸楼阁，叹声道：“看到没有？人家是老大王，他住的是金玉高楼，我也是老大王，住的却是……”

手指收了回来，往上空槐树浓密的枝叶划了几圈，却也想不出自己该住在何处？更加苦笑道：“这……这就是我的家……”瞄向小孩，感叹道：“这种差别不重要吗？”

说完又灌老酒，显得十分苍老：“你还小，你不会懂的！”

小孩似也能感受公孙炮的心境，一时也默默不言，两眼放远，直往方才公孙炮所指的那栋豪华楼阁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公孙炮灌了几口酒，心情又好许多，顺着小孩视线，也瞧向那红瓦楼阁，甚是不屑道：“什么金玉楼？什么天下第一楼？想当年，金王天这三个字任谁也没听过，若不是天下第一当不知溜到哪儿去龟闭，江湖还轮不到他混呢！”

小孩瞧向公孙炮，哧哧邪笑道：“天下第一当真的那么厉害？连现在号称天下第一楼的人都敌不过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谈到第一当，公孙炮兴致更高昂：“金王天这家伙保证接不下人家三招，若有一天……”他笑的甚邪：“若有一天，第一当接下这笔生意，金玉楼照样会被他夷成平地！”

他已幻想此事成真地谑笑着，似乎恨不得金玉楼马上就给踩扁。

“要是有一天，俺能成为天下第一当，那该多好？”公孙炮怀着崇拜心情，有感而发。

小孩灵黠一笑道：“放炮老头，你好像很喜欢、很想出名的样子？”

“岂只想，简直就快想疯了！”公孙炮豪情万丈道：“想了数十年，岂能不想？大丈夫该扬名立万。”

小孩问道：“那你现在为何还没出名？”

乍闻此言，公孙炮又如泄气皮球，老脸都皱了下来，苦叹道：“难喽！时运不济，要想当个名人，还得真有时机不可。”

小孩哧哧笑道：“我想你现在时机来啦！嘿嘿！碰上了我……”

公孙炮稍稍一怔，随即又叹笑：“算了吧！怎可能再跟你一样玩家家酒？”

小孩精灵的眼珠一转，十分认真，道：“糟老头，我可是说真的，可不像你是炮炮的喔！”

说着也笑得甚甜，尤其那句“炮炮的”音拉得甚长，似在调侃公孙炮所

以不会成名，乃是因为这原因所致。公孙炮不停地摆手叹笑：“不可能的，怎么炮都出不了名……都已老大不小了，岂能跟你一样？”

小孩道：“要出名还不简单，你顶替天下第一当不就得了？”

公孙炮为之一愣，随后仍是苦笑：“不成不成，他武功如此之高，俺岂能冒顶他？”

小孩道：“唉呀！谁叫你来真的功夫？我是叫你开家当铺啊！反正都是当，当什么不都一样？”公孙炮又怔了，他不明白小孩说话用意。

小孩似乎已找出乐趣，甚是认真而带趣道：“成名有很多种方法，你那种方法，用了数十年都搞不出名堂，表示无啥用处，早该放弃了，现在来点新招，保证你会有效的！”

公孙炮皱眉道：“要是失效呢？”

小孩哧哧笑道：“大不了杀人放火嘛！这不也可以出名？”

公孙炮急忙道：“不成不成，岂可弄个恶名昭彰，将会遗臭万年，俺岂能如此？”

小孩笑道：“急什么呢？要你杀人放火，也不必弄个恶名昭彰；去杀土匪头，烧掉土匪窝，狗熊都会变成英雄，又怎会遗臭万年？”

指着金玉楼，他又道：“就像现在，你宰了金王天，不就出了名？”

公孙炮干笑道：“问题是……我宰不了他……”

“所以你只好想想其他方法啦！”小孩贼眼转溜不停：“就像开当铺，能弄个有声有色，还不是一样大出风头？”

公孙炮有点儿困窘道：“可是……俺想的是做一位侠客，不是搞个大当铺……”

“唉呀！都差不多嘛！反正都是‘当’，八九不离十啦！”小孩贼眼猛溜，道：“再说，我还是有阴谋的！”

“什么阴谋？”公孙炮凝神想听。

小孩更为促狭，道：“你也不想想，天下第一当莫名其妙地就已失踪二十年，是生是死都搞不清，咱们不如来个大翻炒，弄个天下大乱，他若翘辫子倒也罢了，若没死，迟早会憋不住找咱们算帐……”

公孙炮截口道：“这岂不更惨？他本是我……我最崇拜的人……”

小孩翻瞪一眼，坐于树根，双手一摊，无奈道：“随便你吧！能把他弄出来，总比你现在到处游荡，当个醉鬼还要好吧？”

“当醉鬼有何不好？”

“好在哪儿？看你为了要一壶酒，像小狗般向人乞讨下跪，这算什么男人？”

公孙炮突如被抽了一鞭，身形猛地抽搐，近二十年了，自己无时无刻想找到第一当，从希望到失望，以至于绝望，不知用了多少种方法，花了多大心血，到头来却只能以酒浇愁，沦为路边酒鬼，甚至下跪求酒，连丐帮弟子都不如，空有万丈豪情，也快被磨得差不多了。

他手指猛扣酒葫芦，一条条青筋暴现，他在想着那小鬼这句话——到处游荡，当个醉鬼，难道自己如此永远沉沦下去？

他双眼醉红而突暴，瞪着小孩。小孩也未甘示弱，瞬也不瞬地反瞪他，时间就此顿住，似乎天地一切都已僵硬不再活跃。

渐渐地，他把目光移向那只发抖而不听使唤的老皱双手，那身不知何年何代的脏旧衣衫，这哪是当年的他？

突然间，他摔砸手中酒葫芦，砸向地面，碎片纷飞，酒渍喷溅四处，茫然地已跌坐于地，口中念念说着，却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。

小孩似知自己已战胜这一局，登时欺前，吊高声音，有意再刺激他，切声道：“不当醉鬼就找他出来，找他出来就得开当铺，闹，闹的越大越好！”

公孙炮猛咬牙，又怦然吸气，不能自己地喃喃念着：“找他出来……找他出来就有救了……”

小孩又激情切声道：“对！要找他出来就要闹，闹得天翻地覆，到时他不出来都不行！”

公孙炮已禁不起刺激，终于暴喝道：“好，闹就闹，俺豁出去了，什么酒鬼？”说到憋心处，一脚又往碎酒葫踢去，碎片是踢着了，却因用力过猛，那只破行僧鞋竟也脱脚飞出，猛地往对面一小酒馆窗口射去。

公孙炮见状，暗道一声：“糟了！”还来不及处置，小孩已精明地拉着他，往树干后边藏去。

“快躲，牛大肉丸可凶得很！”

小孩和公孙炮可缩得紧，躲得不见踪影。

果然，酒馆已传出浑粗的声音：“谁敢砸俺的台子？”

话声未落，一位年约四旬，肚大肢粗，罩着一条本是白色的围巾，现已沾满蜡黄面粉，他抓着破鞋，想找目标砸去，一副找人算帐的样子。

然而寻了几圈，并未见着人影，气也没得发，喝叫了几声：“奶奶的，有胆放炮，何怕现身？躲个什么鸟？”

小孩瞄向公孙炮，笑得甚是邪，似乎在体会公孙炮那个“炮”字的由来。

公孙炮腼腆一笑，窘困道：“他……会不会找来？”

“大概不会吧……吼了那么久……”小孩道：“该来，早就来了！”

公孙炮安了不少心，却又觉得心疼：“可惜掉了一只鞋子……”

小孩促狭笑道：“放心，你那只鞋子，连丐帮弟子都不要，牛大肉丸若留着，他的酒铺生意可甭想干了！”

他捏了捏鼻子，似在表示，那鞋子味道并不怎么好。

公孙炮似已习惯，只要鞋子能要回来，其他的，他可不怎么在乎，安心地已露笑脸。

牛大肉丸找不到人，又叫骂了几句，方自甩掉破鞋，一副被染脏地拍着手，也已返往酒铺，骂声仍是不断。

过了不久，小孩始探头瞧向酒铺，但觉危机已过，才蹿出来，捡回旧鞋，交予公孙炮。

他道：“其实你又不是打不过牛大肉丸，干嘛要躲？”公孙炮边穿鞋子，边窘困地说：“这……这……总是有原因的……”

说着，喉头可吞了不少口水，咕噜个数声。

小孩自知他要躲的原因，全在于“酒鬼遇酒铺”，闹翻了，只有酒鬼倒楣，能不吵，那是最好了。

原来牛大肉丸脾气坏，但若公孙炮这类的酒鬼上了门，多的没有，同情地给个一两壶总是有，而且从不收帐，这对公孙炮来说，可是大恩大德，他岂能自砸了后路？

小孩讪笑道：“看你酒醉迷糊，头脑还是很管用的嘛！”

公孙炮干笑道：“没办法……以前……他总对我不错……”穿妥鞋子，他转回话题：“你说要开当铺……总得有个开始吧？那需要本钱的……”

小孩似胸有成竹：“本钱倒是不难，不过……”瞄向公孙炮，贼眼中带着精明：“你得先告诉我一件最真确的事情！”

公孙炮定了神，反问：“啥事？这么贼脸的？”

“有关于第一当的事……”小孩灵眼不时闪动：“你怎么对第一当那么清楚？”

“这……”公孙炮似也机警地瞧着小孩。

小孩泰然一笑：“听你上次说过……”

公孙炮截口紧张说道：“我说什么？！”

“你说你是他的马僮。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

小孩瞪他一眼，叫道：“你急个什么劲？洛阳城的小孩，至少有一半知道你是马僮出身，还神秘个屁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公孙炮更是搞不懂。

小孩得意地笑道：“别装迷糊啦！每次玩家家酒，你不是扮马僮，就是教我们如何扮马僮，还说你从小就懂得养马，是什么‘萝卜’（伯乐）？有时候连酒醉时，都会喊着那匹灵驹是你养大的，你还有啥好装的？”

原来这小孩正是君小心，他自和阴不救分手后即到处打探第一当下落，好不容易在洛阳探出有这么一位公孙炮时常说及第一当的事迹，自己也就围过来听他酒言酒语，结果发现他说的和爷爷所言十分吻合，想必和第一当有所关系，经过一个月查探相处，他已相信第一当另有一匹快马，而这位公孙炮正是当年第一当的马僮，有此发现，他当然要从公孙炮身上下手了，拉他一起开当铺，那再好不过。

公孙炮显得不自在，想抓酒葫芦，又已抓之不着，双手十指扣抓个不停，他认为此乃是他最大机密，却被小孩一语给点破，想不承认都找不出借口。

小孩瞄眼道：“老炮头你别紧张兮兮，反正你说了别人也不会相信，因为大家都把你当成醉鬼了，我只是想知道你是真是假，若你真的不是第一当的马僮，咱们这出戏也不用唱啦！”

“怎么……唱不起来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第一当那么神奇，除了你，别人知道的可不多，如果你是冒牌马僮，咱们若冒充他，迟早都会被人识破，至少他如何接生意，我们都不懂吧？”公孙炮显得十分为难。

君小心瞪眼道：“老炮头，到这种地步了，你还考虑什么？你承认、不承认，关系的只有咱们两个，就算你说的天花乱坠，别人也不会相信，难得有一个人相信你，你还憋个什么劲？这太不够意思了吧？难道你想永远这样子下去？”公孙炮表情又自变个不停。

君小心瞪了几眼，突然已现狡猾：“其实你不说我也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那灵驹，我早见过了，不是灰色的，它的毛早就变成红色，浑身似血呢！”

公孙炮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？”君小心说得更真：“它不但浑身血红，还有两个嘴巴、两个舌头，一个用来吃草，一个用来喝水的呢！”

公孙炮叫道：“胡说！俺养了那么久，哪有见过它有两张嘴巴，吃草、喝水是分开的？”

君小心已哧哧笑起来：“是啊！我也觉得奇怪，你养了那么多年，都没发现它有两张嘴巴，我怎么一眼就瞧到了？”

“你胡说，你根本没见过灵驹！”公孙炮显的得意：“其实俺一听你说灵驹的毛是红色的，就已知道你在胡扯了。”

君小心叹笑道：“真是，想吹个够，没想到你还真的养过灵驹，马上就被你拆穿了。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公孙炮神样道：“养了十数年，岂能让你给唬了？”

君小心笑得更黠：“是啊！你这马僮岂是干假的？”“哪里。”

公孙炮自鸣得意地仰着头，岂知目光瞄向君小心，见他笑的竟比自己还得意，顿感诧异不解。

蓦然间，他似想通了什么，惊愕道：“你……”

君小心已笑出声音：“没什么啦！马僮一当，啥事自该比我知道得多，尤其是对那匹灵驹。”

公孙炮终于明白小孩是在用话套他，自己一时不察，竟也“承认”自己是马僮，登时恼羞成怒似地欺向小孩，喝声道：“你敢耍诈？！”

君小心拔腿就跑，嘻笑不已：“我哪有？我只不过是说了马匹吃草跟喝水的嘴巴不同而已，呵呵……”

他笑得更谑。

公孙炮追不着他，两人绕着槐树转了几圈，他也莫可奈何地笑了起来，脚步为之放缓，笑骂道：“死小子，你可贼得很！”

君小精灵直笑：“早承认不就没事了？非得逼我当贼，把你拉出来不可。”

公孙炮无奈叹笑：“也罢，看样子老夫是栽了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”

两人各有表情地又坐回原来位置。

公孙炮背靠树干，感触良多，道：“不错，俺是养过那匹马，当过马僮，一眨眼就已二十年了……”

君小心静静地等他情绪较平静时，才道：“只要是真的就成了，你可知道第一当如何接生意？”

公孙炮颌首道：“知道一些，但不知现在管不管用？”

君小心眼闪亮光，欣喜道：“知道就好，保证管用，咱们发啦！走！咱们去弄些老本。”

说着已兴冲冲往城西奔去。

说他是小孩，脚下功夫竟也不弱，公孙炮还来不及问个清楚，他身形就要在人群中消失，急得公孙炮尖声直呼小孩“小心，小心”的，也跟着追了下去。

好不容易才追近君小心，忽见他奔行方向似乎不大对劲，他有些紧张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金玉楼啊！”“你疯了？打主意打到金玉楼头上！你在玩命是不是？！”

公孙炮已放缓脚步，一脸惧意，若要惹金玉楼，他得要认真考虑考虑。

君小心一脸冲动：“要捞大本，当然要找大客户了，金玉楼不是很好的对象？”

“要是他能捞，早就被人捞倒了，还轮得到你？”君小心神秘自得道：“我自有门路，倒是你，炮炮的，要是出了差错，那可不妙……”

公孙炮倒也有自知之明，抬头瞧着金玉楼，建得肃穆高耸，逼来压迫感更重了，道：“说的也是，‘南七巧、北金玉’，金玉楼可是时下北派武林最风骚的一派，我可惹不起……我看咱们还是换个目标吧！要是丢了命，啥

搞头也没了，还谈什么开当铺？”君小心轻笑不已：“目标是近的好，不必换了，何况扯了大的，马上就能名扬四海，你不就马上可以出名了？”

公孙炮憋心道：“也马上翘辫子，来得快，去的更快！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这有何不好？总比你现在来得莫名其妙、去的没声没气，要好得多吧？”

公孙炮窘困不已。

君小心接口又说：“不必你操心，俺可也还要混，岂敢自找麻烦？咱现在走的是暗路，你只要在外面把风就成了。”

乍闻把风，公孙炮忌意已去了大半，当下追问：“你有熟人在里边？”

君小心神秘一笑：“天机不可泄露，走，去了再说。”

他再次奔往金玉楼。

公孙炮虽忌讳着，但想及君小心只要自己把风，自是危险不大，也七伏八闪地跟了下去，两人避开凛凛生风的正门，潜至金玉楼后院，君小心驾轻就熟地找了一处矮梅林，要公孙炮躲在此，待他溜入后院，将会从墙上丢东西下来，墙后接下带回此地即可。

公孙炮但觉此事甚为简单，风险又小，当下也欣然答应。

君小心交代完毕后，一溜烟地已往梅林深处遁去，眨眼已消失无踪。

梅林尽处，乃为一排古石墙，也许久未见阳光，此墙已阴湿而长出青苔，带着浓重的腐湿味。

君小心似识途老马，在墙角下找出两块石头，这么一推，石块下隐，已出现三尺大小洞穴，容人出入，足足有余。

他很快钻入洞穴，又将石块推回原位，如此简单地就进入了名震武林的金玉楼。

里边一大片庭院花园，百花齐开，争奇斗艳，拥绕流水假山，自有一片逸境。

君小心眼神一瞄，落在不远处一座倚池水榭，自信地一笑：“该不会错的，金蛋先生该在那里吧？”

他倒是大摇大摆地往水榭走去，好似在逛自家庭院，可逍遥自在得很。

方靠近水榭，已传来清脆朗读声，听起来，年龄似乎不大。

“……天生我材必有用……千金散尽还复来……天生我材必有用……”

光是这句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他已念得浑然忘我，不知重复了多少次。

君小心闻言，但觉好笑，暗道：“你的最佳用途就是生金蛋，别人是生不出来的。”

他已潜至水榭窗口，往里边窥视，此处原是书房，正有一名和君小心年龄相仿的孩童坐在书桌前，茫然胡思地盯着屋梁，口中仍念个不停。

君小心暗自好笑，似乎已找到了该找的人，贼样地摘下窗旁一株桂花枝，折成数段，猛地往那小孩头上打去。装出老成声音冷声道：“念什么？到现在还在‘天生我材必有用’？”

那小孩被打中，还以为是西席老师敲的脑袋，哪还敢做白日梦？赶忙拿起书本，见字就念：“君不见黄河之水人生来，君不见天生我材必有用……”

君小心已忍不住笑出声音：“他妈的！这哪是考状元的材料？黄河之水是人生来？怎么来？是‘人身’来的吧？你天天尿床拉出来的吧？”

那小孩顿觉来者不是西席，甚感惊诧地喝声：“谁？”马上摆出架势，准备迎敌。

“是我啦！看你拉尿造黄河水的人，呵呵……”

君小心已爬窗进入书房，态度甚是从容。

那小孩见着君小心，登时喜出望外，急道：“是你？！君老大？！”已追向前。

君小心大模大样地摆摆手，坐在桌上：“怎么？几天没来见你，就把你给逼疯了？神经猴急的？”

那小孩欣喜而带着抱怨道：“什么几天？足足有三个月，害得我差点出去找你呢！”

君小心道：“唉呀！我是大人物，时间当然宝贵，你听过三年如一日吧？三个月对我来说，只不过是半小时的感觉而已。”

“可是我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是度日如年！”君小心哧哧笑道：“三个月，足足过了九百年，可辛苦你啦！不过，这种事情你最好要习惯，否则……”装模作样地瞧着那小孩，叹声道：“看你才几岁，就已经那么老了……不知还能不能生金蛋？”

其实那小孩比君小心年龄小了些，约在十一二岁左右，面容则长得清秀，只是带些富家子弟的憨滞，比起君小心的精明老练，自是差的多了，尤其身高，更差上一个脑袋，叫一声“君老大”自是应该。

那小孩似不在乎这些，祈声道：“以后你多找时间来此，我就不会过那么多年了。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一定，一定，不但要常来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咱们还可以混个十年八年呢！”

那小孩欣喜若狂：“真的！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君小心肯定回答。

那小孩突然又泄了气，坐回椅子：“可是……你每次也这么说，每次都把我丢在这里……”

也难怪他会如此反应，君小心和他见面最少不下十次，临分手时，都会这么说，搞得那小孩一次次失望，时下再听此言，也不知该不该要相信他了。

君小心尴尬地一笑，道：“说久了，总有一次会变成真的嘛！我就有这个感觉，你没有吗？”

那小孩陪笑道：“有是有，可是你走了，感觉就没了。”

君小心干笑道：“这要慢慢培养，此事暂且不谈，正事要紧。”

双脚一拐，已转向小孩，两人面对面，坐个笔直。

那小孩问道：“老大你找我有何正事？”

君小心邪邪一笑道：“我想……该替你这‘金蛋’名字下定义了。”

原来他和金玉楼早有瓜葛，难怪在阴不救说及此楼和七巧轩时，他满是得意神情。

那小孩本是金天王最小的儿子，名为金王玉，现年十一岁，他是在一次庙会时，碰上了君小心，或许他向往小心那种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遂甘心地和小心交上朋友，而小心也不失他所望，三两天总会带他溜出金玉楼，去玩些小孩应有的童年把戏，玩了几次，可把他给玩上瘾了，想静心念书都不成，镇日等着小心再次出现，真可谓度日如年。而小心亦觉得金玉楼财可敌国，给他弄了个金蛋外号，倒也颇为名符其实。

金王玉嫩脸稍红：“这……金蛋这名字好俗喔……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唉呀！个人眼光不同嘛！这两字在我听起来就蛮有气质的，你难道不相信我的眼光么？”

金王玉苦窘着脸：“相是相信，只是听起来……”

君小心憋笑着伸手摸摸他脑袋，呵呵又笑道：“唉呀！天生我材必有用嘛！你刚才不是念个不停？我可是经过长久鉴定，你的最大功用，就是生蛋了。”笑的更贼媚：“你可别看‘金蛋’这两字，普天之下，要能封上这雅号的人，可找不出第二只，你可是独一无二，金鸡独立，唯你独尊的金鸡王哩！”

金王玉仍感到窘困，却又不知如何说出内心这股感受。

君小心拍足了头，已跳下桌子，来回走动：“唉呀！想开点，人说：宁为鸡头，不为牛尾，你可是金鸡王一只，有何好埋怨的？我想当还当不来呢！”盯向金王玉，伸手又拍他肩头，笑的甚逗人：“要不然，你对自己有更出色的外号可叫的么？”

金王玉嫩脸微红，稍加点头，窘涩道：“有……”

“什么外号？”

“大游侠……”

君小心立时叫好：“好！金蛋大游侠，独步武林，轰动南北，出头之日将指日可待了！”

金王玉更形困窘：“君老大你听错了，我没加‘金蛋’两君小心瞄向他：“这么说，不加金蛋，光叫大游侠就清新脱俗了？”

金王玉红着脸，未能答话，不过见其表情，大有这么一回事似的，不觉中又说了话：“我将来要侠游大江南北……”

“然后呢？行侠仗义，济弱扶贫？”

金王玉窘笑的点头。

君小心怪模怪样而老成地点头：“嗯！好气派，跟我现在差不多嘛！”

金王玉以为小心赞同他的想法，登时喜悦道：“所以我很想到外面闯闯，跟你一样，叫大游侠……”

“慢着，慢着，大游侠！”君小心伸手制止他，道：“你叫大游侠也罢，别把我也叫成这玩意儿，我有点儿受不了。”

金王玉不解道：“为什么？这侠名不是很不俗么？”

君小心讪笑着：“是啊！十分不俗，你到街上一喊‘大游侠’，保证全洛阳的小孩都会向你报到，一路排到长安去。”

金王玉有点得意道：“那好啊！大游侠马上就出名了。”“是啊！”君小心嘲惹道：“你叫‘大游侠’，他们还会举手答‘有’呢！然后就会像小猪抢奶一样，自相残杀！”

金王玉迷惑道：“怎么会呢？他们怎会自相残杀？”

君小心仙笑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，他们都是当大游侠，不厮杀一番，谁知道哪个是正牌货？”

金王玉更是不解了。

君小心似也不愿再绕着这问题打转，老大口吻道：“金蛋老兄你也别老土了，这个‘大游侠’三个字，只要懂得发骚的小孩，就知道这么回事，个个抢着自封为侠，你还自命不俗呢！你看我头上。”

他指着自己额头，嫩白中透着一层红晕，看不见任何疤痕，他却精彩有加地说道：“你看我这个疤，在三岁时就是为了争大侠客，争得头破血流，

一直争到六岁半还杀不完敌人，最终发现到处都是大游侠，当上大游侠也实在没什么面子，终于痛改前非，不再当了，呵呵！你还真的把它当宝贝，要不要出去找你同党厮杀一番？以享同名之乐？”

君小心笑的促狭，他额上可没疤，也未曾为了大侠客之名，和人争得头破血流。早在幼年时，听及大侠客到处皆是，他老早就觉得太俗气了，捉弄都来不及，哪还有心自封为号？现又闻及有人想当大游侠，也想好好调侃他一番。

金王玉此时可无心见他额上是否有疤，整颗心被小心给捣乱了，本以为当大游侠是何等威风，亦是积聚数年的梦想，谁知小心一句话，就全然变了样，先前那股清新不俗，此时也灌满了俗气和窝心。

再瞧瞧小心那促狭的神态，两道目光似要把自己给瞧得一丝不挂。要当大游侠，多少也受他感染，如今被他说得一无是处，还当啥大游侠？

金王玉干笑道：“我现在觉得……金蛋大侠也不错了……”君小心霎时击掌拍手：“对！你学的可真透彻，悟性惊人，一点就通，什么俗不俗？只要突出就不俗，金蛋比起大游侠，可差上十万八千里，独一无二，不当他，要当啥？你的出名就指日可待了。”

被小心这么一说，金王玉也感受到一种喜悦，频频轻笑：“我也有这种感觉了……你觉金蛋要如何侠名远播呢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要你每天生一个金蛋不就成了？呵呵！会生金蛋的鸡，想不出名都不行！”

金王玉笑的更窘：“可是……要怎么生？”

“这就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”君小心贼样道：“你家的藏宝窟在哪里？”

金王玉诧异不解道：“你这是要干啥？”

君小心媚笑几声，道：“当然是要你生蛋了，呵呵！你可知道，生金蛋是必须找像藏宝窟那种地方才行的。”

金王玉若有所思：“原来你是想搬宝窟里的东西？”

他露出紧张而为难的表情。

君小心邪眼一瞄，笑个不停：“唉呀！你想到哪儿去了？咱们是人，哪来会生蛋？那只是要你双手能搞出银两来，就算是生蛋了。”

金王玉急道：“不，我不敢偷……”

君小心截口道：“不急，不急，不是‘偷’而是‘拿’，那东西可是你家的，怎算是偷？”

金王玉急道：“可是它全是爹的……”

“你爹的和你的又有何差别？”君小心大言不惭道：“我爹的东西，哪一样不是随我拿？他哪敢吭一声？做人就是要这样才够味嘛！”

金王玉问道：“你不是说，你爹早过世了？”

“这……”君小心可曾说过此话，暗自憋笑吹牛吹过头了，但他脑筋转得快，立时有了说法：“就是如此嘛！老的容易翘辫子，我爹早就想通这道理，在生前就和我串通好了，有东西尽管拿，有银钱一起花，我看你爹也差不多了，你该有自己的主见。”

金王玉是想要有“自己主见”，可是想及父亲那张脸，心头仍是惧意十足：“我看……我还是先向我爹说一声，再拿“不行，不行！”小心可紧张得很：“你去跟你爹说他差不多了，不就是在咒他死吗？千万行不通！”

他口中仍念嚷不停：“这小子，存心是跟我过不去，这种事也好告诉他

老爹？不脱层皮才怪！”

金王玉急道：“我不是跟你过不去，而是这件事，要是没让爹知道，怎能像你一样，要拿就拿？”

君小心眼看他脑袋转不过来，多说也是无益，遂道：“拿是要拿，但也不必事先说明，你了解什么叫暗示和默契？”金王玉尚未花脑筋去想，君小心已接口道：“你爹德高望重，岂能在你面前讲个清？他是要面子的人，你只要用暗示的就行了。”

金王玉问道：“如何暗示他老人家？”君小心邪笑道：“很容易啊！到宝窟搬点儿东西，就是给你爹暗示，只要他没反应，就表示暗示成功，默契也就形成，将来你就可以跟我一样，父子共用，要拿啥就拿啥。”

金王玉担心道：“要是暗示失败了呢？”

小心憋笑道：“那你只好理光头、坐玄关，忏悔三个月了。”

一想及坐玄关，金王玉嫩脸已变：“我不敢乱暗示了，这太可怕……”

想及上次和哥哥出游，闹了一家酒铺，消息传回，被他爹罚了一趟玄关，每天坐在冷板石，头举金玉鼎，一口气关了七天七夜，吓得他足足躺上一个月病床，这件事他可是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

小心呵呵笑道：“谁叫你这么慢才碰上我？这个罪是白受了，你放心，朋友一场，我才不会叫你吃瘪，我只是要点本钱，咱们一同做生意，是以钱养钱，一本万利，又不是拿去花，就算你爹知道了也无话可说，甚至还会夸你几句呢！”

金王玉仍感到不安。

君小心道：“唉呀！别吓成那个样子，这岂是我的朋友？见不了大场面，生意怎么做？”拍拍胸脯：“我向你保证，一切没事，这样行了吧？”

“真的会没事？”

君小心瞄他一眼：“你难道不相信我的能力？”

金王玉也搞不清小心有多少能耐，但记忆中，他好像无所不能，不自觉地也点了头：“我相信你……”

“既然相信不就得了。”小心伸手又拍向他肩头，笑道：“错不了的，跟着我准没错，何况金玉楼富可敌国，弄个千百两，根本不痛不痒，大不了我陪你就是。”笑得更逗人：“最重要的是这门行业实在够刺激。”

他装出陶醉的贼样，卖关子不说，吊足了金王玉胃口。

金王玉被他这么一耍，啥事也都忘了，想的全是这刺激行业，急问道：“你想做何行业？”

“开当铺。”

“当铺？”金王玉有些不解。

君小心老大模样解释道：“这当铺可神奇多了，无所不当，譬如说有人要当你三根头发，有人要当你几只兔宝宝，还有当乌龟、当爸爸、当妈妈，千奇百怪，说也说不完。”

金王玉兴趣来了，好奇地问道：“我爹也可以当？”

小心呵呵笑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你要当，我照收不误。”

只要好玩，金王玉可想不了那么多了，登时拍手叫好：“太棒了，竟然连我爹都可以当，那岂不是天下所有东西都可以当了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不够刺激，我哪会要你入伙？”

金王玉兴致勃勃道：“我要参加，何时开始？”

“现在就开始了。”君小心手指耍了耍，贼眼道：“不过还差一样……”手指一耍，金王玉已知道是怎么回事，问道：“要多少钱？”

君小心眼见资金有了着落，笑得自是开心，随便说个数：“就千两黄金好了，不够再补，小生意，慢慢做，以后再做大的。”

“一千两……”这数目在金玉楼来说，宛若九牛一毛，但在十来岁的金王玉来说，倒也是个数目。他左想、右想，还是没办法凑出这个数目，虽然为难，仍禁不了开当铺的刺激诱惑。

终于，他决定走一趟藏宝窟。登时往四处窗口瞧去，但觉无人，这才返身细声道：“一千两就一千两，待会儿我先去一个地方凑金子，你可要躲得好，等我回来……”

君小心截口道：“唉呀！一同做生意，还分什么彼此？你怕我会坑了你不成？留我在这里，要是有人闯进来，把我当贼抓走，我想解释都没办法，不如跟你去，暂时当你仆人来得好，万一出事了，你我也好有个照应。”

金王玉脑袋一时也拐不过来，不知该不该让他同行。

君小心催促道：“哎呀！别多想了，时间宝贵，多留一分，多一分危险，咱们现在就去，省得夜长梦多。”

金王玉被他催的没办法，只好答应，紧张道：“要去可以，你可不能乱拿东西喔！”

“放心，你看我的眼睛。”君小心指着自己的眼眸，邪样笑道：“我是见钱眼开，其他东西很难引起我的兴趣呢！”

“这样就好。”金王玉也放心不少，随即往门扉探去，并未发现人影，向小心招招手，细声道：“小心点，我们走！”

君小心呵呵轻笑：“我不小心，天下就没有人叫小心了，你尽管放心就是。”

金王玉想及小心名字，不禁也笑了几声。

随后两人已潜向那所谓的藏宝窟。

说是“潜”，其实只是走的小心，并未躲躲藏藏，偶尔碰上守卫，他们哪想得到小楼主要搞花样，而以为小心乃是他随身仆从，倒也懒得询问，一路顺利走向内院较深处。

来到一座小庭园，已有卫兵守在外围，金王玉和小心躲在花丛中，远远瞧向隔着小池的雅轩，似木造，又像石砌，已缠上不少青绿藤蔓，还开着紫花，不过修剪得好，门窗皆可瞧的清楚。

君小心疑惑道：“那是藏宝窟？不是像山洞一样密不透风？”

金王玉莫可奈何道：“我只见过这么一处了，我爹时常在这里训诲我，我也看见不少宝物，还有一口口的箱子……”

闻及有东西，君小心也不愿多问，遂笑道：“有就好，现在看你如何引开卫兵了。”

卫兵守在门口，离两人十余丈远，如木桩钉在那里，若不引开，可也不易进门。

金王玉侧头想想，道：“我看只有先点了两人穴道再说。”

君小心颌首：“这也是个办法，你去点，我替你把风。”

“嗯！”

金王玉稍点点头，已立起身子，大方地走向雅轩，卫兵但觉有人行来，立时警觉，握紧剑柄，全神往金王玉瞧去，忽见是金王玉，心头也宽松下来。

两名卫兵齐拱手道：“是少楼主。”

金王玉走前，表情仍保持镇定，暗自运起指劲，问道：“我爹呢？”

“楼主不在，不知少楼主来此……”

金王玉已走近两人不及七尺，但见两人并未防备，立时快捷点出指劲，点向左侧那名卫兵齐门穴，卫兵应指而倒。

右边那名卫兵见状大为惊愕：“少楼主您这是……”

“玩玩而已。”

金王玉不敢怠慢，话随身走，又是一指点中卫兵章门穴，将两人给解决了，虽是两指，却也紧张的使他额头冒汗。

但觉状况已除，长嘘一声，抚腕擦汗，伸手招向小心，细声道：“君老大快点儿……没事……”

小心也看的清楚，金王玉这两下子可不比一流高手弱多少。闻言也大摇大摆地走出来，笑道：“早知道你身手那么好，我也不必躲得像贼一样。”

金王玉嘘气道：“算了吧！我爹的手下，强过我的多得很，要不是我偷袭，可没那么好过关；别说了，咱们进房吧！”

未敢多耽搁时间，拉着小心已推门闪入屋内。

映眼而入，是一排长柜靠在左墙，约有半个人高，其上方摆了两棵青绿玉树，似是发叶榉树，两尺余高，栩栩如生，玉树中间则为红水晶雕成之腾云麒麟，巧夺天工，简直就和真的麒麟一样。

光是这只血麒麟，就不知价值几许，可把君小心给看呆了。

其他四处零星也放了不少古董、玉器和图书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也不少，勉强可算是间藏宝窟。

他赞不绝口：“果真是稀世宝物，有了它，还开什么当铺？”

金王玉闻言急忙道：“君老大你可别打它主意，我爹说它是神物，有一天会复活过来，可算是金家的传家之宝，不能乱动的。”

“传家之宝？”君小心笑得甚邪，又多摸几下，道：“是该有此资格，还能复活……”

越摸越觉得爱不释手，看在金王玉眼里可更急了，急忙道：“别再想它了，我爹说血麒麟看久了会失魂，甚至于瞎眼，你还是别看的好，银子就在柜子下方……”

说的不够快，他已打开长柜，里边摆着一箱箱有若枕头大小的箱子，随手打开一口箱子，尽是金银珠宝。

他拉着小心蹲了下来，欣喜道：“看，珠宝都在此，你要拿多少？一箱够不够？”

小心瞧向珠宝，眼睛也为之一花，频频点头：“够了，够了，一箱起码值上百万两银子，可压死我喽！”

金王玉闻言，立时抱起一口箱子，道：“一口就够了，那我们走吧！”

“慢着慢着，不必急！”小心把他给拉回来，笑道：“咱们是来拿生意本，又不是来大搬家，干嘛抱一大口箱子？放着，看我的！”

他抓过金王玉手中箱子，慢条斯理地往地上摆，同时又从柜中取出数口箱子，摆在地上。

金王玉不知他在搞何花样，只急着要离开这里，急道：“你就随便拿一口，我看都差不多，咱们快走，要是我爹回来，那就惨了。”

君小心仍自心安理得，道：“办事不能操之过急，否则会坏事的，说好

是要拿千两黄金，怎能搬一口箱子？你知不知道少了一口箱子有多严重？你爹不杀了你才怪！”随手打开数口箱盖，笑道：“其实箱中并非一锭锭的元宝，只要我们一口箱子拿一点，你爹是不会察觉的，你也不必再提心吊胆了。”

金王玉登时恍然：“对呀！我怎么没想到？”

“等你想到，天就永远亮不起来喽！”君小心笑着，已拿出随身携带之布袋，道：“来吧！你不是要快？帮我挑些元宝，还有一些容易脱手的東西。”

二话不说，金王玉也翻着箱子，专找些较不起眼的东西。

君小心似在找寻什么？千把两元宝其实只要几口箱子就够了，他却几乎翻遍了所有箱子，仍自不停地找着。终于被他从角落处抓出一口外表已旧却十分光滑的箱子。

他面露喜悦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该差不多了！”

箱子一掀，里边放置了不少玉雕动物，尤以麒麟为多，也许甚久未被启开，都蒙了一层灰膜。

金王玉也瞧及，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君小心伸手吹抚着箱子，淡然道：“没什么，怪兽图，弄不到你传家之宝那只血麒麟，随便找一只过过瘾也好。”

金王玉感到一丝得意，毕竟那只血麒麟是金家独一无二的宝物，而让小心可望不可及。他好似打胜地又瞧往血麒麟，这宝物愈看可就愈可爱了。

君小心可没心情和他一同观赏，兀自在箱中找寻，翻着翻着，也从一大堆小麒麟中，找出一只和血麒麟形态相仿者。

他拿起小麒麟，摸着摸着，自嘲般说道：“没大的，小的也好，没红的，黑的也好。”

小麒麟整只土黑，宛若泥塑烧而成，见不着一丝光彩。

金王玉见着，不禁笑了：“君老大，你随便再挑一只吧！这只那么黑，一点都不好看。”随手拾起另一只小麒麟，搓去灰膜，仍可见着红晶体，想交与小心，笑道：“这只是红的，总该有点儿像了。”

小心却摇头道：“不必啦！都是假的，哪一只还不是一样？既然要特殊，黑的自不同于红的，否则别人说我这只是仿造品，一点价值感都没有了。”

金王玉闻及如此，也不再多说，呵呵笑道：“将来有一天，我爹将血麒麟传给我时，我再跟你共同观赏它如何？”

君小心轻轻笑道：“希望有这么一天，我们一人一半好了，你要上半部还是下半部？或者是我左边你右边？”

金王玉哪晓得小心一得手就想分割？惊急道：“不能割的，一割开就完蛋了。”

君小心哧哧笑道：“放心，说着玩的，你要割，我还不忍心呢！”揣入那只小麒麟于胸口，道：“收拾收拾，咱们快走吧！这可是危险地带。”

金王玉登时警觉仍身在险地，马上收回心神，与小心七手八脚地又将木箱给收拾摆回柜子。

“成了，万无一失。”君小心提着半大不小的布袋，笑得甚是满意。

金王玉急道：“够了么？够了咱们就走。”

还未等小心回答，他已探头瞧向屋外，但见卫兵仍自倒地不起，心头稍安，向小心招招手，两人顺着来路又潜回去。

方潜至先前藏身之花丛，金王玉似想到什么，道：“对了，君老大，你替我想想，要是那两名卫兵醒来之后，我要怎么应付他……”

说着不自禁地转头，复往两名卫兵瞧去。

不瞧还好，这一瞧，直如双眼被利刃猛扎了一刀。

就在此时，竟然有一条青影直掠两名卫兵，身形快捷轻巧，不带一声声息，就只这么一闪，两名卫兵头颅竟然高飞而起，鲜血噗嗤喷成雾状，腥浓窜鼻。

金王玉哪曾见过如此残酷场面？登时“啊”地想尖叫，整个人已痉挛抽筋，君小心哪能让他叫出声音，情急之下，赶忙压倒他，双手紧紧扣住他嘴巴，急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只是人头落地罢了！”

他也紧绷神经地想瞧瞧来人是谁？

只见此人身材高大，出手快捷狠猛，并不能瞧清面目，他斩下两人头颅之际，并未停手，任由鲜血高喷，一个掠身腾起，似有意背对小心两人，只伸出右手挥向空中，运起吸字诀内劲，如此轻而易举地就将人头给吸了过去，再转个筋斗，直射屋顶，眨眼消逝无踪。

他为何要斩下两颗人头？

还来不及他多想，金王玉已惊醒过来，极力挣扎着。

小心也使尽力气抓着他，急叫道：“小金蛋你镇定点儿，没事了！”

说之无效，干脆送他两个巴掌，啪啪两响，倒也把入给打醒了。

金王玉脸色苍白，仍自打着哆嗦：“那人……那人……”

“走了。”小心镇定回答。

“他杀了两名卫兵？！”

“嗯！”

金王玉想及头颅高飞一幕，又想呕吐。

君小心急忙道：“小金蛋这不关你的事！”

“可是他趁我们背后杀了卫兵……我们偷东西一定被发现了……”

君小心道：“没那回事，他若发现我们，怎会放我们逃生？何况拿点东西，也不致于掉人头吧？”

金王玉仍打着冷颤，毕竟他从未见过如此惨状，小小心灵已受到莫大刺激，恐怕永生难以磨灭。

君小心可要说服他，否则计划就穿帮了，吸口气，整理一番思绪，道：“小金蛋你千万要冷静，这种事虽严重，但也不必吓成这个样子。”

金王玉也强自镇定：“我没有慌……可是我们偷了东西，一定是被人发现了……”

“被人发现，我们怎么还在这里？”

金王玉顿觉奇怪，往四处瞧去，却也未发现一人。

君小心见他有了转机，也稍安下心，道：“不必瞧，准是没有，否则你家卫兵也不会如此平白地就被割去脑袋。”

金王玉内心一片混乱，带着惧意和感伤道：“那人为何要杀卫兵？而且又在我们背后……”

君小心道：“准是你家仇人，既是仇人，当然是要在背后杀人了。”安慰道：“所以你放心，来者是仇人，他不会管到咱们的闲事，如果他说出我们在干啥，不就指明地泄露身分了吗？”

金王玉很快悟通小心所言，他反而担心来者是仇人，急道：“我得赶快通知我爹，说有敌人潜入杀人了……”

说着就想往走廊奔。

君小心立时又拉住他，轻声道：“急不得，千万急不得，你这一说，不就指明了咱们来这里搬东西了么？到时想不认罪都不行。”

金王玉进退两难，不通报，又怕仇家杀死更多人，若通报，又如何向家人解释为何在此地？

“我该怎么办？”金王玉彷徨无助地说。

君小心笑道：“看开点，小事一桩，要禁得起大风大浪，才有光明前程，只要把此事当成不是那么回事就成了。”

金王玉仍是忐忑难以自处，道：“可是，要是有人问起我呢？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放心，你跟我一样，在别人心目中都是小鬼，尤其在你爹心目中更是，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他们不会闲着来问你，只要你不问人家就成了，懂吗？一切装作没看见，啥事也没有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离开这里，我还有一大袋麻烦呢！”

抓着那袋黄金，小心苦笑不已，要是有人再闯进来，那真的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。

他拖着金王玉已往前院遁去。

金王玉仍感不安：“要是那仇人未走，潜伏在暗处，该怎么办？”

小心道：“他要藏，任你通报也找不出来，如果你想告知你爹，有仇家到来，那大可不必，因为很快就有人会发现死了卫兵，原因很简单，卫兵是要轮着换的。”乞求模样道：“为了我们伟大的前程，还请你高抬贵手，憋一个时辰，那将是功德无量！”

金王玉被他这么一逗也有了笑意，窘模怪样道：“早知道也不来了，实在吓人。”

小心笑道：“别看的那么严重啦！那是大人的事，跟咱们小孩无关，你想通这点，童年就快乐多了。”

金王玉顿有所悟：“对呀！爹每次也说，叫我只管读书、练功，其他事毋须过问，我怎么忘了？”

小心笑道：“想通了就好，你说了，人家还以为你在搅局呢！”

金王玉微一昂头，道：“可是我就是不怎么服气，哥哥能管，我也该能管，我就不相信管不过他们？”

小心道：“所以我才叫你跟着我，去搞一番大事，跟你哥哥争，太没出息了。”

金王玉想及搞银两的目的，问道：“你的当铺何时开张？”

小心答道：“马上，不会超过明天。”

金王玉急道：“那我呢？”

想及小心所说种种刺激事，他有种迫不及待的感觉。

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本来是要你马上去，可是又出一事，现在只好呆在家里，等此事过后，你再出来了。”

金王玉无可奈何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。”

两人走着，已绕回水榭书房，金家似未发现状况，仍平静得很。

方踏入水榭厢廊，外墙已传来鸟鸣咕咕声，叫的憋声得很。

小心乍听，已知是公孙炮等不及，和自己打起暗号。想着金家就快有事，也不敢多停留，遂移步奔向墙角，向金王玉招手道：“小金蛋你可要沉住气，什么话都别说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，知道了没有？”

金王玉见他要离去，一股失落感涌向心头，戚声道：“你又要走了？”

小心含笑点头：“不走行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不出三天，我就会再来找你，别绷着脸，笑，笑啊！”手指张了又张：“一笑天下乐，啥事也没了。”

金王玉被他一逗，也笑起来，道：“你一定要来喔！”

“我哪次没来？”小心邪笑道：“只是时间长短而已，不过这次是非常时期，我会来得很快，切记、切记，不说话、不吭声、保平安！我走了！”

招招手，他已钻向洞穴，眨眼已消失。

金王玉愣在那里发呆，真不知自己方才做了啥事情，只记得小心临行交代的那句话，他也喃喃念着：“不说话、不吭声、保平安……”

他已忘记要如何告知父亲有关仇家一事，只记得要如何保住这秘密，千万别坏了大事。

事情正如小心所说，当卫兵交班时，已发现无头尸体，消息传开，整座金玉楼为之鼎沸。

雅轩外已围上数十高手，第一个赶来的乃是金王天二儿子金王超。

不论事情发生如何混乱，他总是摆出玉树临风，从容不迫之态，但此时眉宇间仍能看出惊诧之相。

他实在想不通有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还落个头颅全无？

金鹰也赶来了，三十上下，留了一脸络腮胡，剃过了又长出少许，粗直而硬挺，配上不怎么修饰的衣衫，比起金王超就显得落寞多了。

金王超瞄了一眼：“大哥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

金鹰声音低沉淡漠道：“我……先追到楼外……”

“是不是追不着才调头？”金王超稍带奚落地说。

“我……”

还未等金鹰回答，金王超已露出一副自得神态：“大哥你也不想想，歹徒作案已有一个时辰，你还想在外边找出线索，这太不可能了吧？”

金鹰抿抿嘴唇：“我只想试试。”

“试出来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。”金王超懒得再和他说教，下巴一扬：“你去看看这两名卫兵是如何被杀的？”

金鹰无意地反瞧金王超一眼，目光停顿了一下，随后仍旧蹲身去检验死者。

金王超在旁负手而立，清风掠着白丝袍，轻柔飘飞，好一副佳公子模样。他的神情并未将自己大哥放在眼里。

金鹰似乎也明白，自己是金王天捡来的养子，能有今天已是不错，岂能再和弟弟争高下？

金鹰检视良久才起身，道：“伤口平滑整齐，似是利剑所伤……”

金王超冷笑道：“这我早知道，而且我还知道是刺客在一招之内所完成，我要你检视的是，这两人身上是否仍有其他伤势？”

金鹰冷漠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没脱掉两人衣服，怎知没有其他伤势？”

“因为刺客能在一招之内完成杀人动作，他无须再做任何其它不必要的手脚。”

“你这是揣测？”

金鹰冷目瞧向他，大有“你不相信，何不亲自动手验伤”之意。

两人视目瞬间，金王超已发出冷笑：“你果然学乖了，光想就能想得通；好吧！既然只有这么一点儿线索，你想该不该通知爹呢？”

金鹰道：“敌人身手非凡，自该告知父亲。”

“小题大做，父亲正在闭关练功，岂好打扰他？”

“内院武士，至少是一流身手，敌人能在一招之内取其性命，而且又是割头，分明是示威而来，我认为还是告知父亲来的妥当。”

金王超鄙笑道：“连这点事，你都处置不了？”

金鹰似懒得再和他争，默然不语。

金王超冷笑道：“如果你不敢承担，这件事就由我接手好了。”

“二弟，有时候事情必须顾虑到金玉楼全体。”

“你认为我处置不了？”

“我没这个意思。”

金王超一口气好似咽不下，就要叱叫出来。

此时庭园已奔进一位年约五旬的清瘦青袍老人，他习惯地拨弄金边眼镜架子，急忙上前，拱手道：“两位少楼主，到底发生何事？”

说话间已奔至两人面前不及三尺，一脸红润，血气起伏不定。

金王超往地上一指：“金总管你自己看。”

金总管浑号铁算盘，姓金名不二，任何生意从不二价，因而得名江湖，他闻及金玉楼出事，匆匆忙忙地从洛阳城给赶了回来。

他往尸体瞧去，亦感吃惊：“竟会有人敢打起金玉楼的主意？”

金王超不屑一笑：“谁敢？只不过是些自不量力的亡命之徒罢了！”

金不二摸了摸金边眼镜：“会不会是七巧轩的人？”

金王超冷笑不已：“要是那些臭婆娘，我一个一个把她们衣服给剥光，然后游街示众。”

金鹰道：“不可能，七巧轩和我们虽水火不容，但只要是她找的碴子，必会留下七巧轩独门记号，此时并未发现那记号。”

金王超冷笑道：“你以为敌人都那么讲信用？要用你的方法来表明身分？她们不会改变方式？”

金鹰懒得再和他争，把目光移向金不二，他认为金不二比他成熟理智多了。

金不二欺身检视尸体，喃喃想着：“一刀毙命，是高手……”

突然他瞧及出事地点，惊惶不已：“是在玉楼轩？！大事不妙，快通知楼主。”

见他如此反应，金鹰和金王超顿感惊诧不解。

金王超道：“金总管，这只不过是小事，似乎不必惊动我爹他老人家。”

金不二急道：“少楼主你有所不知，老爷他老人家曾经交代，只要玉楼轩出了事，务必要禀知他，否则事情将会无法收拾。”

如此一言，金王超反而紧张了：“难道是为了什么宝物？”

他素知父亲在此藏了不少宝物，但到底有何种宝物他可仍一知半解，听及父亲如此交代金不二，他不得不如此想。

“二位少爷请稍候，属下这就去请楼主。”

不敢耽搁，金不二甩身往左侧月门奔去。

他的离去，可把躲在暗处的金蛋先生王玉少爷给吓得两眼发直，直嘀咕着事情怎会搞得如此之大？连老爹都得亲自上阵，万一要是查到自己头上，那可怎么办才好？

“不说话、不吭声、保平安……”

他不断念着小心临行前丢下的这句话，心头也不知是否管用？两眼盯着月门，真希望来的是小心而非他爹。

然而事与愿违，眨眼间，金不二与他爹已焦急地赶了过来。

金王玉为之苦笑：“这下金蛋可变成土蛋了。”

他只有坚信小心的话，不吭声，心想着“那是大人的事”，只好硬装到底，躲的更小心了。

金王天到来，未等众人拜见，已快步撞入玉楼轩。

众人未得允许，未敢跟入，皆立于门外，聚神等候消息。

轩内传来咔嚓啦翻箱倒柜的声音，猝然听得金王天大叫：“不好，血麒麟！”

众人听来，一阵茫然，可是听在金王玉耳中，可如劈雷，震得他两眼发直，闪过一丝念头，君小心难道真的把那只血麒麟给顺手牵羊了？

来不及他再想，金王天已呼叫金鹰、王超、金不二等三人鱼贯入内。

金王玉顾不得再躲，也移身往左扇窗靠去，想瞧个究竟。

金王天双目如铜铃，充满血丝，一头灰发倒竖，惊惶不已：“血麒麟被窃了！”

金鹰、金王超、金不二以及躲在窗外的金王玉全往长柜、玉榭树中间那只鲜红如火的血麒麟望去。

金王超不解道：“爹，血麒麟不是好好的在那儿？”

众人亦有此想法，不解金王天为何如此说言？

金王天先是一愣，随即怒目更张，凌空伸手吸起血麒麟，怒道：“这只是假的！”

血麒麟砸往地面，碎散一地，可把众人绷紧的心给摔散了。

尤其是金王玉，简直吓得魂飞魄散，差点儿尖叫，双手紧掩口鼻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金鹰急道：“凶手会是为了血麒麟而来？”

金王天没有回答，盯着一片散乱发呆。

金不二拱手道：“楼主，很明显，凶手是冲着宝物而来。”

“也许是吧！”金王天定过神，显得有点老态。

金王超怒不可遏：“竟有人敢动上金玉楼的主意，我金王超第一个饶不了他，非把他碎尸万段不可！”

金王天瞧向他，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金不二冷静沉思，随即道：“楼主，那血麒麟可有特殊之处？”

他想问清血麒麟除了价值连城之外，是否仍藏有其他秘密，也好决定如何处置。

金王天收回心神，目光已转深沉，寻视众人一眼：“并无其他秘密，但此麒麟可说是金玉楼传家之宝，被偷了，事关金家颜面。”

金不二心中稍安：“属下自该尽力找回该物。”

金王超冷叱道：“还要把那人斩手断脚，让他们尝尝和金玉楼作对的下场。”

金王天冷静道：“超儿不得鲁莽，爹要你们三人进来，就是不想把事情传开。”

金王超冷笑道：“孩儿并非要张扬，只是请爹允许，对敌人不必客气，以收惩戒之效。”

金王天默然颌首，随后倚身拾起一只先前金王玉曾经找过要送给君小心的小麒麟，抚摸着，似希望它能在刹那间变大而成为传家之宝似的。

金鹰则拾起血麒麟碎片，瞧视半晌，道：“爹……凶手能弄一只假麒麟来隐瞒，可见他是计划良久……”

不等他讲完，金王超已冷笑截口道：“这还用说吗？任谁都可以想得出来，凶手是冲着咱们金家而来。”

金鹰冷眼瞧他，也懒得再说下去。

金王天沉吟半晌，道：“超儿，你想会是谁干的？”

金王超感到得意，因为他爹问的是他而不是金鹰，冷眼瞟向金鹰，随后才道：“孩儿认为此事和七巧轩那些婆娘脱不了干系。”

金王天频频点头，金王超更形得意。

金鹰拱手道：“爹，孩儿以为事情没那么简单。”

金王天瞄向他，眼神显得冷漠，终究养子不比亲生儿。

金王超冷道：“大哥若不认同，那你能说出更好的线索？”

他是想着金鹰根本无法拿出更好的办法，而自鸣得意摆样子。

金鹰不想和他争扯，嘴角微微冷笑，转向金王天，拿出一白色东西：“爹，这是孩儿追向城外，在路上找到的。”

那东西是个缩小骷髅头，约脚拇趾大小，两只犬牙特别长，狰狞可怖。

金王天乍见之下，惊骇不已：“幽灵符？！”

金不二为之吃惊，不得不多瞧几眼，但觉有了差别，道：“楼主不是说过，幽灵符是一块骨牌，刻着骷髅，这和现在所见的小骷髅不怎么相同……”

金王天闻言，惊骇的目光盯了又盯，终于渐趋缓和，接过骷髅头，前后翻视，冷道：“果然和幽灵符有所差别。”

金王超见爹已不再失态，瞄向金鹰，隐含奚落道：“一个小骷髅有何用处？街道摊子多的是，大哥也真是，什么东西不好捡，捡个小孩玩具回家？”

“你……”金鹰想反驳，又把话咽了回去。

金王超道：“我说的可是实话，那东西，城里小孩哪个没玩过？”

金鹰似乎已习惯，不再和他争，目光移向他爹，总想询个答案。

金王天也显得冷漠：“鹰儿，我想这骷髅起不了什么用处，幽灵符已失踪江湖二十年，再说这骷髅头和幽灵符仍有差别。”

“爹……”金鹰显得委屈。

金王天伸手制止他再说下去，本想交还骷髅，但想想，又把它给捏在手中。

“金总管，派人下去，立时彻查方圆百里任何陌生人，以及七巧轩的举动。”

金不二拱手应是。

“记着，必须秘密行事，不准张扬。”

金不二唯唯应诺。

金王天转向两位儿子，先瞧瞧金鹰，随后转瞧金王超。

他拿起一块麒麟碎片，感触良多：“超儿你到城东请吴巧手，告诉他血麒麟被毁，他自会跟你回来。”

金王超得以派出任务，意气昂扬地拱手应是，随后返身大步离去，临行前仍未忘记瞄了金鹰一眼。

金鹰懒得理他，瞧着他爹：“爹，我呢？”

“你……就把此地收拾收拾，若有其他要事，再派你去办。”

金鹰牙根直咬，却也吭不出一声。

金王天再次寻视玉楼轩一眼，已和金不二离开，临行已遣去手下并抬走尸体，只留数名看守，金玉楼就此平静，好似任何事情也未发生似的。

轩内独留金鹰默默地捡拾碎片，猝然猛力发掌，打得麒麟碎成粉末。

这一掌可又把金王玉给吓醒了，庆幸事情并没败露，小小心灵已窃喜，念着：“君老大果然厉害，不说话、不吭声，果然保平安。”

眼看老爹已走，心已笃定，复见大哥默默捡拾，心肠一时不忍，也爬窗而入：“大哥，我帮你捡。”

说着他已认真捡拾。

金鹰叫声三弟，久久不语，背过弟弟，眼眸已一片茫然。

第四章 第一当

君小心领着公孙炮一路已溜向山区。

公孙炮背着银两，满脸笑容：“银子这东西实在管用，扛在肩上，人生也感到实在多了。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你的人生这么容易满足？”

“嗯……也许吧……该是如此。”公孙炮笑得老脸红润：“你不也是为了银子而奔波，想开当铺？”

“那是搞大的，一千两，算不了什么。”

公孙炮摸摸元宝，笑得迷人：“不过，我还是觉得到手的比较真实些。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不过我也觉得，找个人背银子，不但实在，而且轻松又方便，这种人生不是更完美吗？”

公孙炮刹时皱了眉头，自己背的过瘾，连银子是谁的都给忘了，不禁干笑道：“小心眼的，你该不会独吞它吧？”

摸着元宝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

小心轻轻一笑：“放心，有金蛋先生在，千百两算得了什么？到时我还怕你背得烦呢！”

公孙炮见他不在乎这些元宝，登时乐歪了嘴，这一生可真的没摸过如此分量的财宝，频频摆手道：“哪会烦呢？你没听过‘鸟为食亡，人为财死’这句话？就算被压扁，俺也甘心。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咱们前途真是无量了？”

两人满是欣喜地走向山腰。

老往山路走，公孙炮觉得不解：“小心眼，咱们要去哪里？”

和小心混那么久，从未和他离开洛阳半步，现在走出城外，他反而纳闷了。

君小心爽然回答：“回家啊！”

“你还有家？！”

“没家？那我住哪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君小心道：“告诉你，我不但有家，还有天下第一美男子的哥哥呢！”

“有这回事？俺怎会不清楚？”

“你啊！就只有今天最清醒，哪天不是醉脸满面，还有时间听别人的？”

公孙炮窘笑道：“说的也是……你哥哥……”

未曾谋面，他反而觉得困窘不自在。

君小心道：“放心，我哥哥不但人长的帅，心肠更好得很，是天下男女梦寐以求的人，他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。”

公孙炮干笑道：“如此就好……他……你哥哥真的很帅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，走，看了就知道！”

君小心似有意宣传其哥哥，拉着公孙炮已加快脚步奔向山腰。

弯道尽处，小溪旁，已露见一座小茅屋，隐在苍林间，格外清幽。

君小心老远地已喊叫：“哥——生意上门啦！”

话声未落，身形掠起，宛若天马，又似飞燕，十数丈距离，看似借力树枝，却又一冲而至，身法之怪异，连公孙炮都瞧不清，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而小心却千真万确地飞向茅屋。

“这小子，脚底下何时有这么几手功夫？”

公孙炮虽纳闷，并未当真，也提气飞身，追向茅屋。

茅屋此时已步出一青色布衣的年轻人，身材高挑，玉面朱唇，飘逸中含带幽雅。

他和蔼的声音已传出：“弟，回来了？”

君小心双足落地，潇洒地拍拍手：“人在此，当然是回来了，我还带了一位天下最炮的人，他的名字就叫公孙炮。”

反手一指，公孙炮正好也落了地面，一脸惊诧地瞧着君小差，惊喊道：“世上真有如此美男子？！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没骗你吧？我哥哥不是盖的，眼如天星，充满智慧，鼻如悬胆，又挺又直，出类拔萃，嘴笑唇笑，风度翩翩，好像天下最恰当的五官都长在他身上，有学问、有知识、武功好、又年轻，是第一优良品种，你认为如何呢？”

公孙炮不自主地点头：“自该受之无愧，太完美了！”

君小差似已习惯小心的夸赞，轻笑道：“弟，你又在说笑了，别忘了你是我弟弟，将来可长得比我更好看哩！”

被他一提，公孙炮瞧向小心，两人容貌竟也像个七分，不禁吃吃笑着暗道：“差是差不多，就是眼神贼了些。”

君小心呵呵直笑：“哥，要是我像你，可就惨喽！长了二十一二岁，连个女朋友也没有。”

君小差轻笑道：“凡事一个缘，哥就觉得你的人缘比我好。”

“唉！算了吧！那是你成天躲在家里的后果，将来……呵呵……”小心笑得贼：“哥你知不知道，色相是可以出卖的？”

他早已想到将来要如何替哥哥介绍女友，或是相亲，必要时还可以“美色”来迷惑女人，那将是何等有趣的事？每想及此，他笑的更开心了。

对于弟弟如此，君小差亦拿他没办法，只能苦笑，希望他将来别乱来就心满意足了。

君小差把话题岔开：“这位是……”目光转向公孙炮。

小心道：“姓公孙，名炮，是我将来的合伙人。”

公孙炮老脸微红，拱手道：“小心他哥哥你好。”

“在下两字小差，老前辈请坐。”

“多谢。”

君小差领着他坐往溪旁石块砌成之茶桌。

上了清茶，君小心兴高采烈道：“哥，咱们找到一本万利的生意了！”

“哦？！”小差不解而吃惊：“什么生意？”

“开当铺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“当铺？”君小差觉得想笑。

“对呀！当铺是最佳的无本生意，当然，我们可不以当东西为满足。”

小心兴致勃勃：“哥你不也常常听爷爷提及以前那位天下第一当？他就是第一当的马僮。”

“他？！”

君小差惊诧地瞧向公孙炮。

公孙炮显得不自在，干笑道：“那是以前，现在……”

小心截口道：“以前、现在都差不多，只要有兴趣就行，哥，我是来问

你有无兴趣参加？”

君小差笑道：“你是我弟弟，哥能说‘不’字吗？”

“哇！万岁！我找到了有力的靠山了。”小心马上转向公孙炮：“老炮头，这下可万无一失了，你可知道我哥哥的武功可是天下少有敌手，比起第一当可差不了多少。”

先入为主，而且公孙炮又是第一当的马僮，这话，他可不怎么愿意相信。

君小差道：“公孙前辈，我弟弟说的玄了，第一当纵横武林数十年，岂是我辈能与之比拟的？”

公孙炮笑而不答。

小心道：“也别灭了自己威风，哪天找他较量较量就能明白；我是说必要时，哥哥可以冒充第一当，保证万无一失。”

君小差瞄了小心一眼，也不知该如何说他，只能无奈笑着。

公孙炮也拿不定主意，这事本就是小心一手计划，他根本做不了主，谁冒充谁倒不是重要，重要的是能把主人弄出来就好。

见两人没反应，君小心心中早有了底，道：“反正活在世上，总得找个事情做，这一行准错不了，咱们就此说定了，现在就看老炮头你如何安排了。”

“安排什么？！”公孙炮怔然不解。

君小心瞄他一眼：“当然是天下第一当重现江湖的事，你不也迫切如此？”

突然间给忘了，现在被小心一说，也记起来，窘笑几声，道：“我……我该如何做？”

“很简单，只要你将第一当如何接生意的方法告诉我即可。”

“这……你真的要冒充第一当？”

小心白眼道：“都已到了这个地步，你还怀疑什么？”

公孙炮一时也未能处之安稳，习惯地又想抓向腰间酒葫芦，可惜已被砸破，抓空了数回。

小心瞄着他，突然已邪笑起来：“老炮头你相不相信摄心术、摄脑术和心灵感应这回事？”

显然他已想施展超脑力，以窃取公孙炮脑波，省得问不出结果。

公孙炮见他目露邪光，显得不自在：“你有这些妖术？！”

“什么妖术？这可是一门最深奥的功夫，佛门叫引心术，也叫御心术，说难听一些就叫窥心术，要不然如来佛怎知天下凡人心？”

公孙炮显得发毛：“这和妖术有何差别？”

不自禁地抓向胸口，深怕心中秘密被偷走。

君小心更形得意：“哎！差多了，妖术是要利用道具、药物、邪功来达到催眠目的，充其量也只能把对方催眠，再趁他迷糊中，以询问方式窃取他心中秘密；你想，如来佛会给你灌迷汤，再跟你联络感情，和你心灵沟通么？”

“这倒不会……可是你所说的摄心术……心灵感应，不用妖术，如何感应？”

君小心见他一脸迷惘，显出几许得意：“你知道电是什么？”

他虽然已了解脑波一事，但想及这门功夫要让人理解并不容易，早已想好其他解释，也好让他人能知道这门功夫是怎么回事。

公孙炮思考半晌，道：“人说雷电，雷电，也许闪电那道光闪，就叫做电吧？”

“答的很正确，你被雷电劈着时，会如何？”

公孙炮可没被劈过，但他见过，道：“好像全身发直，抖了又抖，在弄布袋戏一样……”

“至少吓着时，也是如此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我问你，你突然想通事情，是不是也有那种被雷电劈着的现象，激动的还会尖叫，像被鬼吓着一样？”

“应该有过。”

“那也是一种电了？”

“可是天空的雷电是看得见的……”

“真是……”

小心见他脑袋转不过来，只好另寻方法，猝然伸手点向他麻穴，点得他四肢发直抖动，哇哇尖叫。

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懂了没？这叫‘来电’，感受如何？”

“麻麻的……”

公孙炮惧意地避向左侧，省得又被“电”了。

“麻麻的，有没有酥酥的？舒服吗？”

麻辣过后，果然有点舒畅，公孙炮不由得窘笑，实在搞不过小心的花样。

君小心一副瘪样，食指转了又转，道：“要了解电的形象是很难的，要感受‘电’的威力，那是很容易的，为什么我点你麻穴，你全身会发抖？呵呵！这就是你身上的奇经八脉遭了我戳中，替我把‘电’传向你四肢百骸，怎么样，还爽吧？”

公孙炮苦笑不已：“原来电有那么多种，不只是天空看得见的那一种。”

君小心得意地一笑：“现在明白，还算是聪明的了。”

君小羞颌首轻笑，对弟弟的歪理，他一向十分佩服。

公孙炮问道：“难道那些电，就无法看清吗？”

君小心道：“它本来就看不见，只有化成光才能被肉眼所见，通常它们和水波一样，可以传到四面八方，永无止尽，你只要把它想成波就行了，心有心波、脑有脑波，像现在，我在想你，脑波就传向你脑子了。”

公孙炮晃着脑子，似有意接收小心脑波，然而却一脸茫然：“可是我不晓得你的脑波传来的是什么？”

君小心自得笑道：“哪有这么容易？那是你的脑袋不灵光，否则你就可以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了。”

“怎会不灵光？我来试试！”

好奇心使然，公孙炮更来劲地闭上眼睛，屏气凝神，想感应小心脑中思维。

君小心黠笑不已，眼看他已上钩，也闭气凝神，和他一搭一档地在感应脑波。

公孙炮但觉脑子一片混乱，随后浮现小心的纯真笑容，他带着自己走向牛大肉丸的酒铺，两人有说有笑喝起狂酒，一坛坛地往嘴里灌，牛大肉丸更是百般殷勤地侍奉于旁，又是倒酒、又是上毛巾、捶背，不高兴还踹他一记屁股，牛大肉丸仍满是讨好地又粘上来……

酒，一坛坛地灌，小心的影子渐渐模糊，酒坛直往高山飞去，拖着一条长索，他拉着长索，也跟着酒坛飞向山峰，蓦然一片云海泛出五彩金光，腾

下已驾出那匹灵驹，载着他直往云海驰去，跨飞一步，宛若奔过半个天际，奔驰不停，尽处出现利剑般的高峰，旭阳泛起万道金光，迎着他，向他招手，他也狂呼着……帽子飘落，年轻的他还是一位癞痢头，贴着一块小药膏。

终于，尽处出现了第一当高挑身材，伫立山顶，他喜悦膜拜，第一当含笑向他招手，他快马加鞭往前冲，可是不论马匹如何狂奔，终究到不了主人面前。

他在呼号，奔蹄不断。

第一当向他招手，祥和道：“小泥鳅过来……日出之峰……月圆之巅……阴阳交会，奔雷之时……”

公孙炮尖急念着，猛往前冲，念及“奔雷之时”，刹那间，五彩缤纷的云际全然幻失，代之而起的是无与伦比的强烈闪电，噼哩叭啦，打得昏天暗地，风雨交加。

第一当在风雨中潇洒地随着一次次闪电慢慢消失。

公孙炮不停吼着、挣扎着，想追向第一当却不可能，阵阵风雨逼得他如陷深渊，他在狂吼，猝然一道轰雷强闪，劈向他，他惨叫，连人带马摔落万丈深渊之中。

“主人别走，等等我啊——”

公孙炮已醒来，整个人早就摔往地面，撞得茶壶倒翻，淋个半湿，他仍处在幻境中，爬跃而起，挣扎地往四处张瞧，想找主人第一当。

君小差早已躲向远方，淡然笑着，君小心此时却一伸手摺向公孙炮，哧哧笑道：“电来啦！该醒了！”

公孙炮被摺，刹时惊醒，抚着脸，茫然不解地瞧着小心：“我做了梦，梦见我主人在找我……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后来被闪电劈中了是不是？”

公孙炮怔诧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难道这是真的？！”

他又瞧往四处，以为梦中情境会再出现。

小心笑道：“别找了，这是我家，而且是大白天的，哪来闪电？你是在做白日梦！”

“梦？！”公孙炮半信半疑，好端端地，怎会做起白日梦？不自禁往衣服抓去，还是湿的，似也想以此来证明不是梦。

小心拿起茶杯往他泼去，又溅湿一块，公孙炮终于相信是在做梦了。

回想方才，自己不正和小心在沟通脑波？

他突然欣喜道：“我有办法接收你的脑波了，刚才那个梦，就是你所想的一切；你是不是想着和我一同到牛大肉丸那里喝酒？”

小心笑着点头：“没错！”

公孙炮笑得更开心而得意：“原来世上真有脑波这东西，而且我还可以接收……以前我为何没发现我有这种本领？”

瞧着小心，摆出架势，更形得意道：“你敢不敢再和我沟通？我连你三岁半的事情都能电出来。”

小心笑道：“好哇！要电就来电，反正你这小泥鳅，小时候也好不到哪儿去，挺会钻的。”他也摆好架势。

公孙炮正想吊白眼进行沟通，突闻及小心说出他小时之绰号，心头一惊：“你怎会知道我小时叫小泥鳅？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我不但知道你叫小泥鳅，我还知道你长了癞痢头呢！”

公孙炮突然尖叫，抓紧衣襟往后闪去，这是他最为隐秘的事，岂会被人一言拆穿？他感到浑身发毛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偷了我的秘密？！”

小心笑道：“不是偷，是沟通，我们俩共同做了一个梦，所以我也知道第一当联络生意的方法了……日出之峰，月圆之巅，阴阳交会，奔雷之时，对不对？”

公孙炮又是一声尖叫，退得更急、更惧，似着了魔：“你会偷人的脑波？！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”

真如见着魔鬼，浑身发麻而颤抖。

小心大大方方道：“老炮头别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？我只是接收你的脑波，哪来的偷呢？”

“太可怕了！”公孙炮哪曾碰过这种事？吓得血色全无，此时在他眼中，小心无异是鬼神化身，能洞穿人心，是不属于人类的妖魔鬼怪。

君小差走了回来，安慰道：“公孙前辈您不必太过于紧张，我弟弟天赋有此能力，但也非鬼魂之身，只要走远些，或者不做白日梦，自能相安无事。”

他明显指出自己方才离去的原因，是省得心思被小心给引去。

小心自得道：“不久的将来，我将会变成鬼魂之身，随时都可沟通任何人的脑波了。”

他作样地瞄向公孙炮。

公孙炮立时躲闪，惊惧道：“小祖宗，你让我保留一点隐私好不好？”

小心呵呵直笑，并没回答。

君小差道：“公孙前辈不必如此畏惧，小心可还没到达收发自如的地步，你只要不让他静下来就行了。”

公孙炮离远了，心中稍安，惧意仍在，道：“真是怪胎，连脑波都能偷，人们在你眼前哪还有秘密存在？”

“没有秘密。”小心得意道：“有了我，将来天下再也没有秘密可言，呵呵！这将是何等有趣的局面？”

那将是何种局面？公孙炮想着，他似乎也有许多想知道的秘密，不禁也想出了趣味，笑声随之而起。

“小心眼的，你到底知道多少人的秘密？”

“不清楚啦！大概碰上的人都保不住了。”

“那我……你早就知道我是第一当的马僮？”

“否则我干嘛去找你？”

“我的秘密……”

小心摆摆手道：“除了癫痢头，你还有什么秘密？放心我对你不怎么感兴趣，可没那么多闲工夫和你沟通，过来吧！”

公孙炮仍悚然不前：“我还是觉得你这种人太可怕了……”

小心见他不过来，无奈道：“好吧！看来我只有把你最喜欢防范的方法告诉你了。”

“这妖术还可以防范？”

“有啊！比如说，醉鬼，我就无法沟通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公孙炮两眼瞪大。

小心道：“你说醉鬼想的事情能当真吗？不是想上天就是想入地，要不然就以为自己是神仙，他的脑波跟神经病一样，是乱七八糟的，时常会短路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公孙炮半信半疑，目光询向君小差。

君小差点头：“也许吧！”

君小心叫道：“难道你会相信一个神经病他在想的所有事情？真是胆小鬼！”

公孙炮想着，但觉小心说的没错，神经病患者，思路已错乱，根本当不了真，想猜其心思甚是不易，自己乃是酒鬼，和神经病沾上了边，想来也可防范小心这邪门功夫，不禁心头为之笃定。

“原来神经病还有这个好处……”公孙炮稍为安心地走了回来：“看样子，我醉鬼是当定了。”

虽说走近，但行至小心不及七尺，他仍觉得头皮发麻。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真没种，要怕我心电脑电，自己把秘密说出来不就得了？难堪也只有一次。”

公孙炮为之脸红，猛咬牙：“你放心，我决定一醉到底，让你永无机会得逞。”

小心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有很多秘密了？”

公孙炮老脸更红，急道：“哪有什么秘密？俺人生最是单纯，没什么秘密可言。”

小心道：“我可管不了你人生多单纯，我可要你记着，咱们是合伙人，别一天醉三天，啥事都不必办了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那你可要答应我，不准接收我的脑波！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好吧！勉强答应你，省得我醉了。”

“说真的，你那招可比什么妖魔摄心术都厉害，你这招又算是哪门妖邪功夫？”公孙炮一脸好奇地说。

小心自得笑道：“这个嘛……就算它是如来佛的超能力

好了，反正常人是不会懂的。”

公孙炮仍是一脸茫然。

小心道：“算啦！将来看有没有办法，现在你是铁定不懂；别浪费时间，咱们还有生意要谈，你解释一下‘日出之峰，月圆之巅，阴阳交会，奔雷之时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公孙炮疑惑地望着小心：“你当真从我的脑波就得到了这秘密？”

小心白眼道：“不然我现在念的是什麼？”

由不得公孙炮不信，不自在地摸摸鼻头：“既然你知道这秘密，为何还不知其中含意？”

“谁说我不知？只是有你在，我为何要花脑筋去想？”

公孙炮无奈道：“说的也是……花什么脑力？意思即是如此：日出之峰，是指东山，因为日出必定在东方。月圆之时，乃指日期在月圆十五夜晚。下面两句‘阴阳交会，奔雷之时’，可合为一来解释……阴阳两极交合，雷电交加，也就是在狂风暴雨，雷电交加的晚上，那天要正好是十五，然后在东山山峰上点一把火，或者挂上灯笼，反正能使山头发光，第一当就知道生意上门了。”

小心道：“蛮神奇的嘛！东山到底是哪座山？”

公孙炮道：“有五座，五岳的最高峰。”

“要上五岳最高峰，还得有一身本领，看来要找第一当办事的人，可也得有点儿来头才行。”

“我想该是如此。”

“这就是他生意垮台的原因，既然开当铺，自该大小通吃，哪能分彼此？只要当得起就行了。”

“俺主人是为了避免麻烦，他接了生意，就必定会实现诺言。”

小心哧哧黠笑：“做生意，怕什么麻烦？咱们要更上层楼，来者不拒，将来成效必定超过第一当多多。”

“可是第一当如此，已经很忙……”

小心讪笑道：“那是因为他找了你这笨助手的原因。”

公孙炮窘困不已：“可是现在……你还是找了我当助手。”

小心笑的得意：“因为我是一个懂得废物利用的人。”

公孙炮又瘪又窘，只能干笑着。

小心道：“放心，废物改造后，就不是废物了，你的成功就由此开始。”

公孙炮干笑着：“希望如此。”

小心笑的更促狭，道：“不是希望，而是铁定如此；你想想，又要高峰，又要月圆，又要雷电交加，这种日子哪里找？不饿死，也得活活憋死，轮到咱们，不必高峰，不必月圆，更不必雷电交加，只要在山上放把火就行了。”

“这……这岂不坏了第一当规矩？”

“规矩是人订的，谁知道第一当是死是活？只要生意兴隆，包管他会形成自卑感，而改行跟我们多多学习。”

公孙炮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能干笑，心想着，要是被小心如此一搞，将是变成何种局面？若真地碰上了第一当，又将如何收拾？

“不必想那么多啦！他玩他的当店，咱们开咱们的当铺，谁也管不了，把银子拿来！”

小心伸手抓向公孙炮肩头布袋，公孙炮不解道：“这不是本钱？现在就要用了？”已把布袋置于石桌。

“什么本钱？谁说开当铺要本钱？我做生意还要本钱？”小心抓开布袋，黄澄澄的元宝呈现，他抽出利刀，切向元宝，一副精明样：“这元宝是要用来敲还魂钟的，保证敲得第一当活生生鲜跳跳！”

“敲钟？！”公孙炮和君小差一脸茫然，弄不清小心在玩啥花招。

小心得意道：“不懂了吧？很简单，把这些金块分给敲更的，叫他们边敲锣，边喊着‘天下第一当’，保证第二天江湖必定滚烫烫。”

公孙炮怔愣道：“一千两？！你要请一千个人敲锣？！”

“有何不可？必要时，连少林寺的钟都把它撞响。”

“那岂不掀了天？！”

“否则这些钱岂不白花了？”小心得意道：“别急，场面还多着呢！我准备烧它千百座山头。”

公孙炮咋舌道：“这……这未免搞的太大了！”

小心道：“不大，怎能显出第一当气势不凡？”

公孙炮转向君小差：“你弟弟如此搞法，你一点意见都没有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我也这么认为，你弟弟搞的太大了。”

“不，我是建议你不妨听弟弟的，否则事情可能会更大。”

君小差兄弟视目而笑，显得十分有默契。

“你们？！”公孙炮怔讫瞧着两人，转为苦笑：“天下怎会冒出你们这

么一对兄弟？”

小心笑道：“老炮头，我可是在替你找出第一当，你有什么好埋怨的？”

公孙炮苦叹道：“谁找谁？谁知道？”

眼看元宝已被切碎，公孙炮为之惊觉，抓起一锭，贪婪道：“留点儿酒本吧！俺必须防止脑波外泄。”

小心瞄他一眼，笑道：“真是活穷鬼，马上要大发利市了，还想揩油。”

也不再抢回那锭金子，匆匆将碎金装好，转向小差道：“哥，接下来看你的了！”

君小差道：“有事？”

小心道：“当然有；金王天遭了事，一定会派人追查，咱们宰他几名眼线，他就非得另请高明，当然啦！我就是最佳的人选。”

君小差点头道：“好吧！你选个地方……”

小心道：“也不必到哪里，随便找个隐秘处，装神弄鬼，他们为了踩线，必定会摸过来，咱们就来一个宰一个。”

君小差含笑点头：“随你。”

“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动身。”

小心将元宝藏妥，随后找了几片布巾以便蒙脸用，三人已动身往西边山区掠去。

约掠过两座山头，时近黄昏，小心找了处虽是陡峭，却非人烟绝迹之山峰，也无其他装神弄鬼，只不过胡乱地在山区转上几圈，再弄些声响，吓吓惊鸟走兽，如此而已。

三人已躲在山崖隐秘处，等待鱼儿上钩。

公孙炮狐疑道：“转上几圈就有效？”

小心道：“此地离金玉楼不及二十里，如果金王天混不到这里，他的金玉楼可以关门大吉了。”

公孙炮有点儿紧张：“我们已和金玉楼为敌了？”

“真没用！”小心白他一眼：“金玉楼算什么？将来你就会知道，真正的高手是长的什么样子！”

“不用说，俺早知道是何模样！”公孙炮心中所想的仍是主人第一当，但瞄及小心，临时改了口：“像你一样对不对？”

小心耸耸肩头，笑不合口：“算你有眼光，出头之日不会太久了。”

公孙炮对他那招摄脑木余悸犹在，目光不敢和他接触过久，免得脑波又跑了出来。

经过了这次可怕遭遇，他对小心可得重新估计，并非前些日子所见的调皮小孩，而是让人感觉出他似乎蕴含了某种人类不可抗拒的超能力，而这感觉，不想他反而没事，愈想他则表现愈强烈，简直如吸铁般，可把整个人给吸得动弹不得。

愈想愈不自在，他只好找借口尿遁，离开十余丈，心头压力随之降低，自觉好笑，自己怕的已不是金玉楼，而是这位毛头小孩。

“他到底有多大能耐？”公孙炮想不通，却很想知道。

方想解腰带，小心的声音已传来：“老炮头你换个地方吧！”

公孙炮一惊：“这……这不是在下风吗？”

小心笑道：“我自不会让你到上风去，不过你还是憋着好，因为有人快见着你屁股了。”

“有人？！”

公孙炮吃惊地往背面山腰扫去，果然见及数条青影潜掠而上，哪敢再解手？猛拉裤头，掠回原地，苦笑道：“早不来，晚不来，偏偏选俺坐吞天地时才来！”

来人已近，小心没时间理会公孙炮，道：“三个，哥，两个给你。”

“好。”君小差拿起布巾已蒙向脸部。

“我呢？”公孙炮亦想跃跃欲试。

小心瞄着他：“你不是尿急？这位置让给你好了。”

公孙炮干笑道：“刚才急，现在有状况就不急了。”

“好吧！另一个就由你对付。”

公孙炮登时意气昂扬，十数年来，这可是他第一次和人正面交手，他显得有点兴奋和紧张。

眨眼间，三名青衣人已潜近，作搜索状，带头者为一位四旬清癯老人，他正示意扩大搜索。

君小差胸有成竹，待对方逼近七八丈距离，不疾不徐，轻飘而起，宛似幽灵，无声无息地罩向前两名。

老者乍见人影飘起，惊喝：“有人！”右手一翻，匕首立现，划招成形，迎了上去。

两名壮汉亦刀剑齐出，封向小差。

公孙炮亦未甘落后，大喝一声，直扑一名壮汉。

君小差见两道刀光闪来，不避不闪，右手扬起一道掌劲，迫退两人，刀光为之迟滞。

老者暗道一声“不好！”运足十成功力，匕首耍得光芒万道，啸风刺耳，如水银泄地，倾盆涌向小差。

小差轻轻一笑，不避不退，一个翻身，拔高七尺，闪过光芒，就在错身的一刹那，在极不可能之下，小差自右手猝然探出，宛若宇宙魔爪，夹以无可匹敌的神力，狠往老者抓去。

只听得一声唉叫，老者匕首飞出，整个人撞向左侧，左肩已垂落，另一名壮汉哪想到老者一招不到就已落败，愠意方生，却已无法躲过小差攻势，一个哀嚎，胸口被印了一掌，喷血倒地，为之奄奄一息。

而公孙炮气势不凡地逼向那名壮汉，岂知身形未至，对方剑气已逼得他遍体生寒，这时他才想及自己赤手空拳，怎能迎敌？苦叫一声“糟了”，唰唰两响，衣角已被切下，若非他气势不弱，喝得壮汉采取守势，这两剑非得叫他穿肠破肚不可。

壮汉乍见此入功夫不高，胆气又生，其势不变，扫回剑锋，迫得公孙炮落地打滚，狼狈不堪。

小心见状，眉头一皱：“什么玩意？一招就成落水狗？”

二话不说，立即欺身攻向壮汉，所用招式全无章法，但那股霸气，却迫得壮汉节节逼退。

公孙炮得到喘息，心头稍安，实在觉得没面子，欺身复往壮汉攻去，来个两人联手，打得壮汉穷于应付。

君小差放倒两人，回身瞧向小心，一阵轻笑，飞身再起，罩向壮汉，只一伸手，壮汉应指而倒。

小心喘口气，瞪向公孙炮：“你也真是，不行也不带把锤子？”

公孙炮窘笑道：“一时冲动，酒葫芦又不在身边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看你有酒葫芦在身边，现在已躺下了，清醒时都不行，醉鬼时行吗？”

公孙炮只能窘笑，无以回答。

小差道：“弟，人已放倒，他们是金玉楼的人？”

小心瞧向对手所用长剑，摇头道：“不是，剑身扁长，并非金玉楼惯用兵刃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那……这趟岂不白费了？”

“岂有白费之理？”

小心拾起长剑，仔细审查，蓦然发现剑柄云头刻有骷髅，和金鹰交给金王天的那颗骷髅大同小异。

“咦！这剑倒也生的奇怪。”

三人走向瘦癯老者，小心剑柄一拨，把他弄醒。

“老头，这把剑是你手下的吧？”

清癯老人冷目以待，不言不语。

“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反正你身上也有这玩意儿。”

小心耍诈地瞧向他腰际，老者立时紧张，也往腰际眺望。

“不必瞧了！”小心得意一笑，长剑挑向其腰际，果然挑出一颗白色骷髅：“现在你该无话可说了吧？”

清癯老者猝然咬牙，左掌已抓向小心，存心搏命。

小心冷笑：“没那么容易！”

长剑一挥，想把他逼回去。

岂知老者竟突然偏身，奇快无比地罩向两名手下。小心但觉不妙，叫声糟了，想拦剑阻止已是不及，只见老者手中匕首猛戳手下咽喉，复往自己咽喉划去，鲜血渗出，已一命归天。

公孙炮心惊不已：“这是什么帮派？如此不要命？”

小心苦笑道：“死都死了，无从问起，妈的，还真狠！”君小差道：“这骷髅是不是传说中的幽灵符？”

小心道：“不怎么样，幽灵符是牌状，不是整个骷髅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这么说，江湖出现新帮派了？”

小心摆摆手道：“这是他们的事，跟咱们无关，咱们只要好好做生意就成了，懒得再惹什么麻烦，把人埋了吧！”

三人合力将尸体掩埋。

公孙炮道：“要是他们和金玉楼有关……”

小心笑道：“管他跟谁有关，只要妨碍我们生意，照样像现在一样，料了他们。”

公孙炮也无话可说，尸体埋妥，他道：“现在呢？计划失败了，金玉楼的人并没来。”

“岂会失败？金王天不来，咱们就去宰人，顺便叫打更的准备敲锣打鼓。”

言下并无其他良策，三人返回茅屋，换上夜行衣，趁夜潜向金玉楼，只要见及探索者，立时给予偷袭，一夜下来，可宰了七八名，这足以让金玉楼为之鼎沸。

事情并未结束。

打铁趁热，第二天夜晚，小心早已发下银两，雇用敲更者，今夜三更敲大锣，尤其洛阳城，非敲破锣不可。

敲锣者已雇妥，小心并未忘记山头放把火，以壮声势。

三更方至，蓦然锣声大震，宛若千百道劈雷同时劈出，震得地动山摇，耳胀脑昏，绵延百里不绝。

在此同时，四处山头似乎火山爆发，轰地火光暴躁，吞天掠地，红遍天边，宛似末日来临。

火花蹿扬，一处又一处接连暴起，人群为之慌乱，四处逃窜。

小心矗立山头，见及火势腾掠，不禁豪情大发，喝吼着：“烧，就是要烧，烧尽天下！烧啊！”

他和公孙炮一山掠过一山，一把火可放得起兴，几个时辰下来，少说也烧了百余座山头。

然而小心可也非真的要杀人放火，山头是烧了，可全找些最高处，有孤林，一把火即可，无孤林，砍它十数支干柴充数也罢，并无蔓延之虑，只是焚烧地点多，看来则形成一片火山齐爆发，气势惊人。

不知是火势带动气流，还是本就雷雨夜，火势正兴之际，忽然雷电交加，惊天动地，倾盆大雨，直泄而下。

天地一闪白、一闪黑，轰隆哗啦，宛若炼狱。

然而江湖中人却从敲锣人口中，隐约听及“天下第一当”传声，已然唤起被他们遗忘二十年之记忆——第一当复出了？

见及天地雷雨交加，风云变色，凭添了第一当几许神秘色彩，更感受到神秘中的恐怖气息。

更有人以为宝物出土了，因为山头上总有几道强似闪电的光芒射出。

山火渐渐被浇息，锣声早已销声匿于豪雨中。

及至五更天，雷雨已歇，四处一片死寂，冷月拨云，大地承着月光呈现一片暴风雨过后的凄清。

休刀坪忒也是个奇怪地方。一排街宽敞而笔直，比任何街道都要大上三倍，左一条、右一条，居中又一条，各不相干。

其实街道本只有一条，只是当地行人分的清清楚楚，靠左者绝不靠右，靠右者硬是不屑踏向左道，久而久之，中间就形成一条荒废的道路，甚至还长起绿草，宛似一条鸿沟，划开了两侧街道。

原来此镇乃是七巧轩与金玉楼地盘交会处，由于各不相让，而又纷争频繁，流血事件常常发生。而双方又久争不下，只好共同协定，以马路为界，各管各的，来个井水不犯河水。

如此，表面上看来似已相安无事，至少近年来未曾再发生打斗。

昨夜雷雨交加，今晨显得特别清楚。

君小心更是不落人后，大清早就已开张营业。

他和公孙炮在马路中央这三不管地带开起当铺。

说是当铺，其实和相命摊子差不了多少，前头摆着一张木桌，垂着黑色桌巾，居中画个朱红“当”字，道具省了，只放着笔砚一副而已。

公孙炮坐在桌前，一脸搞不过的憋笑，小心则躺在他背后一张老旧的靠背椅，右边还放着小茶几，随时可以喝茶。

最让人醒目还是插在桌前那支丈余高之白布条，写着“天下第一当”五字，鲜红夺目，老远街头都可瞧清。

平常各不相干的七巧轩和金玉楼手下，此时全然把注意力集中在此摊位，吃惊之余，皆私自揣测此人来路。

昨夜惊魂记忆犹存，莫非第一当从此复出，就在眼前？

也因摊子坐落鸿沟三不管地带，并没人过来询问。

朝阳已升，小镇一片晴朗。

公孙炮等了好一阵子，并未见顾客上门，心头绉绉地说：“会有顾客上门吗？”

小心可躺的舒服，肩背一动也不动：“放心，时辰未到，开张要抢时辰，愈早愈吉利，只要时辰一到，马上就发了。”

“可是，当铺好像都在小巷里……”

“那是小当铺，咱们搞的可是天下第一当，岂可失了派头？呵呵！开在街道中央最适合了。”

瞄向笔直街道，小心笑的得意。

公孙炮陪笑着，不知何时又弄个酒葫芦，习惯地啜起酒来，方啜几口，忽见街道末端冲出两匹健马，直奔而来，速度不减，若不放缓，可能撞上摊子。

公孙炮急道：“小心眼的，开在路中央也不怎么适合……”

“怎么会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小心亦闻及马蹄声，张开眼睛，两匹快骑已急冲而至，还来不及起身，公孙炮已尖叫逃开，往左侧扑去。

惊急之际，忽见马匹嘶扬，双蹄高举，人立而起，随即四平八稳钉在地上，马背坐着两名貌美女子。一名身穿蓝绸劲装，约十七八岁，长发披肩，额梳刘海，清秀中泛着英气。另一名红衣者，可小得多了，十三四岁左右，梳有两条长辫子，双手一抓，辫尾甩来甩去，配上一副精明的大眼眸，一副刁钻模样。

两人正满是自得地瞧着公孙炮和小心，微露笑容，尤其见及公孙炮扑得一身泥灰，红衣女子已呵呵窃笑几声。

小心干笑不已：“妈的！老炮头给点面子好不好？才第一回合就落荒而逃？”

他走过去，拉起公孙炮，十分无奈，另一方面，却表现出对两名女子的不理睬。

公孙炮窘困一笑：“奶奶的！这马如此凶悍，害老头我避之不及！”拍着衣衫泥灰，老脸也红了。

“还亏你是马僮出身？一照面就出事，沉着点儿，生意上门了，有事以后再说！”

小心白他一眼，也觉得想笑，拉他回座位，自己也躺回靠背椅，连一眼也没瞧向两名女子。

红衣女子不禁冒火：“小毛头你竟敢不看我一眼？”

小心身子一侧，简单地以臀部向着她。

红衣女孩叱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公孙炮讪嘲地替小心回答：“他不但不看你一眼，还表现出不屑跟你说话的意思。”

“你，你敢？”

红衣女孩圆目瞪直，右手一扬，就想打出暗器，以教训小心的傲慢无礼。

蓝衣女子立时制止她：“小妹不可！”

玉手一拦，把她给拦住。

红衣女孩忿忿不平：“姊，他欺人太甚了，我非教训他不可。”

蓝衣女子眨眨眼，暗示女孩先把来人身分弄清再说，红衣女孩已然想及来此目的，不禁瞄向小心，忿怒的脸转的倒也快，马上露出黠笑：“待会儿你就知道！”

小心仍是懒得理会两人。

此时街道两旁已奔来不少人，左边者乍见两名女子，皆拱手为礼：“不知五姑娘、七姑娘前来，尚请开罪。”

原来来者乃是七巧轩排行第五和第七的巧玲珑和巧精灵。

巧玲珑含笑示意他们退至一旁。

巧精灵问道：“这两个家伙何时来的？”

“小的不知……”

公孙炮道：“昨天敲锣今天开张的。”

巧玲珑怔诧道：“昨夜的锣，真是你们敲的？”

公孙炮拇指反指背面躺着的小心：“这还假得了吗？敲了一夜，到现在还失眠呢！”

巧玲珑、巧精灵齐往招牌瞧去，不得不小心应付，要是两人真的和天下第一当有关，可非等闲之辈。

巧精灵灵目一转，冷笑道：“你说你们是天下第一当，为何方才只见马匹奔来就逃个狗吃屎？”

“这……”公孙炮被说及窘处，一时也无法回答。

小心已开口：“小丫头说话真不卫生，将来谁敢要？没事滚远些，咱的生意可还要做！”

“你敢说我没人要？”巧精灵恨的咬牙切齿。

小心怪笑不已，扭扭屁股，当真连一眼也不瞧两人。

“你……”巧精灵又想动手修理君小心。

巧玲珑拦着她，要她先忍忍，随即冷道：“小鬼起来回姑娘的话！”

小心含笑道：“你是来找碴的？还是来谈生意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找碴的话，就找前面的谈，要谈生意……”

“谈生意！”

巧玲珑似笑非笑瞄着小心，以为只要谈生意就可和他谈。

岂知小心手指一点：“还是找前面的谈。”

公孙炮咧着嘴，笑的得意。

巧玲珑一怔，仍笑道：“我要找你谈！”

“可以，内行人！”小心此时才翻身瞄向她，含笑道：“本当铺无所不当，有一种叫有问必答，每回答一个问题十两银子，你想知道些什么？”

巧精灵乍见小心的贼模样，这不就是自己百般装模作样，想得到的脸容？心想自己都够贼了，还有人比他更贼？不禁觉得想笑，却存心找碴，冷斥道：“凭你也想赚姑娘银子？”

小心笑而不答。

巧精灵斥道：“你敢不回答？”

小心笑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只是缺了十两银子而已。”

“你……”巧精灵怒不可遏，又想出手。

巧玲珑已拿出银子，丢予小心，道：“现在可以说了吧？”

小心掂掂银子，随即笑道：“答案是：我不想赚小丫头的钱。”

巧精灵冷笑：“本姑娘的钱，你也敢赚？”

小心懒得回答，把银子揣入怀中，屁股一翻，又自躺的舒服。

巧玲珑道：“转过身子，姑娘有许多话要问你。”

她拿出元宝。公孙炮立时伸手：“交给我也是一样。”

巧玲珑暗道：“不怕你不说！”大方地把元宝交出。

公孙炮接过手，掂了掂：“十两金子，小心眼的，看着办吧！”

小心此时才把身躯再次转正，笑道：“也罢，开张第一天，讨个吉利，问吧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巧玲珑问。

“我是我。”

“这是什么答案？”

“标准答案。”

“这根本不是我要的答案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那你还不快说你是谁？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回答你，代价是十两银子，跟着你说话，那可得百两银子不可，不过既然是开业就打个折，回答三道问题，再跟你说声‘你是谁’，这元宝就马马虎虎充充数啦！”

巧玲珑怔愕道：“什么？！一锭元宝，如此就没了？”

小心笑道：“这算不算问题？”

巧精灵斥道：“哪来三个问题？简直就是坑人。”

小心直笑着，懒得回答。

公孙炮笑道：“俺是免费的，多说无妨，看在元宝分上，透露一点消息给你们。第一个问题是‘你是谁’，俺合伙回答‘我是我’，接下来是‘这是什么答案’以及‘根本不是我要的答案’，一共三个问题，呵呵！咱做生意可是信用第一，全不耍赖。”

小心呵呵笑道：“至于跟着说话价钱自然高了，你方才是叫我说‘你是谁’，这容易，要是你要我说‘我是龟儿子’，那一百两就不怎么好赚了，请体念小的干这行的苦处。”

巧玲珑姊妹俩哪知小心如此猾头，方照面就被耍得团团转，不禁满肚子火。

巧玲珑斥道：“我看你是不吃敬酒，吃罚酒！”

尚未出手，巧精灵以为谈判破裂，老早就想教训小心的闷气得以发泄，冷喝一声，暴提马缰，健马厉嘶，扬蹄而起，飞也似地扑向小心。

小心哪知她说动就动，一声不好，立时滚向左侧，虽避开马蹄，但那张靠背椅却被踩个稀烂。

巧精灵一招得手，笑的开心，想如法炮制，又纵马蹿向小心。

“妈的！你以为俺是好欺负的？”

小心也上了火，身形不闪不避，不知如何，双手一耍竟也无法想象地抓住千斤马蹄，往前一推。马匹本是人立而起，复又被小心反推，一个不稳，已往后摔去。

巧精灵从未见过有人如此对付马匹，一个大意，尖叫出口，也被摔落地面，狼狈不堪。

“小妹——”

巧玲珑心头大骇，深怕她受伤，一个飞身已欺向她。

还好巧精灵功夫不弱，方落地面，立时拔身而起，并未受伤，可惜左肩侧已沾满泥灰，一时大怒：“找死！”抽出短剑拦身猛刺小心。

眼看剑尖戳来，小心仍是面不改色地笑着，似把此剑当成玩具一般。

他笑道：“我终于明白你为何对‘狗吃屎’那么有研究？原来是吃多了嘛！”

巧精灵怒火攻心，刺的更快。

眼看剑尖就要刺中小心咽喉，蓦地另有金光闪至，将利剑给拦了下来。

不知何时，金玉楼地盘也围了不少人，出手拦剑者，竟也是一位貌美姑娘，束云巾，一身男士装扮，英气逼人，她正是金玉楼唯一的掌上明珠金玉人。

她拦住短剑，人已飘落小心前头，目无表情地瞪着巧精灵，虽是男士装扮，清秀的五官仍泛出绝色女子容貌。

巧精灵剑势被阻，心知遇上敌手，立时定神往金玉人瞧去，已瞧出她身分，冷笑道：“原来是金家丫头，原来你跟他是一伙的！”

她指着小心，小心潇洒摆摆手：“算了吧！天下第一当威名贯武林，岂会和人搭伙？自以为是。”

金玉人冷道：“我并不认识他们。”

巧精灵冷斥：“鬼才相信，不是一伙，刚才为何偷袭本姑娘？”

金玉人冷道：“拦着你，是不想让你坏了规矩。”

“什么臭规矩？我要杀人，干你何事？”

“别处可以杀，就是不能在这里。”

“休刀坪可不是金玉楼的地盘。”

“也不是七巧轩的。”

“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的？”

巧精灵不甘示弱，短剑一提又攻上来。

金玉人冷笑道：“难道七巧轩全出此不懂规矩的野丫头吗？”

她也拦剑迎敌，话却是说给巧玲珑听的。

巧玲珑顿有所悟，叫道：“七妹住手！”

“姊，她欺人太甚！”

“住手！”巧玲珑深怕喝不了她，已把她拦开。

巧精灵一脸怒气和不甘：“姊——”

巧玲珑道：“不可造次，在休刀坪是不可动武的，这事大姊早就交代清楚。”

“可是……难道就如此算了不成？”

“以后再说，坏了规矩，也就坏了七巧轩名声。”

巧精灵满是怒火，却不敢再发作，硬是撤了招，瞪向小心：“迟早我要剥了你的皮。”

小心黠笑道：“剥皮容易，只要付点行头就行了，今天这张太师椅就记着，改天再跟你收帐如何？”

巧精灵冷笑：“只要你敢来，姑娘一定跟你算的清清楚楚。”

小心点头：“到时别赖帐就行了，没事你请回吧！俺可还要做生意。”

巧精灵冷笑道：“你以为休刀坪是谁的地盘？还不给我滚蛋！”

“哟！想据地为王呐？天下之大，全归皇上所有，你算哪门土匪？占了地方就想称王？”小心瞄向街道，又道：“就算你是占地为王，也别忘了有一半是金玉楼的。”

巧精灵冷笑道：“不错，一半金玉楼、一半七巧轩，此地已没你的份。”

小心黠笑道：“你当真要据地为王？”

“不错，谁先占全，谁就是此地主人。”

“这就好办事了，你们占你们的地盘，我做我的生意，各不相干。”小心指着街道，笑道：“你仔细看清楚，左边是七巧轩占去了，右边是金玉楼，我占的是中间这条大街道，跟各位扯不上关系吧？”

本是好好的休刀坪，岂知在小心嘴中多出了另一个地盘，弄得双方又好气又好笑。

巧精灵斥道：“你还敢狡辩？这街道是属于七巧轩的。”

此时金玉楼众人已起哄，叫着此街道是他们的。

小心举手示意众人安静，道：“各位也别激动，方才有人说过，谁先占了就属谁的，我看双方待了十数年，也都不想要这地方，所以我就勉强占有它。当然啦！各位一定不服气，不过这事并非你们能做主，因为此地是不准动武的，光瞪眼也解决不了事情，还是先回去告诉你们头子，咱们再来争也不迟，最重要是和气生财，将来我想你们会很欢迎我的。”

他这话说的双方哑然无言，这街道早就长草，分明荒废已久，此时可算是小心先占领，至于要动手争取，非得和对方争得头破血流，纷争必定随之而起。

小心运用矛盾之理，可把双方整得哑巴吃黄莲，有苦无处说。

巧精灵仍想斥责，巧玲珑制止她，问道：“你当真是天下第一当？”

小心点头：“如假包换。”

“好，冲着你这句话，这笔帐咱们以后再算。”

小心讪笑道：“我很快就会找你们算的。”

巧玲珑未再理他，转向部下：“不准无理取闹，退回去，等候通知。”

招着巧精灵，瞄向小心及金玉人一眼，已策马调头离去。

巧精灵仍自不服：“姊，难道如此算不了成？”

巧玲珑道：“事情来的突然，咱们回去再商量，免得坏了大事。”

她素有玲珑心之称，一切想的透彻，巧精灵虽精明过人，但毕竟年轻气盛，容易意气用事，在节骨眼里，也不敢违抗命令，不甘心地跟着姊姊离去。

巧玲珑姊妹退去，七巧轩属下亦随之散去，所剩金玉楼属下仍立于旁。

小心瞄向金玉人，笑道：“大小姐，做个生意如何？”

金玉人白他一眼，似不屑跟他说话。

小心道：“古有明言，江湖大忌僧、道、尼、残，还有一样就是小孩，俺虽然小了点，可也比你高，别把人给看扁了。”

头一抬，五尺余，还差金玉人两三寸，小心但觉估计错误，不好意思地干笑两声，脚尖踮了起来：“这样就够高了。”

金玉人被他一逗，冰冷的脸容也露出笑意，但一闪即逝。

小心道：“大小姐别冷冰冰地，人说没有三分三，哪敢上梁山，你们金玉楼事情可多着，前一阵子不就被人宰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金玉人突然喝住他，目光充满忌意和不信，分明这小家伙已知金玉楼守卫被宰的事。

小心得意地笑着：“住不了口的，金玉楼的事，非天下第一当，天下还真无人能办呢！”

金玉人有了冷漠的笑容：“你真能办得了？”

小心道：“不然你以为俺是白混的？”

“有这么一点儿……”

“好吧！我就再送你一样惊人的消息。”

小心凑向前，金玉人有着少女的羞涩往后缩。

小心叫道：“怕什么？难道你还想把这秘密公开不成？”

“谁怕了？只是你这小鬼一身汗臭味！”

小心闻着手臂，昨夜杀了一晚上，着实也流了不少汗，干笑道：“能者多汗，你要是怕了，暂时停止呼吸不就成了？”

金玉人竟也忘了平时的矜持，闭了气，等待小心传言。

小心窃笑两声，欺身向前，却故意整人，靠的甚近，好似在闻女人香味。

金玉人愈等愈窘，耳根也为之泛红，连眼睛也闭起来，叱道：“还不快说？”

“呵呵！真像情人在说悄悄话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小心但见她要翻脸了，才将金玉楼失窃血麒麟的秘密说出来。

金玉人惊愕取代了羞窘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因为我是天下第一当！”

“第一当至少沉寂了二十年，你却那么小？”

“我是新当，他是旧当；不管如何，能罩得住就行了。”

“你罩得住？”

“我想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现出来的。”

小心耸耸肩头，很是威风凛凛。

金玉人半信半疑，但此时又不能不承认小心确实有一套，敢在休刀坪开铺营业，尤其他又知道金玉楼最新秘密。

想及秘密，她有所警觉：“你如何知道这秘密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是第一当，天下没有任何秘密可以逃出我手掌心的。”

“真的？”金玉人不信：“包括我的秘密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小心道：“你现年二十一岁，庚申年九月初七子时一刻生的，你母亲叫金玉仙，你乳名叫玉玉又叫依依，你谈过一次恋爱，是洛阳城东的伊青，结果只维持三个月，因为你发现他是一位懦夫，暗地里让香香园的三姨太包养，从此和他分手，临行前还给他一巴掌，把他打的莫名其妙，呵呵！原来那时你还十岁不到，他已二十岁，真是早熟，呵呵！你的恋爱连话都没说一句，是单恋呐！”

金玉人闻言，和公孙炮被窃脑波一样，啊地尖叫，抓紧衣襟急往后躲去，如此隐秘而又不可能让人知道的秘密，竟然会在小心口中说出，简直就像当众赤裸裸般，保不了一点儿秘密。

公孙炮幸灾乐祸道：“小心眼，你和她沟通过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小心道：“我本领可大得很。”

公孙炮摸不着头绪，只有陪笑。

金玉人定过神来：“你怎知……这些……”

小心道：“很简单，我问出来的，不过我不能告诉你，问的是谁。”

这些资料，他大部份来自金玉人，但为免他两姊妹自相残杀，他是有保密的必要。

岂知金玉人也非等闲之辈，沉吟一阵，突有所觉：“你曾和我弟弟鬼混过，你害他被关了三个月对不对？”

小心无奈道：“那是意外。”

金玉人已有了笑意：“原来这些事都是王玉说的。”

她实是不信小心能知她所有秘密，那未免太可怕了，比失去贞操还可怕，所以她必须找出理由来保护自己。

小心道：“你十岁谈恋爱，他可还没出生，在肚子里就能知道你的秘密，道行可比我还高了，他怎么可能知道你的秘密？”

金玉人又怔愣了，小心说的没错，那时她弟弟可还没出生，惊惧之下，又在寻求答案。

“你是去问那懦夫伊青对不对？”

小心不愿把话题扯远，道：“不是我问他，是他偶而会说出这段事，他本不知括他耳光的是大小姐，但你长大了，又是金玉楼千金，容貌变得更漂亮，不过还是被他认出来了。”

金玉人嫩脸已红：“这懦夫，我非教训他不可。”

小心呵呵笑道：“以前你单恋他，现在换他单恋你，算是扯平了。”

“他敢——”金玉人怒目一瞪，私下决定非收拾这家伙不可。

小心笑的促狭，幻想着当时金玉人单恋的情景，想必十分有趣吧？

金玉人怒意过后，心情稍平静，心思为之清晰，冷道：“你为何去调查我？又故意接近我弟弟，是何居心？”

小心道：“我对你可没兴趣，干嘛要去查你？我跟你弟弟又不熟，何况是他来找我，谁想接近他？你胡扯什么？”

“你分明是有企图而来！”

小心指着招牌：“看清楚些，天下第一当名声可不在金玉楼之下，俺对你会有什么企图？”摆摆手道：“你看着办，如果这件事要第一当插手，黄金万两，否则你另请高明，对不起，请你让开些，俺还要做生意。”

公孙炮神样道：“天下第一当是不需要什么花招的，纯粹是真材实料，想想昨天那场雷雨，也该知道分量。”学着小心摆摆手：“对不起，请让开些，俺还有生意要做。”

捧正桌子，也把金玉人给搁退几步。

金玉人一阵困窘，如若对方真是第一当，他们实是没有必要故弄玄虚，自己反而多心了，想想小心那副邪样，令人莫测高深，而且又说出了自己认为最隐秘的事，心头又开始战战兢兢。

“你当真愿意接下这案子？”

小心指着招牌：“天下第一当，无所不当，只要你能付出代价就行。”

“一万两黄金？”

“没错，比起血麒麟，代价可少得可怜。”

“你有把握？”

“没把握就不必叫天下第一当了。”

“好，我当这笔生意。”

公孙炮登时叫好，一眨眼就接了万两生意，做梦都想不到的事，今天却发生了。

小心瞄他一眼：“老炮头沉着点儿，这只是小儿科，将来还有更大的，别让人瞧扁了。”

金玉人此时正以怪异的眼光瞧着公孙炮，心头想的正和小心一样——万两黄金有何大惊小怪的？

公孙炮老脸稍红，道：“开张第一笔生意，总是叫人兴奋的嘛！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小心转向金玉人：“大小姐，生意是接定了，你先回去禀报你爹，免得节外生枝，开张大吉，俺得好好喝它两杯。”

金玉人道：“你现在不跟我走？”

“急什么？先去问问你爹，因为他还瞒着你一样秘密呢！”小心说完已哈哈大笑。

“有这种事？！”

金玉人先前被小心说出心中秘密，对他所言“秘密”一事已深信不疑，已揣测父亲到底有何事情瞒她？若真如此，是该回去一趟才好。

“你呢？何时到金玉楼？”

“今晚三更。”

“为何要三更？”

“因为你爹最喜欢在三更谈事情，这正是投其所好啊！”

金玉人没心情揣测小心话中是否另有含意，点头道：“好，就今夜三更见，在下先行告退了。”

拱手为礼后，转向金玉楼属下，要他们以后别找此摊位麻烦，交代妥善后匆匆离去。

小心也蹦了起来：“哇！成功了，走，咱们喝酒去！”

连摊位也不收，两人兴高采烈地往洛阳城奔去。

第五章 再失麒麟

不必两个时辰，小心与公孙炮两人已抵洛阳城，方近午时，正是用餐饮酒时机。

小心想找家大酒楼，公孙炮却特别眷恋牛大肉丸的酒铺，小心拗不过他，只好往牛大肉丸酒铺行去。

方进酒铺，公孙炮难得神气，大马金刀地跨门而入，好不威风。

肥胖的牛大肉丸乍眼一瞧，公孙炮衣服都变了样，虽不是丝绸极品，却也算块料子，比起以前邋遢样，相差何只天壤，牛大肉丸一时并未认出是以前常来要酒的糟老头，已哈腰迎了过去。

“大肉丸你可记得俺？”

公孙炮似想立刻表明身分，以表现“英雄自有出头日”的一天，而他现在正是熬出了头，自该风风光光地受人尊敬。他不但瞄向牛大肉丸，还拉着眼角，连酒铺的三五桌客人也瞄了进去。

牛大肉丸先是一怔，仔细一看，不是那酒鬼是谁？登时摇了摇头，轻轻叹笑：“老炮头你搞啥名堂？发了不成？”

“对，没错，俺是发了，看，这是还你的酒钱！”

公孙炮口袋里塞满了元宝，心头自是充实多了，本是视钱如命，但见及小心一转手就是千两、万两黄金，这些小元宝感觉上就不怎么值钱了，一手将元宝拍向桌面，神情昂扬，但眼角余波仍勾向小心，似在征得小心“谅解”。小心稍微含笑，他眼角都笑飞了，何时如此风光过？

牛大肉丸陡见元宝，少说也有五十两，足足可以买下他这间烂酒铺，眼睛都直了，不得不相信公孙炮是发了财，他感到犹豫，毕竟公孙炮三天前还是一文不名的糟老头，今天摇身一变成如此情境，让他难以接受。

“这是给我的？！”

“对啊！俺公孙大侠是发了，这点小钱算不了什么，你先收下，呵呵！俺以前喝酒还记了不少帐呢！”

公孙炮将元宝塞入牛大肉丸手中，已昂头大笑。

牛大肉丸握实了元宝，心头忐忑不安：“真的要给我？”

“都在你手中了，还犹豫什么？”

“可是……你以前喝的酒，也没喝掉那么多……”

“剩下的就算赏你的。大肉丸老板，你也别犹豫了，难得我公孙大侠翻了身，多亏你以前的照顾，分点红利给你也是应该，你就收下元宝，俺今天又接了一笔大生意，正准备庆祝一番，元宝拿去，再送上好酒好菜，别扫了顾客兴头才好。”

牛大肉丸摸着元宝，谁不爱？又听及公孙炮如此坚决，而且来者是客，怎好扫人家兴头，只好收下来，心头想，若是公孙炮真的发了，赏点小钱自也无伤大雅，若是将来又霉了运，替他留点银两也好，遂千谢万谢地退去。

不多时，山珍海味、南北佳肴、陈年美酒都送上了桌。

公孙炮终于尝到了十数年梦寐以求的黄山花酿，直呼美酒原是如此迷人，不禁又报以感激的眼光瞧着小心，若非他，今日恐怕还在喝二锅头白酒呢！

小心陪着他喝，但是似乎另有某种东西更吸引他，有一眼没一眼地往窗外那棵大木樨树瞧去，原来那里正围着一大堆小孩在玩陀螺，个个蹦蹦跳跳，

开心已极。

也难怪君小心对此着迷，他原只十来岁，仍存有孩童纯真心灵，见及那么大群小孩在玩，何况他素有陀螺王之称，心头自是痒得不可以。

终于他仍是憋不住了，一口气丢出一锭元宝，要酒铺顾客陪着公孙炮饮酒，连牛大肉丸也算上，今天生意似乎已不必再做，就喝个它万丈豪情，人生难得几回醉？

等大家混熟，话题扯开，皆大欢喜时，小心这才溜向树荫，准备和那群小孩一争高下。

小孩见及小心，一阵欣喜，都是熟人，西城阿毛、东城小顺、三郎、圆圆、阿香，男女皆有，叫的亲切，也就没了距离，欢欣一堂。

小心素有陀螺王之称，可惜临时把陀螺放在家中，派不上用场，只好花一文钱向小顺子买了一个，又瘪又小，实在起不了大作用，但为了好玩也将就些。

他们玩的是“过关”，在地上划两条线，把落地不转的陀螺从甲线打到乙线，则那粒陀螺就得让众人在身上凿河开洞，其间只要谁的陀螺倒地不转，则可替换被凿者，如此轮流不断，几趟下来，若技术差者，一颗陀螺可变成蜂巢了。

小心用的新陀螺，一时玩不上手，几趟下来，果真满身凹凸，这不打紧，眼看众人难得赢过小心，笑的开心已极，钉

凿的可真用力。王八好当气难受，好不容易逮到替身，狠狠地以陀螺心凿向人家，他原会武功，又是盛气冲发，力道何只百斤？只听叭的一声，三郎的陀螺竟被凿成两半。

“哇！怎么会这样子？！”小心瘪笑着：“我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三郎也发觉了：“我的陀螺？！”

“破了……”小心笑的尴尬。

众人传来一阵笑声。

“破了？！”三郎哪能忍受心爱的陀螺被凿成两半，抓着它，合又合不拢，已哇哇大哭：“我的陀螺，我的陀螺。”

小心感到难为情：“用绳子缠着行不行？”

“不行不行，缠着绳子怎么打？一甩就裂开了，哇……”

三郎九岁大，哭声可刺耳得很。

“那……那我这颗陀螺赔你如何？”

三郎停止哭声，瞧向小心手中百孔千疮的陀螺，实在太丑了，又哭了起来：“我不要，你的陀螺太丑了，还我陀螺！”

“丑有何关系？挺耐用的，比起你这颗，一钉就裂了……我的实用多了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，你要赔我！哇……”三郎哭声更大，引起不少路人注意。

“好好好，我赔你就是，别哭，再哭下去，全城的人都知道，多没面子。”

小心苦笑不已，堂堂天下第一当，竟也对此事束手无策，为了避免闹笑话，他只好发给三郎几文钱，还得百般安慰才了事。

三郎可也现实，见钱在手，泪也没了，嘴也笑了，几文钱，足足可买二三十颗上好陀螺，若留着买糖，吃个十天半月保证没问题。

如此丰厚的赔价，可把众人给养起胃口，阿毛跃跃欲试：“小心哥，我

也要……我自愿当替身……”

小心瞪眼道：“要什么？一戳就破的陀螺，实在没什么好玩，不玩了，改玩别的。”

阿毛有些失望：“玩什么？”

小心想想，随即黠笑：“陀螺不行，田螺总可以了吧？就玩挤田螺。”

阿毛道：“可是……我们没带田螺……”

“买呀！来，我请你们吃田螺。”

兴致冲冲，小心奔往市区，不到盏茶工夫，抱回一大包辣炒田螺。

“来呀！大家吃，挤赢了还有赏钱。”

众人哇哇大叫，争相抢着吃，十几个小孩蜂拥而上，好不热闹，然而一箩筐田螺也足够他们吸食三刻钟。

吸食完毕，众人争相选壳子，以能战胜对手。

挤田螺玩法简单，只须将两颗田螺，嘴对嘴的互挤，谁破了谁就输，如此而已。

小心练有内功，自是稳操胜算，但为了兴趣，仍是对等的厮杀，将田螺摆在石凳上，讲硬度、讲技巧、讲力道的厮杀，那股拚劲和斗牛亦差不了多少。

一箩筐田螺厮杀下来已是近黄昏，小孩已不得不回家，小心纵有再大兴趣，一个人也搞不出名堂，只好抓出几串铜钱，分给众人，个个嘴笑眉笑，笑不停，田螺王也不争了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。

小心瞧着他们，一副莫可奈何，离三更可还有一段时间，公孙炮仍自喝得起兴，想想，他已往市区赌场钻去，没有小孩玩伴，找大人岂不更刺激？

上了如意赌坊，心情也野了，一玩上手，哪还知道日夜时辰？

金玉人很早就回到家，也将天下第一当的事告诉父亲。金王天对于这位奇人自是仰慕已久，是以三更未到，就摆下了排场，等待第一当来临。

可惜金玉人并未将第一当是个小鬼说出来，否则金王天也不会如此慎重。她之所以不说，是怕父亲知道来者是小鬼而不愿接见，而小心那套无所不知的本领，她可是亲眼所见，自是相信小心能耐，一切等见了面，父亲自然会了解小心斤两，届时自己也不必再解说。

然而从二更等到三更以至于四更天，哪来的第一当？

厅中一片沉闷，金玉人更是紧张。

“这小鬼，竟敢耍我？”她不时嘀咕。

金王天等得有点儿不耐烦，扭动身躯，问道：“玉人，他会不会来？”

金玉人仍表现镇定：“应该会，这约是他在休刀坪亲口订下的。”

金王天拂着灰白髯，也不愿责备，毕竟除了王超以外，女儿仍是他所重用的好手。

金王超已冷笑道：“看样子，他只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，不重言诺，还算什么英雄？”

“超儿不得乱说，免得让人误会了。”

“爹……我没有，事实摆在眼前……”

金王天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，耐心地等，金王超只好把气给憋起来。

一旁站立的金家总管拱手为礼，道：“稟楼主，以第一当威名，比起一派宗主亦不逊色，或许是有其他事情所耽搁了。”

他在暗示第一当的身分不低，多等一会儿也不失金玉楼面子。

金王天淡淡点头：“我知道。”

金不二淡淡微笑，转向金玉人：“小姐，第一当在休刀坪开张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是否要把他请来？”

金玉人犹豫道：“听说我回来，他也走了，对了，今天洛阳城可有发现可疑的人？”

金不二摸摸金边眼镜，过滤一阵，道：“没有，只有两个混混，一个在小酒铺狂饮吹牛，一个在如意赌坊赢了不少钱，那小孩是有点儿特别。”

“小孩？！”金玉人眼睛一亮：“生的浓眉大眼，一脸纯真可爱又贼头贼脑？”

金不二轻笑：“不错，小姐见过他？”

金玉人点头：“见过。”随即又好气又好笑：“这小子，竟敢玩昏了头？”

转向父亲：“爹，我这就去请第一当。”

“你知道他下落了？”金王天问道。

“嗯，女儿这就去，盏茶工夫就回来。”

金玉人不等父亲回答，拱手为礼，已快步奔出金玉楼。

金王天、金王超和金不二弄得满头雾水，但想必第一当和那小孩必定有关，也就耐心等了下去。

只是他们做梦也未想到第一当就是这位小鬼罢了。

金玉楼离洛阳城不到半里路，金玉人很快找到如意赌坊。

小心正在厮杀，满身是汗，桌前堆了不少银票、元宝，他好像能控制骰子，一押就中。

“来呀！大小通吃，这次押豹子。”小心双手一推，小山般的银堆全推向中央，准备大捞本。

他的举止使庄家窒息，汗流满面，不敢再摇骰子。

小心催促道：“摇啊！怕什么？骰子是你的又不是我的。”

那副嚣张模样，实在让人心惊胆颤。

金玉人见他有若市井流氓，又气又笑，大步向前，抓起骰子就砸：“还在玩？”

众人一愕，见及是她，纷纷拱手直呼：“大小姐。”

小心先是一愣，但见着她，登时又爽朗地笑道：“原来是大小姐，手痒了，也想玩上几把？”

不知是女人天性，还是习惯，金玉人突然伸手揪他耳朵，想装怒却又想笑，憋得怪模样：“与人有约还有心情在此胡混？”

她拉着小心走向门外。

小心挣扎急叫：“等等嘛！就这么一把。”

“还等？有人等了你三个更次还不够？”

“那，总得让我收回家当吧？”

“不必了，不义之财就寄在此，迟早你还是要缴还人家。”

眼看金玉人已把小心拖往门外，小心知道现在就是回头，也未必能讨回全部家当，早就被人给抓光了，不禁苦笑：“完了，白玩了一夜！”

“跟我爹约会，你还有心情玩？”金玉人扯得更紧。

“放手啊！都被你拉出门了，还不够？我又不是你老公，耳朵岂可随便拉？”

金玉人蓦然发觉自己失态，耳根也红了，想都想不清，自己怎会伸手拉人耳朵？被小心一吼，刹时也松了手，窘困非常，若非是深夜，粮态可就原形毕露了。

也许小心长得一副给人亲切感的脸孔，金玉人直觉上已对他产生好感，又在气笑之下，一时激动也就做出如此举止，这是她十来岁时对付弟弟王玉的招式，已多年不用了，不知此时为何又用了出来。

小心摸着耳朵，讪笑道：“难怪你弟弟的耳朵特别尖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

金玉人斥道：“废话少说，再胡说，我就拉断你耳朵！”脸容更红了。

“是不是胡说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”

“可恶……”

金玉人恼羞成怒，追前就想开打。

小心矫捷地跑开，惹笑道：“别再来了，我可吃不消，时间已差不多，还是去找你爹谈生意吧！”

“还差不多？你以为现在是太阳刚下山？”金玉人又追了四五步，方放缓脚步，话题拉回正事，已不再像方才那么困窘。

小心往西边山头瞧去，弦月已快沉入山中，至少过了四更天。他干笑不已：“时间过的可真快，一眨眼，就不见天日。”

“那你还不快跟我走？”

“走是要走，你不觉得少了一个人？”

小心想及公孙炮此时必定酩酊大醉，如此去见金王天，不知金王天老脸将如何变幻，不禁哧哧笑个不停。

“他就在附近，我去找他，马上就可以跟你回去。”

不等金玉人答复，他已先溜向小巷，金玉人怕走失了人，也快步跟去。

及至牛肉丸酒铺，店门未关，几个醉鬼可醉成一团，小心笑态可掬，很快遁了进去，金玉人心知又闹个笑话，又气又莫可奈何。

小心很快扛起软趴趴的公孙炮，憋着笑意地走了出来。

金玉人道：“他可以不必去吧？”

“不行，他也是主角之一，少了他，生意可谈不成。”

小心有意闹笑话，存心扛着醉鬼去见金王天。

金玉人没办法，为了别让父亲久等，就由他去了。

“走吧！待会儿看你如何向我爹解释。”

小心觉得想笑，对一个醉鬼还能如何解释？

三人又匆匆往金玉楼奔去。

金王天等久了，反而出奇冷静，倒是金王超不时嘀咕抱怨，好好的床不躺，还要在此坐冷板凳。

小心终究还是来了。

人未到，酒气先飘到，金王天眉头不由一皱。

金玉人领着小心走进豪华大厅，明亮的灯火照出她略带窘困的表情，她强作镇定。

“爹，他们来了。”

“来了？！谁是第一当？”

金王天惊愕地看着小心及公孙炮，直觉判断两人不可能是第一当，复往女儿瞧去，目光再落往大门。

金玉人稍带困窘道：“他就是。”手指指向小心。

“是他？！”金王天眼珠睁得大而亮。

金王超已忍不住冷笑：“天下第一当怎会是个小鬼？姊姊你太会捉弄人家了吧？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诸位吃惊了吧？不过没关系，现代的人是重材不重料，只要管用就行了。”

金王超笑得更是不屑：“哼哼！一个醉鬼、一个毛头小子，竟然也敢找上金家谈生意？我看连金家扫地的都不值。”

小心笑道：“个人看法不同，至少被天下第一楼上上下下等了一个晚上的人来说，我是觉得蛮有价值的。”

这话可说得金王天老脸猛抽，金王超更是怒不可遏，想嘲笑人家，却被反嘲，掌击扶手已站了起来。

“你敢放肆？”

小心笑道：“我是来谈生意的，不是来争你家扫地的，既然你们不欢迎，那我走就是了。”

说着掉头就走。

金玉人可急了：“你怎能说走就走？”

她想拦，金王超却比她快捷，一个腾身已截向小心前头。

他冷笑：“金玉楼岂是你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地方？”

此时金王天突然开口：“超儿让他走！”

他认为小心只不过是市井混混，而且又是小孩，再背着一个醉鬼，和他争，实在有失金玉楼尊严。而这件事又是自己女儿带他来的，根本不能责怪他，至于他冒犯之处也只是和女儿之间的事，由女儿自己处理即可，犯不着要一个堂堂大楼主干预。

君小心闻言已大摇大摆晃向门口，斜睨金王超，冷笑道：“听到没有？你爹叫你送客了。”

金王超很是不甘：“爹，岂能让他……”

“让他走，这种事还要你出手？”

金王超顿觉有失身份，倒也移了开去，心中却想着回头再狠狠教训他一顿。

此时金玉人更急了：“爹，不能叫他走，他说爹的事只有他能办。”

金王天冷目瞧向她，似在说：“你竟相信一个小混混？”

金玉人被逼急了，也顾不得另有他人在场，急道：“爹，他说你有秘密瞒着我。”

金王天老脸一抽，头发无风而动，突然飞身而起，截落小心前头，冷目泛青光：“你说，什么秘密？”

小心落落大方，道：“你这是找我谈生意了？”

“如果你真是天下第一当的话。”

“若是第二当呢？”

金王天冷目直瞪，突然已伸手抓向公孙炮，小心想躲却闪不掉，公孙炮已被他抓个正着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小心出掌反击。

金王天却以极快手法带过公孙炮，闪向左侧，只见他三两掌不时拍向公孙炮肩背，公孙炮为之呻吟，身躯已冒起白雾。

金王天正以内家真气逼出公孙炮体内酒气，使他能苏醒。

小心瞧出他用意，反而不紧张了：“告诉你，问他跟问我是差不多的，差的是他说等于我说，把意思倒过来就对了。”

金王天未理会他，内力再吐，逼得公孙炮哇哇叫，酒气也退了七分，金王天始松手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公孙炮迷糊道。

小心打趣回答：“戒酒中心。”

“酒……酒在哪里？”

“戒酒中心哪来的酒？酒鬼似有几个。”小心瞄向金王天，似在说他是酒鬼之一。

金王天没时间理会他，一指戳向公孙炮，把他给戳痛而清醒过来。

“你是谁？”公孙炮惊惶地瞧着这位威严老人。

金王天冷道：“我是谁，你马上会知道，现在你先告诉我，你是谁？”

“老夫公孙炮。”

“你是天下第一当？”

“哪里？”公孙炮得意地耸着肩头。

岂知金王天突然使劲往他手腕抓去，抓得他唉唉痛叫：“放手啊！”

“你到底是不是第一当？”

“不是……”

小心道：“现在你死心了吧？第一当活生生地就在你眼前，就是我嘛！”

金王天本有意试试公孙炮功力，却显得失望，遂把他放开，目光移向小心，对于小心能在金玉楼处之泰然，谈笑风生，可也非一般人所能办到，警惕之心油然而生。

公孙炮趁机跑向小心，频频道：“不错，他就是天下第一当。”

及至小心身侧，细声问道：“小心眼的，怎么牛大肉丸酒铺变成阎罗殿了？他是谁？”

“金王天。”

“是他？！”公孙炮怔愕地瞧着金王天，也许经年累月混迹洛阳城，迫于金玉楼威风之下，如今见及金王天，他显得十分不自在。

金王天懒得理他，再次逼向小心，冷道：“你说，老夫有何秘密？”

小心瞄向金不二及金王超，细声道：“你不怕这秘密被他们知道？”

金王天顿觉犹豫。

金不二自知不该知道：“属下先行避退。”已转头告退。

金王超怒道：“小鬼你想挑拨是非不成？”

小心冷道：“凭你，当绣花枕头还差不多，知道这秘密，保证坏了事，你姊姊就比你强多了。”

“你找死！”金王超又想出手。金王天喝道：“超儿住手，有什么事，过了今夜再说。”

金王超硬生生将掌力给撤回，怒气却难消，不过为了那不知是啥秘密的秘密，他还是忍了下来。

“爹，您的事也是孩儿的事……”

“爹知道。”金王天也唤回金不二：“总管你也留下；对你们，金玉楼并无秘密可言。”

他想得精，若此时支开金不二，未免对他不信任，这将形成两人隔阂，若留下他，则对他是何等信任和重用。

金不二果然感激得几乎可以生死相许：“属下留下不知对大事有无影响？”

“金总管你留下就是。”

“是。”金不二不再多说，默然立于一旁。

金王天此时又以深沉的眼光注视小心，两人四目相视，金王天猝然觉得小心的目光似能射穿自己脑际，不禁摄起心神，强制定力，然后以更强烈的目光回视小心。

他很明显的以目光暗示小心，别把事情给搞砸了——若真的是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岂可公开？

小心似也能了解他心意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据我所知，楼主所失窃的血麒麟不只一只对不对？”

金王天心头一凛，这秘密的确只有他一人知道，没想到小心却猜着了，对于这位奇异的小孩，他不禁多看了几眼。

金王超怔诧道：“爹，真此事？”

金玉人、金不二也以询问的眼光瞧向金王天。

金王天的表现反而冷静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血麒麟一共有两只，这事爹一直没有向你们说清楚，是不愿意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其实为着此事而隐瞒，乃人之常情，何况这并非偌大震撼的秘密，他们并不责怪金王天瞒着此事。

然而在小心和金王天视目中，又不知隐含了多少“心照不宣”之事？

金玉人恍然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另外一只血麒麟也丢了？”

“嗯，一同遭窃。”

金王超目光突然瞪向小心，冷笑道：“你怎知我家秘密？可见你和盗匪是同一路的。”

小心反问道：“你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？”

“哼哼！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，你与盗匪串通，想独吞宝物。”

小心故作惊讶：“你怎知我家秘密？可见你也是和盗匪同路的。”

金王超哪知话一上口就被套用了，怒得咬牙切齿。

小心的风凉话又说出：“既然咱们是同行，何必分什么彼此呢？”

“谁跟你是同行？还不快把血麒麟还来？”

金王超恼羞成怒，本想出手，但碍于父亲在旁，只得逼前一步，强行索求。

金王天道：“超儿退下，这事由爹处理即可。”

“爹，可是他太狡猾了。”

“退下，你们也退下。”

金王天似想私下和小心谈谈，也命令玉人和不二退开。

三人虽想参与，但命令难违，只好退离大厅。

临行前，小心还向金王超招招手，气得他牙痒痒。

金王天再次凝视小心：“近年江湖似乎没有你这号人物。”

“以前没有，现在就有了。”

“不知令尊或师父……”

“俺师父是谁，将来你就会知道，这事似乎不关咱们生意吧？”

小心巧妙地挡去了金王天的探询，金王天只能干笑。

“你又如何知道老夫拥有两只血麒麟？”

小心自得一笑：“因为我想知道就能知道。”

“你还知道些什么？有关血麒麟的事。”

小心凝目盯向他：“难道血麒麟还有什么秘密？”

金王天也以同样眼光凝向小心，两人互猜心思，金王天爽朗一笑：“该知道的，也许你都知道了，现在你该告诉我，如何找回血麒麟？”

“付了钱就能找回。”

“一只，还是两只？”

“两只。”

金王天目光一亮：“两只，完好如初？”

小心点头：“不错，不过另一只你得找城西吴巧手订做，反正多一只，好过一只嘛！”

金王天如炬的眼神又瞄了小心许久，才沉沉一笑：“价钱呢？”

“不是说好一万两黄金？你女儿没告诉你？”

“她说过……你送回的的东西完好如初？”

“当然，怎么样？只收你一万两，不多吧？”

“不多……”金王天微微一笑：“包括那名凶手？”

小心道：“不包括，要凶手，有凶手的价码，不过俺今天只想接血麒麟的生意。”

“好吧！就等你另有兴趣时再说，待会儿金总管先付你五千两，事成交货后再付另一半。”

“就这么说定。”

小心和公孙炮视目而笑，生意终于谈成了。

“你何时给我血麒麟？”金王天问。

“三天，快不快？”

“很快。”金王天淡笑着。

“那……你付钱也该不慢吧？”

金王天果然干脆，马上叫金不二送来五千两银票，交予小心。

小心满意地将银票收下：“时间宝贵，我走啦！希望咱们合作愉快。”转向后厅门，吊高嗓子：“大小姐，另外赌场那堆银子就算聘金啦！呵呵！迟早总是要嫁人的。”

说完才和公孙炮大步离去。

金玉人嫩脸微红，一副冰冷地走出来：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

见及小心已走远，话也收了回来，脸腮更红了。

金王超也走回大厅：“爹，难道就如此让他离去？”

金王天道：“一切等找回血麒麟再说。夜已深，你们回房休息吧！”

已近五更，夜深露重，三人纷纷拜别，独留金王天静立于厅，默默注视窗外残月西斜，不禁感慨叹息。

在厅后也躲着两个人，各自一处不相干，左侧是小得不能涉及家事的金王玉，他偷偷瞧及小心到来，是兴奋，也替小心捏了把冷汗。见及小心安然又风光离去，他也风风光光地大步回房，只想着，两三天就能再见面，到时将要与他问个清楚。

另一处躲着金家养子金鹰，每次重要会议都轮不到他，他只好如此，想知道一丝半缕。对于此事，他先是不甘心，后来也表现得甚为冷静，见众人散去，他也走了。

第六章 不死丹

小心和公孙炮拿着银票，一路并没回洛阳城，而是往山区奔去。

公孙炮不解道：“小心眼的，生意刚谈成，该庆祝才对，为何往山区钻？”摸着脑袋：“唉！本是很爽的，哪知一到戒酒中心，马上就醒过来了。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没想到金王天对戒酒还真有一套，以前想必也是个酒鬼吧？”

“那你也犯不着把俺往他那儿送，他是以前酒鬼，俺是现代酒鬼，你不觉得这差别很大？”

“差别多大都没关系，只要能醒过来就行，俺是不重类别，只重效果。”

公孙炮苦笑不已：“你知不知道叫一个酒鬼醒来，是一件十分罪过的事？”

“这跟我没关系，这笔帐你自己去找金王天算，他会给你一个完满的交代。”

“找他算？算一辈子也算不清！”公孙炮直摇头，行在山路，天又黑漆，一个不察，踩中淤泥水坑，溅得满脚淤泥。

他抱怨：“你干嘛没事往山区走？不知俺人老眼老？”

“谁说没事？你以为金王在会那么容易就放人？他必定会派人跟踪，我故意将人引到山区是有目的的，待会儿你就知道。”

小心拉着公孙炮，找到一条小溪，要他把污脚洗净。

不到盞茶工夫，林区暗处飘来小心他那英俊的哥哥。

原来小心早已说好，要哥哥随时暗中保护自己，难怪他如此胆大而有恃无恐。

身形飘落溪边的干净石块，小心已问道：“哥，如何？”

君小差轻轻一笑：“来了三人，全放倒了。”

公孙炮怔愕道：“真的有人跟踪？”

小心道：“你这不是在问废话？就算有人钉在你面前，你还会以为他是木头喽？”

公孙炮干笑：“这就是酒鬼的好处，酒鬼的眼睛是可以准许时常看错的。”

“总有一次你会把命给看掉！”

小心瞪他一眼，公孙炮笑得更瘪。

君小差道：“弟，你真有把握找回血麒麟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真的？”公孙炮习惯地说。

“当然是真的，因为血麒麟就在我的怀中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公孙炮这次可真的惊诧不解，酒眼瞪得圆大。

君小差也以讶异的眼光瞧着小心，似乎这出戏一直都是他在耍。

“当然是真的啦！”小心得意地从怀中拿出那只灰黑黑的麒麟：“喏！这只不是吗？”

公孙炮见及血麒麟又黑又丑，须角都快摸得圆秃，像从垃圾堆捡来的玩具，哪像是金家至宝血麒麟？

“这真是那货色？！”

“如假包换。”

“早知血麒麟是如此模样，俺到刘记瓷行就能抓它一大把，还比酒葫芦

便宜呢！”公孙炮叹笑着，实在难以相信血麒麟会是这模样。

小心得意地道：“这你就外行了，看我的！”

他拿出一把尾指大小的银亮刀片，慢慢切向血麒麟，但见灰黑屑片纷纷落下，终于出现殷红如血的麒麟，须角皆完好无缺，活生生是一只小麒麟，隐隐泛出红光。

君小差和公孙炮看呆了眼。

“造物果然神奇，天下竟有此物？”公孙炮叹为观止。

血麒麟通体冰凉，似硬而软，似玉非玉，宛似血液灌于透明的软水晶，可做有限度的弯折。

小心道：“此物乃长白万刃冰崖才找得到的万年寒玉所雕刻而成，听说此玉常年含在灵蛇之嘴，经过数千年或数万年方变成红色，而且也将硬质软化了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这么说，它可以解百毒了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果真是天下异宝，难怪金王天如此紧张，我看它不只值万两黄金……”

“岂只万两？我看要他半个金玉楼来交换，他都会答应。”

公孙炮欣喜道：“那我们不就成了半个金玉楼主？”

小心笑得甚邪：“话是不错，不过你别忘了找出第一当，整座金玉楼都是你的了。”

“说的也是，我怎么没想到？”公孙炮觉得还是第一当重要，然而对这宝物仍依依不舍：“难道就这样把宝物交还不成？”

小心神秘地笑道：“其实血麒麟功用不在于解毒，而是在于养药。”

“养药？！”公孙炮睁大眼睛瞧往巴掌大的血麒麟。“它能养什么药？”

“任何药都可以养，不过有些特别的药就非用它来养不可了。”

“金王天已经拿它来养药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公孙炮仔细瞧着透明的血麒麟，却看不出丝毫迹象。

“可是……他如何养？养在肚子里？”

“当然是养在肚子，否则养在何处？”

“可是俺瞧不清什么。”

“被你瞧清，就不算是宝物了。”

小心得意地晃着血麒麟，似在找寻那所谓的“养药”，随后瞧向哥哥。

“哥你可还记得天下有四大宝物？”

“是不是天雷镜、还魂引、不死丹、通天劫？”

小心点头：“不错，天雷镜可破山倒海，威力无穷。还魂引记载天下奇门阵势及医术、灵药，得到它，阎王也牵不了魂。不死丹功能起死回生，返老还童，青春永驻。而通天劫是一本武功秘籍，谁练了，谁就能爬上天，凡人自不是他的对手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这些宝物比起血麒麟，不知又稀奇几百倍，可惜普天之下似乎没人见过……”

“不急不急，不久的将来你就会见着了。”

小心望着东方，已现红霞，心知就快天亮，道：“时间已不多，我就把事情说个清楚。”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金王天现在正在闭关，他是在练天王第七式，如果练成了，将可天下无敌，然而要练到第七式，非得有灵丹妙药

不可，所以他千方百计找寻灵丹，然后养在血麒麟里头，以便在最紧要关头服用，大功自然能告成。然而他又怕血麒麟失窃，所以叫城西吴巧手刻了一只脸盆大的红玉麒麟，故意当成传家之宝，复又找了几只断须残腿的假麒麟，和着真麒麟，藏在小盒子里头，幸亏是我，否则谁知道他耍了这一招？”

难怪金王天在失窃血麒麟时，会急着要把吴巧手找来，原是另有原因。而小心也叫他另外一只麒麟找吴巧手拿，原因全在此。

看来小心对盗取血麒麟一事，在未离开阴不救之前，早已有了计划，他不只是要找出第一当，他还想在武林轰轰烈烈大干一场，自是找最惹眼的东西下手了。

公孙炮恍然道：“原来你到金玉楼要银子，目的就是偷出真的血麒麟？”

“没错。”小心得意地直笑。

“但是你为何连假的也偷走了？”

“我哪会这么笨？是后来有人垫着我屁股后头把假货偷走，才让金王天知道真货丢了，不过如此也好，反而帮了我们大忙。”

“什么忙？”

“你不是看不惯金王天？现在不是整他最好的时候？”

公孙炮笑的有点儿窘：“是该整他……”突又想到什么：“金王天真的练成天王七式就能天下无敌？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这问题恐怕只有等他练成了才知道，不过我觉得任何武功秘籍的最后一招都会注明，只要练成就能天下无敌，你说，我到底该相信谁？”

公孙炮频频点头：“说的也是，普天之下，号称天下无敌的功夫倒也不少，我看他们都有自大狂。”

“不过金王天可不是狂人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因为若有了血麒麟里边的药，他真的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。”

公孙炮又往血麒麟瞧去：“那是什么灵药，这么有效？”

小心一字字道：“不、死、丹。”

“不死丹？！”公孙炮和君小差惊诧不已，不约而同地直盯血麒麟。

天下四大宝物之一的不死丹就在他们眼前，难怪两人会如此仓惶失措。

公孙炮已显得结结巴巴：“小心眼的，你该不会在哄我吧？”

“看了你就知道是真是假了。”

小心小心翼翼地转着麒麟的眼珠，复又调整虬须和触角，然后轻轻往前倒。麒麟嘴巴渐渐流出红色流体，滚落手掌，正如未煮熟之红蛋黄，外表仍有一层透明薄膜包着。

公孙炮叹为观止：“妈的！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在今夜碰上了，原是透明如血，难怪从外表看不出来。”

小心将软丹丸端给君小差，笑道：“哥，你一口吃了它，保证百病消除，功力大进。”

君小差笑道：“哥已吃的太多了，这就留给你，免得糟蹋了。”

小心想道：“也罢，我得好好利用它，胡乱服用可能药效不好，哥您就多忍耐几天啦！”

君小差笑而不答。

君小心已把不死丹重新装回血麒麟，目光触及公孙炮一脸馋相。他讪笑

道：“你急什么？到时分一点儿汤给你喝就是，舌头馋得快拖了地，也不怕人家误会你是狗的同类。”

“狗的同类？是什么？”

“当然还是狗了。”

公孙炮老脸一红，干笑不已，不久，问道：“你真要把宝物灵丹交还金王天？”

“当然了。”小心眼露光芒：“金王天少了不死丹，可练不成天王七式，那多可惜，我总想看看天王七式的威力。”

公孙炮可急了：“你让他吃了不死丹，那我们吃什么？”

“鸡蛋，你看如何？呵呵！鸡蛋也是很补的。”

公孙炮激动道：“不行，我反对，反对你将灵药交给他，如果他练成绝世武功，我们还混什么？”

小心讪笑道：“不要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嘛！金王天也是人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不行，我举双手反对！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你反对有何用？丹药在我手中。”

公孙炮从激动转为哀求：“小心眼的你怎么那么傻？好好的宝物不要，要送给人家？”

小心轻笑不已，似乎不愿再耍他，道：“你也真是，谁会好端端地将宝物送给人家？放心，我会留着。”

公孙炮又激动了：“就该如此，宝物岂能胡乱送人？”

小心道：“不过金王天没练成天王七式，倒也十分可惜，何况他也不是这么好骗。”

“咱们干脆断了这笔生意，宝物要紧。”

“你倒是真现实啊！”小心嘲弄地说。

公孙炮老脸微红：“天下至宝，人人心动嘛！”

“爽了约，不就失去了天下第一当的信用？”

“这……”突然想及自己主人，公孙炮一颗心再也动不起来。

小心笑道：“放心，俺本领可大得很，只要照上几眼，自能再搞出不死丹，到时你要吃几颗就几颗，就跟维他命丸一样，吃得你叫不敢！”

公孙炮狂愕道：“你真的能配出另一颗不死丹？”

“你不信我的能耐？”

小心清澈的目光投向公孙炮，让人不得不相信他有此能耐，尤其公孙炮对小心能窃以自己脑波一事，更是刻骨铭心，这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？

他叹笑不已：“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人？”他是信了。

小心笑道：“不是人类是什么？”

“怪胎，超级小孩！”

说着，三人都笑了。

其实君小心哪能配出这灵药，大不了弄得像样而已，为免公孙炮失望，只有如此说，第一笔生意还是以信用为要。

笑声过后，小心拉回正事，道：“事情只是一个开头，接下来可有得瞧了，金玉楼和七巧轩冷战已久，也该打打热战了，呵呵！再加上天下第一当，天下想不乱都不行。”

君小差道：“弟，下一步该如何？”

小心道：“咱们的目的是要引出第一当，所以要栽点儿麻烦给他，接下

来我会到七巧轩偷他几样宝物，然后再偷一只血麒麟交予金王天，如此双方就有戏瞧了。而你就在我们离开后，把金玉楼的大门给拆了，搞得风风雨雨，使金王天或是江湖人士相信第一当真的复出，然后再折回七巧轩……呵呵！哥知道了没？”

君小差含笑道：“如此好么？”

“当然好，迟早第一当会耐不住，露出乌龟头。”

君小差点头：“好吧！哥听你计划行事。”

公孙炮道：“我呢？有何任务？”

小心讪笑道：“你啊！别再进戒酒中心就行了。”

公孙炮窘笑：“俺才不想进去，是你背我去的。”

“下次可要背你到东海，让你喝个够。”

一阵笑声中，天已破晓，再讨论一些细节，小心和公孙炮已赶往江南七巧轩，君小差则继续装扮第一当，准备拆金玉楼大门。

七巧轩位于苏州情山，此山名曰情山，自是多情，而山若有情，则四季如春，苍松翠柏，百花遍野，永不凋零。

山中有湖，则为情湖。湖水清澈见底，碧波荡漾，或涌来柔雾，绵延数里，宛若人间仙境。

七巧轩各自独立不相连，或倚湖而立，或攀崖而筑，各具特色，全是极品。

“七巧”者，分别代表七个不同的绝色女子，个个别具专长，与众不同。

老大巧凤凰，明艳照人，历练丰富，处世应对，更属一流，她居于凤凰轩，倚水而立，金碧辉煌。

老二巧金银精明能干，善于营运，素有小气财神之称，居于迎风轩，较为简陋，生意人，讲的是实用。

老三巧千手，手脚灵活，具鬼斧神工之能，不但能雕琢精品，妙手空空技巧更是一绝，居于摘星轩，位于情山最高峰。事实上她却凿了一条地道直通湖面，不但可邀月，还可邀鱼。

老四巧多情，天生丽质，娇柔多情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就是爱做白日梦，她住的地方可多了，什么残秋伤情台、千里送情竹亭、月下听涛阁、画荷春舫，名堂多的是，七巧轩少了她，还真少了些诗情画意。

老五巧玲珑，一颗玲珑心，凡事想得精，鬼主意不少，为七巧轩分担了不少麻烦，居于烟雨轩。

老六巧轻烟，文静乖巧，瘦瘦高高，一身轻功已入化境，居于邀月轩。

最小一位巧精灵，刁钻难缠，却聪明绝顶，可惜未成年，还轮不到她住房子，只能四处向姊姊打游击，暂时栖身，不过最近她可自己盖了一栋不算小的木屋，题为女王轩，口气实是不小。

小心和公孙炮赶至此地已是晚霞时分，山水一片金黄，闪闪发光。

两人躲在情山对面一处山坡上，这山坡不及情山一半高，是以倒看情山，倒有一股赫赫逼人之势。

公孙炮数着山峰，湖畔楼阁：“一二三四五六……七、八……九……奇怪？七巧轩最多也该只有七栋，哪来这么多？”

他是连一些小亭、小轩也加了进去。事实上也不只七栋，因为老四巧多情一人就占了四五栋，自不只八九栋了。

君小心道：“她们爱筑几栋就几栋，咱们管不着，不过……呵呵……要

拆房子时，咱们就管得着了。”

公孙炮讪笑道：“如此漂亮的房子，拆了多可惜？”

小心道：“你看过房子是愈盖愈丑的吗？以此类推，愈拆则会愈漂亮。”

“说的也是……你不会现在就想拆吧？”

“看情形而定，现在该想的是如何找到那只血麒麟？”小心详细地又往七巧轩瞧去。

公孙炮疑惑道：“七巧轩当真会有另一只血麒麟？”

小心哧哧笑道：“放心，你知不知道七巧轩排行老三的巧千手？她那手绝活可是天下少有，啥东西也造得出来，她自不会放过金玉楼传家之宝，说不定金家那只血麒麟早已被换走了，只是她不知道还有一只小的罢了。”

经他一说，公孙炮倒也相信七巧轩藏有一只血麒麟。

“这么说，找到巧千手就能找到血麒麟了？”

“嗯，这次你猜对了。”

公孙炮一阵欣悦，难得猜中一次，顺着小心的目光，落向湖边一栋华轩，突然伸手指向华轩，想再猜中一次：“那栋一定是巧千手的老巢，鬼斧神工，最难建了。”

他以为顺着小心的目光准错不了，已然沾沾喜笑着。

岂知小心却回答得斩钉截铁：“不对！”

公孙炮一阵脸红，干笑道：“那……一定是那栋了。”

他又往半山腰的轩阁指去。

“也不对。”

公孙炮实在觉得不光采，又往其他几栋指去，心想这回该能万无一失了吧？

然而小心的回答却全是不对。

公孙炮怔诧道：“全是不对？！那，到底是哪栋？”

君小心哧哧笑道：“我也不晓得。”

公孙炮差点摔了一跤：“你不晓得，却说我不对？”心想着被小心整的冤枉，只能苦憋着笑。

君小心笑的更得意：“说你不对，一点儿也错不了，因为你是瞎猜，我是乱答，各凭机会，你想你猜对的机会会有多少？”

“这……大概七分之一吧？”

“这就是啦！只有七分之一机会是对的，剩下七分之六是不对的，所以我选择不对自是对的。”

公孙炮苦笑不已：“歪理倒也有理，可是，如果我第一次就猜中呢？”

君小心笑呵呵道：“这个嘛！就像老太婆生儿子，难上加难，不过你若第一次猜中，我会回答你是对的。”

“这么准？！我猜着，你也答对？”

小心指着脑袋，哧哧笑道：“以我这超级脑袋，对付你的答案是足足有余。”

公孙炮瘪笑着，不久才道：“也罢，你的脑袋有毛病，非比常人，是不能以常理解释，呵呵……不能以常理解释……”

他重复那句“不能以常理解释”乃想及神经病不也如此，而把小心喻成神经病，因而讪嘲地笑了起来。

小心倒也没听出他话中含意，笑的更是得意。

公孙炮笑了几声，目光再次落向情山，此时天色更晚，彩霞转为晕红就快变成沉黑，情山已不易瞧清。

他道：“天黑一片，你总该随便猜一猜下手吧？干耗在此，宝物哪能到手？”

小心细声道：“还是小心为妙，据我所知，七巧轩的老婆娘，个个都有毛病，是很不好对付的。”

公孙炮睨眼道：“看你还小，好像还经过大风大浪的样子，对男女事情那么了解？”

小心自得笑着：“了解男女事情，不一定要经过大风大浪，只要有慧根就行了。”

“哦？有这回事？”公孙炮似笑非笑地想听听小心又做何解释。

“当然有了，譬如说，职业和尚。”

“和尚还有职业的？！”

小心瞄他一眼：“少林寺一大堆老秃驴，他们的职业不是和尚，难道是尼姑不成？”

公孙炮恍然道：“说的也是……”

“尤其是小和尚，莫名其妙地被抓去剃光头，然后看破红尘，终生头顶闪闪发光，照亮别人，他们哪来经过大风大浪？充其量也只是莫名其妙地就当上和尚罢了。”

“话是不错，可是这和了解男女事情有牵连吗？”

“哪会没有？你知不知道，经过大风大浪的男女，不是翘辫子就是出家当和尚、尼姑，这和小和尚尼姑从小就干这行有何差别？结果都是一样，只不过是小和尚慧根高，先悟通，先入门而已。”

不知小心是真不懂，还是假不懂，硬将男女事情和和尚搞在一起，见他认真的模样，倒也让人相信他不是开玩笑。

公孙炮只能干笑着：“有时候真让人怀疑，你的心思成熟了几分？”

“熟透喽！”小心自得地笑道：“如果你不信，改天替你做个媒人，你就能了解了。”

公孙炮霎时脸红，干笑道：“我看算了，老朽骨头都快酥了，哪还来这些？”

小心装出一副正经样：“其实有很多女人都只重视外表而已，骨头在皮囊里，看不见，可以省略。”

“老朽这层皮，哪有什么外表？”

小心终究忍不住而哧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有的女人更有媚力，只要有皮，她就要了。”

公孙炮窘笑着：“真有这种女人？”

“有啊！七巧轩的小丫头就是这种女人，呵呵！她不是说过要剥你的皮？只要你有皮让她剥，她什么都不在乎了。”

说完小心已呵呵大笑。

公孙炮瘪笑不已，直念着：“如此女人，不要也罢。”

畅笑一阵，天色已黑，雾气升起，视线更加模糊，只能见着点点灯光透出，闪烁有如天星。

公孙炮瞧向四处，一片凄清，倒也不知下一步如何进行。

“小心眼的，天都黑了，法子想出来没有？”

小心突然爽朗地挥挥手，马步已蹲了下来，自得模样道：“放心，马上就知道了。”

他闭起眼睛，运气逼得双颊鼓鼓胀起。

公孙炮不解他在耍何玄机，问道：“你在干啥？”岂知话未说完，但觉脑袋一片旋转，就像来了莫大吸力欲将脑浆给吸出去，急得他尖叫，一个立身不稳已往后栽去，叭地一声，后脑勺撞上了背面一株小樟树，脑袋为之清醒过来。

不醒还好，乍醒之下，更是惊慌，掉魂似地往后头跌撞而退，尖急直叫：“你在偷我脑波？！不行，不能乱来！”

惊魂中，一口气跑了十余丈远，还想再逃。

小心已睁开眼睛，他确实运用了内力在扫描脑波，但目标不是公孙炮，而是一里开外的七巧轩诸位女子，只是公孙炮相距过近，而小心又无防范之心，是以连他也扫描了，忽见公孙炮的狼狈模样，他已无心再扫描，不禁幽默地说：“我哪是在偷你脑波？你没看到我现在的姿势？”

他仍保持马步半蹲，两颊鼓胀着。

公孙炮仍一脸惶恐：“你有，俺脑袋一片晕眩，跟上次一样，快被你偷去了。”

小心无奈而又得意地直笑着：“好啦好啦！我只不过摆个姿势想放个屁而已，你就吓成这个样子？现在不放总行了吧？”

他收腿站立，表情怪异地笑着。

公孙炮此时才嘘了一口气，战战兢兢地走回来：“以后不准你再摆这种姿势。”

小心惹笑道：“这太过分了吧？难道我连蹲毛坑的权利都没有吗？”

“至少你应该通知我一声。”

“通知你？呵呵！这种事也要通知你，难道你对特殊味道有特别偏好是不是？好吧！以后俺辛苦些，无时无刻为你尽点儿义务，希望你能满意才是。”

公孙炮窘困道：“你可别乱来，我说的不是这回事。”

“有何不同？都是蹲的。”

公孙炮一脸无奈：“小老弟你行行好，俺脑袋快错乱了，岂容你一再扫描？再这样下去，俺会变成神经病。”

小心见他一副可怜模样，也不忍再开玩笑，道：“我也不是故意的，下次你躲远些不就成了？”

公孙炮叹道：“谁知道要躲多远才能逃开你这邪术？”

小心伸手测了测距离，轻笑道：“不远不远，大约十里路程就够了。”

公孙炮老脸又拉了下来：“十里？俺不是死定了？有谁能眨眼间逃开十里之远？分明是无解嘛！”

小心笑道：“既是无解，你就认命些，反正你人生单纯，再怎么扫描，也是酒鬼两字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”

公孙炮叹笑道：“看来想戒酒都戒不成了。”

他想喝个烂醉，自己都无法控制意识，自不怕小心扫描脑波了。

小心邪笑着，对于这天生俱来的本领，他十分自豪，心想着，若尽知天下人的秘密，那将是何等有趣的一件事情？而他也一直朝这方向努力。

眼看天色已近初更，且又无法找出巧千手住处，小心只好再潜近些，试着找出巧千手的住处。

两人逼近情湖岸边一处矮松林，瞧瞧湖面雅轩，相距只剩百余丈，小心又运功探拭脑波，然而他功力似乎太差，一无反应，暗自瘪笑。

眼看已无其他方法，君小心说着：“说不定她们全走了，反正那楼阁只隔着湖，咱泅水过去便是。”

“泅水？”

公孙炮稍迟疑，他最少已有十年没下过水了。

小心瞄他一眼，讪笑道：“泅水有何不可？你那身油战袍能在这清心见情的湖水洗涤，这已是天赐佳缘，说不定上还能洗出爱情呢！”

“可是我……这么老了，还来这个？”

“你放心，有的女人就是不一样，比如说巧精灵那小丫头，只要有皮，她就要了，你的皮厚得很，足足可让她着迷三天。”

公孙炮想起巧精灵在休刀坪那凶悍模样，要是落在她手里，保证被剥皮，甚至尸骨无存，不禁干笑。

“这种爱情，还是让你们年轻人去享受吧！我可担当不起。”

“有时爱情的发生，岂是你所能控制的？别泄气嘛！咱洗洗情湖爱情水再说。”

已是近初更，君小心不愿多等，已大步往湖面跳去。

虽是初夏，湖水仍冷彻心肺，但他对此冷水并不忌畏，一径地游往湖心。

公孙炮想喊，又怕引来敌人，不喊，又见君小心一丈丈远离，逼得他不得不下水跟去，口中怨个没完。

君小心见他下水，满意地一笑，待他游近，两人再往情山潜去。

方近楼阁之际，小心已瞧及那飞檐、玉窗，皆挂满彩凤，再看门顶悬有凤凰轩，该是老大巧凤凰住处，自不是他所要找的地方。

君小心只好再往他处寻去，游往凤凰轩左侧，本想从该处上岸，但他运气似乎不差，虽是瞎撞，竟然被他摸对了路。

只见距他不远的岸边，湖水特别清绿，水域显然十分深，另有瞧岩暗凸，复有漩涡，回流盘绕不去，在此静湖中，有此现象，似不合理，疑惑之下，他已潜过去，想瞧个究竟。

潜至此处，君小心发现这些暗礁虽然衍长不少水草，仔细瞧去，仍可瞧出并非湖中物，而是属于海礁、珊岩之类的东西，显然是被移来的东西。

“这下可摸对路了，从这里必定能找到巧千手老巢。”

公孙炮紧紧跟在后头，提心吊胆：“你要从这里潜去？不怕一去不回头？”

君小心指着那些漩涡：“放心，这漩涡汹而不涌，是浅流，只要潜水两丈即能避开，跟我来！”

公孙炮见他从两座暗礁处潜去，顾不得惧心，也跟着潜去。

两人潜下两丈余，果然发现暗礁裂有缝隙，足可容身，方遁进去，已浮出水面，前面不远已有台阶，两壁嵌有夜明珠之类的东西，隐隐透出淡光。

公孙炮不得不佩服君小心经验丰富。

君小心摸对路，一时欢喜，爬出水面，直往石梯走去。

“小心眼，你不怕中了机关？”

此处阴气森森，好似进了鬼门关，公孙炮一颗心总是定不下来。

君小心猛拍胸脯：“什么机关，天底下还没有我破不了的机关，走吧！既然来了，还怕什么？”

说完，闪个身，已遁入石梯转角处。

公孙炮眼看落了单，哪顾得了什么机关，赶忙追前，口中念念不止诸神保佑。

君小心所言并非吹嘘，拜他爷爷所赐，阴不救每救一人，即要那人说出来历，甚至秘辛、武功招式，当然也包含了机关和奇门遁甲之术，他也毫不保留地传给君小心，若无特别厉害机关，自是难不倒小心。而君小心混迹江湖至今，也未碰上棘手货，自能应付自如，他当然敢如此吹嘘了。

果然两人顺利进入秘道，也行过了不少障碍，终至尽头处，有一石门挡着，门前刻有两行横列数字，分别是“七十八=”，以及“八十七=”。

君小心眉头一皱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考我算术？”

公孙炮道：“该不会是七十八岁和八十七岁才进得了此门吧？”

“岂有此理，那巧手比我也大不了多少，她怎能进得去？”

君小心再瞧仔细，那“=”符号右侧仍刻有不少浮雕般的数字，显然是要配合前头所用的。

他黠笑着：“这小丫头真是故弄玄虚，也敢考我算术？”转向公孙炮：“你说七加八等于多少？”

“这……”公孙炮已在算手指头。

君小心讪笑：“真是，除了银子和酒坛以外，我看你是‘人算不如天算’，七十八当然是十五了。”

他往浮雕数字十和五按去，两字下陷三分。

“八加七，你该会了吧？”

公孙炮欣然喝声道：“那当然，是五十。”

“五十？！”君小心差点儿岔了气，两眼又不信又想笑地瞧着这位大天才。

公孙炮见他表情，似已知自己说的并不正确，干窘道：“七跟八调换，难道答案不是十跟五调换？”

君小心终于哈哈大笑：“答对了，天下独一无二的答案！”但觉笑声过大，又敛了起来，憋红着脸：“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也不知要用十五或是五十了……”

第二个答案他始终按不下去，虽然公孙炮猜错，但毕竟开启一个机关，岂有如此简单？甚至两个答案完全一样？

思考一下，君小心仍决定按下“五”“十”两浮字，一方面是冒险，一方面也想看看公孙炮的糗态。

然而“五”“十”两字按下，那门竟然悄悄地开了，又是一排长石梯。

君小心傻愣了眼，歪打竟然正着。

公孙炮得意地笑起来：“我就知道算术不差，一算就中了！”

君小心佩服万分地拱手膜拜：“真是神算，小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！”

那装模作样地要下跪模样，惹得公孙炮笑不合口，伸手拦住君小心，免得他跪下。

“咱们走吧！这地方不适合下跪。”

“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笨蛋也有翻身的时候。”

摇头直笑，君小心莫可奈何地移向前行，公孙炮则走的凛凛生风。

再行百余丈，未再有任何阻拦，尽头处复有一扇门，半掩半阖，君小心小心翼翼地潜去，伸手推去，石门应指而开，里头雅轩全为石块雕成，连屋

瓦也不例外，直如一块巨石，把它挖空，再凿出桌椅、门窗，巧夺天工，把两人看傻了。

“这小妞果然有些道行，连盖房子都用挖的？”君小心赞不绝口。

公孙炮道：“我倒觉得冷冰冰的，跟地牢没什么两样……”

“有这么漂亮的地牢，关一辈子也无所谓，何况宝物似乎就在这里。”

雅轩虽为石块所雕，却具有特色，淡白色主体，配上淡绿色窗户、桌椅、石床，有若白玉中的绿翡翠，鲜中带绿，绿中带嫩，让人好生舒服。尤其左墙矮长石桌上放置了不少千奇百怪的东西，有奇树、有奇物、有奇禽、奇兽，大大小小、红红绿绿，让人目不暇接。

君小心目光落于这奇物之中，顾不得危险，大步走前。

公孙炮也直了眼：“这些宝物，该是价值连城，要是摆在我家，这辈子吃穿不愁了。”

“没志气，这么容易就满足？那些全是假货，值不了钱。”

“假货？！”公孙炮先是一惊，随后才有了笑容：“假货弄成这模样，任谁也分不出，总能换些银子。”

“这倒是让你说对了，这些东西搬出去，没见过场面的，还真无法分出真假，骗骗那些土财主，自也财源滚滚，不过这不是天下第一当的作风，传出去实在没面子。”

谈及第一当，公孙炮意气为之昂扬：“不错，第一当是不会做这些毛头小事，咱们只要一只血麒麟就够了。”

“这才像话，找吧！”

两人遂在那堆宝物中翻来寻去，一点儿也未将七巧轩放在眼里。

几乎将所有宝物寻遍，不见血麒麟，公孙炮不禁焦急。

“咱们会找错地方？”

“不急，石桌上边找不着，石桌里头另有东西。”

君小心早就看穿这长石桌并非四脚落地，而是整块长石摆往墙边，居中大有可能藏东西。

果然在桌上宝物寻遍之下，他在左侧桌角发现一只凤凰浅雕图，伸手往它两眼按去，桌面无声无息地移开数寸，里边露出霞光。

公孙炮睁大眼珠：“真是宝中有宝，一定在这里了。”

两人合力将桌盖搬下，里头宝物较小，种类则更多。

公孙炮开始寻找，君小心则有点累，往床上躺去。

“你慢慢找，碰上较特殊的，拿来我瞧瞧便是，我先躺，待会儿再换你。”

那床虽是翠玉所雕，但已铺上软丝垫，睡起来十分舒服。

岂知君小心方躺上去不到几分钟，懒腰一伸，还来不及享受，那床突然往下沉。

“不好！”

君小心但觉有变，立即腾身暴起，岂知他弹射不慢，那丝垫卷得更快，唰然一响，硬将他给裹得紧紧，摔向墙角，墙角射出绳索，将他扣住。

公孙炮见状想扑身救人，然而那箱子突然冒出铁扣，已将他两腕扣住，让他移不了身。

此时屋外已传来轻笑声。

“别的地方你们不去，偏偏找上我，你们不觉得运气太差？”

声音甫落，走进一名绿衣女子，年约二十上下，貌美如花，两眼精亮，

神韵爽朗，正是老三巧千手。她淡然笑着，不见一丝吃惊或匆忙，先瞧向公孙炮，复走往君小心，伸手一划，包住小心脑袋丝垫应指而落，露出小心茫然脸容。

乍见小心，巧千手眉头一皱，心想怎会来了一老一少，看来都不是高手。

她问道：“夜闯本轩，用意何在？”

君小心瞄她一眼，没趣地说道：“来此睡觉的啦！”说完已想笑。

巧千手见他十分刁钻，引来不少兴趣：“你会是谁？”

“君小心！”

“名叫小心，为何如此不小心？”

“没办法，爷爷交代，女人的床是不能睡的，我老是出差错，原来是被美色所迷。”

巧千手瞄眼：“看你人小，说话倒是挺损人的。”转向公孙炮，问道：“你呢？该不会也是色鬼一个？”

公孙炮呐呐道：“我是……是找宝物来的……”

不知该说什么，只好照实回答。

君小心斥道：“老炮头，你怎能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该说什么……”

“不会跟我说，是来这里睡觉的？”

公孙炮恍然，正想改口，却已不及。

巧千手淡然一笑：“姑娘我岂是呆子？看你们翻遍大堆宝物，还看不出你们来意？说吧！你们是为何宝物而来？”

公孙炮不敢再开口，免得又说错话。

君小心眼看已无法隐瞒，遂道：“好吧！你既然不愿相信我是来睡觉的，我只有实话实说了，是为了血麒麟而来。”

“血麒麟？！”

巧千手闻及此物，顿感惊讶，这不就是金玉楼失窃的宝物？！不禁又瞄向这一老一少，忽而想起五妹巧玲珑曾说过，在休刀坪见着两位自称天下第一当，老者一副醉鬼样，少者长的可爱却狡猾而难缠，不就是眼前这两位？

心中有了底，她轻笑：“原来你们是替金玉楼办案的？”

君小心威凛自得：“不错！”

“你认为我偷了血麒麟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！那你为何找上门来？”巧千手听他所答，感到十分不解。

“理由很简单，我未曾见过血麒麟，所以想来这里瞧瞧。”

“我既未偷，又怎会有血麒麟？”

君小心笑得促狭：“谁不知道巧千手手巧无比，任何东西到你手中，仿造的必定比原货还真实，我不相信你对血麒麟没下过功夫。”

巧千手闻言，不禁多看小心几眼。

“你当真相信我仿造了血麒麟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凭你手痒。”

“这是什么答案？！”

巧千手想笑，公孙炮也想笑。

君小心则得意地朗朗上口：“谁不知道有一技之长的人，最喜欢把此技艺表现出来，那样才能显出他与众不同，你当然有此技艺，何况你七巧轩和金玉楼素来不合，岂会放过金家传家之宝？”

巧千手抚着自己那只特别纤细柔长的巧手，目光眯着君小心，想一眼把他给看穿，到底有多少斤两。但小心老是表情如一，倒有些讳莫如深，让人猜不着他底子。

“你当真是天下第一当传人？”

“不是当真，而是事实！”

“既是他传人，为何功夫如此不济？”

君小心笑容一瘪：“没办法啦！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很不幸，我正是那英雄。”

“我看是狗熊！”

君小心色眼眯眯：“碰上你，不变狗熊行吗？”

巧千手斥笑道：“少贫嘴，你说是第一当传人，我可不信，除非你拿出什么证明。”

“被你捆得紧紧，我还能拿出什么？”

巧千手目光一亮：“你有第一当独门铜牌？！”

“有啊！足足有一布袋，只怕你抬不动。”

巧千手已有了笑容：“在哪里？拿出来让姑娘瞧瞧！”

君小心贼笑：“没那么容易，第一当信物岂是随便可以看让人的？”

“如果你们真是第一当传人，我也不必为难你们。”巧千手忽有灵机：“不如这样好了，你们只要拿出信物，我愿以血麒麟交换。”

“你当真有血麒麟？！”

现在反而让君小心感到惊喜，本以为找寻许久不着，说不定巧千手确实没有，心中已有其他盘算，现在又得之消息，正是求之不得。

巧千手含笑道：“只要你交出信物，血麒麟马上可以给你。”

君小心已笃定她有血麒麟，反问：“你要第一当信物做啥？”

“一方面用来证实你们身分，另一方面则是好奇，想瞧瞧，如此而已。”

君小心故作为难地思考一阵，才勉强点头：“好吧！反正我们准备扩大营业，迟早都要曝光，先让你瞧瞧，又有何妨？”

“如此，咱们成交了。”

巧千手顺手一挥，切断君小心身上绳索，让他得以挣脱，复往石桌按去，解掉公孙炮禁制。

君小心恢复自由，余悸犹存：“这机关实在不像话，防不胜防。”

公孙炮瞄他一眼：“你不是说普天之下，没有任何机关能难倒你？”

君小心干笑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是我忘了告诉你，女人的床是除外的。”

巧千手斥笑：“少缺德，小小年纪，老是口不饶人，其实你们在开第一扇门时，我已经知道你们来了。”

闻及此言，君小心和公孙炮互望一眼，瘪着笑意。

公孙炮急问：“七加八是多少？”

巧千手回答：“十五。”

“那八加七呢？！”

“当然还是十五，难道会变成五十不成？”

公孙炮笑容已僵，搞了老半天，竟还是搞错了，实在没什么面子。

然而巧千手瞄的却是君小心，心想这绝活可能出自他手笔。

君小心赶忙指往公孙炮，含带得意地说道：“别老是瞧我，那答案是他算出来的。”

“可是你也认同了。”

君小心瘪笑：“也罢，笨也只笨这么一次，以后自会聪明多了，我倒觉得奇怪，答案错了，那门为何会张开？”

巧千手道：“很简单，我想放你们进来，看你们所为何来？”

“现在知道了，有何感想？”

“有，把第一当招牌拿来。”

巧千手伸手探取，君小心也落落大方，从胸口抓出一口长了铜绿的古旧铜牌交予巧千手。

这铜牌是他听及公孙炮描述所打造，再用药物让它腐蚀变旧，如此用以假冒第一当信物，自能容易过关。

巧千手接过铜牌，但觉老旧，居中只刻有一拳大“当”字，其他并无出奇之处，不免有些失望。

君小心怕她变卦，又道：“别看它不惹眼，天下人还把它当宝物，要都要不到呢！若非你以血麒麟来换，我还真不想给你呢！”

这么一说，巧千手也不敢再嫌它粗鄙，小心翼翼地收妥。

“既是说好交换，姑娘也不会失信于你。”

她走向石桌，朝内箱摸去，只听得咔咔石块移动声，想必她在触动机关，果然只一刹那，箱中又浮起一口白玉石箱，她伸手拨開箱盖，已抓出火红般的一只玉麒麟。

公孙炮并未见过赝品，乍见之下已赞不绝口。

君小心不敢说出正牌货只有巴掌大小，立即赞叹道：“果真是绝品，难怪金王天会用它来当传家之宝。”

巧千手轻笑道：“我保证这只要比金王天那只更出色，拿去吧！若找不到真货，用这只也交代得了。”

君小心接上手，仔细瞧瞧，他已见过金家宝库那假麒麟，两相照眼之下，巧千手所雕这尊，又何只细腻千百倍，不禁暗自佩服她功力匪浅。

他马上将麒麟揣入怀中。

“事已办妥，咱走啦！后会有期！”

说走就走，拉着公孙炮，两人已遁回原路。

巧千手先是一愣，还没做好心理准备，人已不见，她本可发动机关留下两人，但想及两人来此并无其他目的，而且又是一老一少，该对七巧轩构不成威胁，让他们走，又有何不可？

最重要的是，她想瞧瞧自己功力如何，能否将金王天给瞒过去，误把赝品当成传家之宝，这是何等促狭之事？

然而她却忽略了君小心的狡黠，以为就此无事。

岂知君小心潜出秘道之后，另有图谋，他和公孙炮已潜往凤凰轩。

公孙炮不解小心的用意：“你想做啥？宝物到手，还不走？”

君小心邪笑道：“你当真以为我要她这只破麒麟？”

公孙炮更不解了：“那……你又有何用意？”

“真是，我是来栽赃的，你难道不清楚，真麒麟已在我手中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潜入秘道，去偷这只假货？”

君小心得意道：“这你就不懂了，既是嫁祸，总得搞得天衣无缝，这秘道，咱们未走过，要是人家问及，或要咱们实地走一趟，不就穿帮了？只要走上一遭，又碰上了巧千手，如此一来，她们想脱罪都难喽！”

公孙炮恍然：“原来你是故意引出巧千手，那机关是你故意触发的？！”

小心更形得意：“要不然你还以为我的脑袋是豆脑糊成的？”

公孙炮窘笑：“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把俺也耍了进去？”

君小心邪笑：“我可没耍你，我是真心想考考你，没想到你算术差的很离谱。”

“也没差多少，只是前后搞错而已。”

君小心猛点头：“有理，我终于发现一样东西能让你百算百中，分毫不差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公孙炮甚为好奇。

“鸭蛋！”

说完两字，君小心已捧腹想大笑，却因身在险地，猛把笑意憋下，一张脸肿如蛤蟆吹气，就快爆了。

“鸭蛋加鸭蛋，还是鸭蛋，不论正摆、倒摆、前摆、后摆，都是一蛋到底，百算百中，呵呵！算完了，还是吃蛋，真是太神奇了。”

公孙炮窘红着脸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自嘲道：“罢了，有鸭蛋吃，总比没蛋吃好。”

君小心讪笑道：“小心鸭蛋吃多了，变成卤蛋，那时满脸黑黑，谁也救不了你啦！”

公孙炮只能窘笑，只恨自己老酒喝多了，脑袋有些不灵光，否则如此简单的问题，岂能难倒自己？

时间宝贵，君小心顾不得再说风凉话，当下往四处寻去。本想放把火烧了凤凰轩，此时却发现此轩背后不远处，另筑有一小木屋。

“这下可瞄对眼了，烧了凤凰轩，是闹大了些，将来也不好交代，烧烧木屋该没什么关系，只要能留下记号即可。”

心想定，已和公孙炮摸往木屋，及近十数丈，已瞧及屋前悬有“女王轩”三字，原是巧精灵住处。

光见及“女王”两字，君小心捉弄之心已升起。

“什么女王？太嚣张了，若让你当王，天下还有男人尊严存在吗？碰上了我，就把你变成女王烤鸡，保证你回味无穷！”

越想越是过瘾，当下和公孙炮拿出随身携带的火种，潜向木屋，发现里边有人，君小心更来劲，干脆将所有火种，连同炸药也拆下来，将药粉撒向四周，然后抓出火折子及线香，剥去防水蜡片，将线香点燃，插于药粉中央，计算好大约盏茶光景，够他俩逃离此地。

一切弄妥，两人方自潜开，不再泅水，他俩发现此处根本无暗哨，遂顺着湖边遁去。

待觉得时间差不多，两人方始调头张望，忽见火势呼呼烈响，尖叫声亦响起。

“呵呵！女王烤鸡快出炉喽！”

得意地笑声中，君小心未敢多做停留，和公孙炮拔腿即奔，免得被逮着，否则烤的将会是自己。

火势乃药粉引燃，女王轩又是木造，只一刹那，已吞噬大半，当里头巧

精灵发现之际，已无法扑救，急得她尖叫，又惧又怒地吼叫着，勉强搬出些许自己喜爱的东西，已弄得十分狼狈，第二次想再抢救时，火舌已封去门路，她吓得泪水直流。

“ 快来救火啊—— ”

声音未落，六位姊妹全赶了过来。

尤其巧千手，更是惊诧不已：“ 这小子竟然还敢放火？！ ”

巧玲珑追问：“ 三姊知道纵火之人？ ”

“ 知道，只恨方才没有困死他们，是休刀坪那两位天下第一当。 ”

“ 会是他俩？！他们所为何来？ ”

“ 为了血麒麟。 ” 巧千手大略将方才事情说一遍。

巧玲珑脸色大变：“ 不好，三姊你中了他的诡计，他们分明是在栽赃。 ”

老大巧凤凰急问：“ 如何栽法？ ”

巧玲珑回答：“ 他若说血麒麟得自七巧轩，咱们做何解释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 ”

此言一出，众姊妹才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

巧千手更是难以忍受，以为自己耍了人，没想到却被人玩弄于掌中而不自知。

“ 该死的小贼，姑奶奶这就宰了你！ ”

顾不得大姊未下命令，她已先行追掠离去。

巧凤凰急道：“ 二妹你留下来陪七妹，其他人跟我来，务必追回这浑小子！ ”

姊妹甚有默契，立即行动，只留下巧金银陪着受惊过度的巧精灵。

七巧轩能屹立武林，手底下自有两下子，六人联手追敌，就算金王天也未必走得了，然而君小心却早有准备，他早就雇请十数名功夫不弱的江湖客，要他们在情山附近走一遭，如此一来，自能分散七巧轩那群女子的追逐。

果然折腾一夜，仍找不着君小心下落，巧凤凰不得不下令收兵，否则此事传出武林，她可挂不下脸，至于有关血麒麟之事，只好另寻方法处理了。

第七章 至宝现形

三天后。

君小心和公孙炮已赶回洛阳。

趁着黑夜，两人直接奔往金玉楼。

金王天失了至宝，早就六神无主，日夜守候，等待消息传来，忽闻君小心返回，亦惊亦喜，惊者，这小毛头当真能追回至宝？喜者，当然是数日等待，终于有了消息，甚至可能要回至宝。

顾不得多想，他亲自迎向大门，并将君小心、公孙炮接至密室。

来不及奉上茶水，金王天已追问：“少侠可找着血麒麟？”

君小心大拍胸脯：“天下第一当出马，还有办不成的事吗？”

“这么说是找着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可否让老夫……过目？”

若不瞧个清，金王天总难以安心。

“当然可以，血麒麟是金家之物，不交还你们，交给谁？何况咱们还有生意往来。”

君小心倒也落落大方，从胸口抓出一个盒子，交予金王天，笑得甚是暧昧。

金王天一向稳重，此时双手不禁微微颤抖，毕竟此物对他关系重大。他小心翼翼地掀开盒盖，露出透体晶红的麒麟，他一眼便看出此物不假，但他关心的乃是麒麟腹中的不死丹，拿起麒麟便往灯光照去。忽见君小心在旁，深怕秘密泄露，遂技巧地转身，背过两人，暗中照视。

这举止引来君小心暗自窃笑，但瞧在公孙炮眼里，不知怨了多少回，直道君小心不识货，硬把天下至宝平白送人。尽管如此，他却慑于金王天的威凛气势而不敢做声。

金王天察照一番，但见不死丹仍在，自是欣喜若狂，本以为没那么顺利寻回此宝，没想到却比自己想象中还顺利，不禁钦佩有加地瞧着君小心。

“果真英雄出少年，少侠竟能如此容易地完成此事，老夫佩服万分。”

君小心轻笑：“哪里，小事一桩，再困难的事，也难不倒天下第一当。”

“自是如此，二十年前，天下第一当早已叱咤武林，二十年后更该独霸天下，老夫佩服、佩服。”

金王天难得向人拱手揖身，此时则揖身不停，堂堂威凛有若征战将军的脸容，难得有了亲和的笑容。

君小心摆摆手：“别客气啦！以后有生意，别忘了找第一当就行了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，少侠有此功力，不找你，找谁？对了，这是你另一半酬劳。”

金王天拿出银票，交予小心。

岂知君小心另有打算：“能不能换元宝？外头还有不少人等着分红。”

金王天一愣，十数年来还是第一遭碰上讨价还价的。

“金玉楼银票全国通用……”

“话是不错，可惜钱庄晚上是不开门的，何况现在已近三更。”

金王天立时豪爽道：“银票收下，老夫再奉上黄金五千两，就算对第一当的敬意吧！”

他一直以为君小心身边必定跟着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，自甘心再付五千两。

岂知君小心硬是不吃，含笑道：“行有行规，楼主美意，在下心领了，我只要五千两元宝即可。”

金王天无奈：“就随少侠意思，老夫叫人送来即是。”

他立即唤来金不二，要他搬来五千两元宝，刚好一口大箱子，君小心和公孙炮见着元宝，扛着它，扬长而去，一刻也未再停留。

金王夫本想留下两人，或设宴、或想询问一些秘事，岂知两人说走就走，只好作罢了，幸好宝物已寻回，任何担心也都无此必要了。

他转向金不二，问道：“可查清他们去了何处？”

金不二习惯地摸摸金边眼镜，说道：“去了七巧轩。”

“会是她们所盗走？”

“至少该和她们有牵连。”

“那小孩如此轻易即闯入七巧轩？”

“不仅如此，还烧了一栋楼阁。”

金不二并未亲自盯梢君小心，只是派人跟踪，那些人自不敢靠近七巧轩，从远处瞧及情山起火，以为是烧了楼阁，并未想及是一栋木屋，消息传回，金不二也以此回报。

金王天沉吟半晌：“连楼阁都烧了，看来不假。”

金不二道：“是否要讨回公道？”

金王天摇头：“此事暂且压下，金玉楼和七巧轩过节早已存在，不急于一时之争，反而是最近有不少可疑人物蠢动，非得查清那些人来历不可。”

“楼主所言极是。”

金王天负手沉思，灯光下，那威凛粗眉深深锁成一线，一张国字方脸更形沉重不少。

不久，他问道：“外头可有人等着分银子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这么说，君小心说谎了？”

“该是如此。”

“他为何要说谎？”

“君小心行事大异常理，许多事不易猜着。”

“然而却有原因……”

金王天一时也想不出君小心用意，只好暂时搁下，说道：“多派人暗中盯梢，看能否查出端倪。”

金不二拱手应是，随后步出密室，掩门而去。

金王天则沉思一阵，仍将思绪拉回血麒麟身上，抓在手中抚摸着，嘴角已露出笑意，似乎有了它，再无任何东西好牵虑的了。

君小心和公孙炮扛着元宝返回住处，君小差早就在屋里等候。

放下重担，君小心笑的更是促狭：“好戏上场喽！”

公孙炮怨声道：“好戏要上场，也不急于一时搬这大堆元宝，重死了，拿银票不是轻松自在？”

扛着元宝箱，奔走数十里，累得他满身大汗，他当然有所怨言了。

“你懂什么？过了今晚，银票未必靠得住！”

“你是说金王天想要赖？”

“那就不得而知，不过，过了今晚，他可就有得忙了。”

“你又想要他？”

君小心笑意弄人：“没有啊！我只是实话实说，把血麒麟藏有不死丹的秘密说出而已。”

公孙炮两眼发直：“这岂不引起武林骚动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武林平静很久啦！也该有刺激才对。”

公孙炮终于懂了：“难怪你宁可要元宝，不要银票，呵呵！过了今晚，金王天想不恨你都不行。”

摸着元宝，他不再认为这罪是白受了。

得意笑个不停，君小心转向哥哥：“哥，今晚就看你的啦！把消息给传出去。”

君小差淡然笑道：“要找出第一当，一定要用这种方法么？”

君小心促狭笑答道：“我现在觉得，找出第一当反而是次要的事情，混的过瘾，反而更重要了。”

“你不怕爷爷捷足先登，或是怪罪？”

“怕什么？说不定他来了，玩的比我更开心，必要时，我还可以用脑力，将他震得呆呆的。”

君小差轻笑：“希望你有这份功力。”

“快啦！多练几次就成了，这是后事，咱们先弄些布条、纸张，也好贴它满城。”

君小差平日喜欢题字画画，纸笔现成已有，兄弟合作，不到一个更次，已写妥数十张，随后君小差抓着它们，掠门而出，准备张贴，将消息传出。

小心和公孙炮则挖地洞，将元宝藏妥，这才安安稳稳地睡觉去了。

次日。

天未亮，洛阳城已鼎沸，几乎所有大街小巷都贴了一张惹眼的字条，尤其东城门那数丈长布条，从城顶泄往半腰下，更惹人注意，里头写着：

“火麒麟尽养不死丹，金王天有福了。”

这字若是他人所题，倒也说说罢了，但若标上“天下第一当敬题”，江湖中人要不相信就难了。

消息传入金家，金王天脸色早已铁青，这分明拆了他的老骨床，再也无法睡得安稳，甚至惹来一身腥。

城门未开，金王天已迅速派人想撕下所有传单，然而如此大事岂能封锁得了？不撕还好，这一派人撕传单，无异是欲盖弥彰。

金王天又怪自己决策失算，不得不稳下心，立即宣布金玉楼上下全副武装戒严。

未用早膳，早已将金家所有首脑聚集在天王正厅，连平常难得出门的金夫人，此时也负剑上阵。

夫人名玉仙，乃是峨嵋上代掌门凡苦师太得意俗家门徒，一手太清剑法已尽得真传，年四旬出头，却不见老态，貌美若观音，博得美观音雅号，此时她可美不起来，一脸吃重。

金王天更不必说了，粗眉早已锁成结，多年来未曾如此紧张，此时却显得不安，养练已久的“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”的修为，全然失效了。

天王厅一阵沉闷，还是金王超最无耐性，他看来并未那么紧张，关心的竟是宝物。

“爹，您手上真有天下至宝不死丹？”

他本长的仍算俊挺，但过于修饰，连眉毛都剃得平顺挺长，给人浮华不实的感觉，他又习惯地眯缩着眼，以表示智高眼利，已把过小的眼珠给拖长，倒有些獐头鼠目，与其华贵装束实不相称，其妹玉人不知说他多少次别装成那模样，他是改了不少，但一有特殊情况，又原形毕露了。

不但是他，在场所有人也都以询问眼睛瞧着金王天，他们需要答案。

金王天深深吸口气道：“没有，那是谣传。”

他仍不肯说出，毕竟瞒着家人，一时难以解释心中私心。

“既然没有，外头为何会有传言？”金王超显得有些咄咄逼人。

金王天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

幸好金玉仙识大体，知道如何为丈夫安排台阶。

她冷道：“超儿不得胡言，你爹的事，岂容你如此过问？天下至宝，就算在金家，也由不得让你知道。”

金王超满脸委屈，却不敢再发问，默默立于一旁。

金不二把话题岔开：“大哥，这消息很可能是君小心他们所为。”

昨夜派人探访，并无具体结果，此时出事，他也觉得心生愧疚。

幸好金王玉不在场，否则他可要责怪君小心不够意思，把老爹搞得如此紧张兮兮。

金王天终于明白君小心为何硬要元宝，原是早有预谋，然而让他想不通，如此至室，他为何不要？竟然完好如初地送回？难道为的只是想给金玉楼添麻烦？

金玉人嗔声道：“会是那小子？他不是已替爹找回血麒麟？又怎会胡言乱语？”

想及君小心前次买卖，临到约会时间，他还赌得忘形，不觉这小子行事古怪，不可以常理猜之。

她又问：“二叔您确定贴字条的人，和君小心有所牵连？”

“不错，那字条题有天下第一当，自和他脱不了关系。”

金玉人嗔道：“岂有此理！爹，咱们把他抓来，向天下说明原因，免得背上这黑锅。”

若真无不死丹，金王天倒是可以如此做，难处就在神丹在手，若把君小心弄来，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而且他又古灵精怪，一肚子鬼伎俩，实是不易对付，若贸然弄来，实是不妥。

他摇头：“时下消息已传遍武林，恐怕非他这小孩三言两语所能说退各路人马，除非是第一当亲自现身。”

“咱们可以先抓他，再用他逼迫第一当现身。”

金王天轻叹：“若真的第一当现身，恐怕爹也无法制得了他。”

金王超冷道：“天下第一当真有如此了得？”

金王天道：“你未出生，他就已叱咤武林，谁也没见过他，但他武功之高，却是假不了。”

金王超冷道：“既然武功了得，为何不夺去不死丹，还弄此玄虚？”

金玉仙道：“这玄虚未必是他弄的，不过你却不能私下找他比斗，你并不是他对手。”

金王超冷哼一声，实是不服，却碍于母亲，没敢再出声。

沉默一旁的金鹰，此时已说道：“爹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为了金家，还

是须要把第一当找来。”

金王天对他始终未表现出父子亲情，总是冷冰冰：“此时请来也无济于事，现在最要紧的是应付上门的亡命徒。”

金鹰不做声，他并不希望父亲马上采纳，先应付这关也是应该，双手抓抓吞月刀，一股雄浑气息凛凛泛出，比起金王超，他自是豪气多了。

来不及让他们多加讨论，外头已传来喝声，金王天心知有人找上门，立即领着家人往大门奔去。

大门敞开，门前一排白玉石阶落往山脚，约有二十余阶，起阶处，左右各自塑有十数丈高的五爪金龙，头脸相向，形成拱门式霸守阶梯，那龙身至少有万斤重，张牙现爪，凛凛生风。

此时金龙前已立有一名光头壮汉，年约五旬，眼如铜铃凸瞪，眉如倒勾，一副凶神恶煞，头上烧有戒疤，显然是和尚，却未穿袈裟。

他声如沉狮喝出，一掌已推去数名守卫，直逼石阶：“叫金王天把不死丹交出来，否则洒家拆了你们金玉楼！”

既然敢找向金玉楼，自非弱者，他一路冲向巨门，一些看热闹者早已远远围着金玉楼，他们自认武功对付不了金王天，可是岂能放弃一睹宝物的机会，说不定奇迹出现，宝物落入自己手中，那岂不是时来运转？

那和尚又再叫嚷。

金王天赶至门口，守卫退向两旁，乍见和尚，金王天眉头不禁皱了皱。

“辣心和尚？！”

果然棘手，一大早，上门的即是七毒虫之一的难缠人物。

辣心和尚乃少林叛徒，私自盗走达摩真经，历经二十余年，少林派仍然无法将他缉捕归案，可想而知，他武功之高，恐怕连少林现任掌门海印大师也要落于下风。

辣心和尚名号被呼出，登时狂妄大笑：“数年未出江湖，竟还有人认得洒家，算你识货，来来来，快把不死丹交出，也好让洒家早日练得达摩神功，到时记你一笔，不再找金玉楼麻烦。”

他虽窃得达摩真经，但此经博大精深，奥妙难懂，他又心术不正，一直无法练至三花聚顶的境界，不得不借助外力，这不死丹正可帮他一个大忙。

金王天拱手为礼：“大师误会了，在下并无不死丹。”

“你胡说，天下第一当岂会骗人？快快交出来，否则洒家不客气了。”

辣心和尚张牙舞爪，霸道已极。

金王超自是看不惯，斥道：“我爹说没有就是没有，你没听见？”

话未说完，辣心和尚怒喝一声“找死”，身如弹丸射出，双掌直往金王超捣去，十数年前他功力已了得，十数年后更不在话下。

只这么一闪身，金王超眼前一花，一股气流逼得他胸口发闷，想抽剑迎敌已是不及，吓得两眼发直。

幸好金王天早知辣心和尚个性，一言不合即出手取人性命，故而博得“辣心”两字，见他出手，自己也拦了过去。

“大师手下留情！”

金王天近年来能领袖北武林，自也非泛泛之辈，尤其最近闭关修习天王七式，功力更进步不少，这一阻拦，速度竟也不慢，一掌架向辣心和尚，硬把他架开，救回金王天，尽管如此，他右手为之疼麻，不得不佩服和尚功力深厚。

和尚一招被封，不怒反笑：“洒家十数年已未曾打得过瘾，今儿就陪你玩两招。”

显然他方才未尽全力，此时扑向金王天，摔碑手大张声势，每掌打出，就如闷雷劈石，叭叭有声，震得门墙晃动不已。

金王天也未甘示弱，招式尽出，两人交缠，有若两道电光，东闪西掠，或搅成一团，或迎头猛撞，根本看不清身形。

匆匆十数招已过，辣心和尚眼看拿他不下，谑耍之心已失，不由大吼，双掌再吐，暴涨两倍大，达摩神功提至极限，引来狂流旋飞，压山般猛往金王天落去，存心压垮他。

金王天心知此招厉害，但也自持武功不弱，仍自出掌反击。岂知一交手，那劲流即浑强无比，劈震下来，震得他双手生疼，足下石阶连崩两阶，他暗道不妙，立足不稳，往后晃退。

辣心和尚狂笑：“这是你自找的！”暴探右手，直取金王天胸口，若被击中，非得溅血重伤不可。

情势危急，金家弟子哪敢怠慢，刀剑齐出，直截拦去，尤其金鹰，吞月刀本为刀和柄分开，此时他早接上，变成小扫刀，情危之下他连人带刀扑来，正好砍向辣心和尚腕脉，辣心和尚若不收手，纵能击伤金王天，也得赔上一只手，他狂吼，手腕一转翻，扣住刀身，猛一用力，叭然一响，金刚刀身竟然被震碎，连同金鹰也被震得倒栽阶下。

此时金玉仙利剑已拦刺和尚前脊，她得自峨眉凡苦师太真传，太清剑法又是不俗。江湖人人皆知，金玉楼除了金王天之外，金夫人武功亦是了得，猛击之下，辣心和尚不得不回身自救，封退那凌厉的剑势。

金王天得以险里脱身，更不敢大意，立即又迎上去，如此夫妻俩联手，辣心和尚已处下风，再加上金鹰、金不二、金玉人、金王超，所谓猛虎难对猴群，辣心和尚已讨不了好。

猛然大喝，辣心和尚逼退金王天，趁势跳掠金龙头顶，喝声道：“有胆等洒家回来！”

说完倒栽地面，纵身退去。

他一走，金家上下才嘘气，直呼要命，如若多来一名像此绝顶高手，恐怕今天非得有人挂彩，甚至躺下不可。

金王天定定心神，瞧向家人，庆幸未出意外，再往人群瞧去，人潮摇摇晃晃，交头接耳，却未再有人敢越雷池一步，心知把辣心和尚击退，那些人自视功力不够，不敢贸然再犯。

“派七剑阵守候。”

一声令下，金不二立即把旁边掠阵的七名剑手调来守门。金王天已领着众人回返屋内。

在大厅上，众人仍是满怀心事，辣心和尚的武功已将众人震住——至少，他们知道事情并没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

尤其是金王超，一招不出即被吓呆，平日狂妄，现也收敛不语，私底下却也决心要报此仇。

沉默一阵，金玉人眼看父亲似无计可行，说道：“爹，事已至此，不如另找帮手，那些人是不得宝物，不死心的。”

金王天叹声：“真是祸不单行，时下紧急，一时也调不回高手。”

金不二道：“少林派离此不及百里，不如出帖邀人，毕竟辣心和尚是少

林叛徒。”

金王天道：“话是不错，但若出帖，未免弱了金玉楼名声“这是难题……”为顾及面子，金不二也未敢再提。

金鹰欲言又止，毕竟他所提意见，父亲总是不热衷，眼角转向金玉人。

金玉人会意，说道：“爹，不如把第一当请来，反正消息是他放出，自该由他收拾，何况，不管事情如何，总得找他算这笔帐。”

金王超恨道：“帐是一定要算，非得拆他摊子不可！”

金王天瞄他一眼，王超把话吞回，不敢再出声。

“是请他来帮忙，还是算帐？”

经过辣心和尚一闹，金王天已觉得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解决，是以对于找君小心，可能泄出不死丹一事，已不再那么刻意回避——眼前事先解决再说。

金玉人想起君小心，不觉想气也想笑，自他出现，金玉楼未再平静过，然而自己却不怎么恨他，反而觉得他行事古怪，还带着那么点玩味的意味。

“当然是两者一起来，先找他算帐，然后再找他帮忙，反正他说‘无所不当’，收钱办事，在不能砸招牌之下，他非来不可。”

金玉仙道：“还是先请他帮忙，至于他为何传出消息，楼主不如私底下问他即可。”

毕竟她仍以为天下第一当是失踪武林二十年那位，对他仍存一分敬意，未敢私自得罪。

她平常不多言，从不干涉楼中事，但每一出言，金王天总是不忍拂逆她的意见。

“看来只有再请他来一趟，唉！希望事情别愈闹愈大才好。”

“爹，我去请！”金王超跃跃欲试。

金玉人却识破他心思，冷道：“你只想教训人家，拆了人家摊子，现在不容你胡来。”

金王超叫道：“事情是他惹出来的，难道还要向他磕头不成？”

金玉仙轻叱道：“超儿不得胡言，何时学来如此毛躁？”

金王超登时闭嘴，他娘要是下罚，可比父亲厉害数倍。

金王天冷道：“你还是担当不了大任，叫爹如何能放心把事情交予你办？”

“孩儿下次改进……”

金王天转向女儿：“就由你去请他。”

“女儿现在就去。”

金玉人拜别父母，很快退出大厅，走向休刀坪。

为今之计也只有等第一当前来再说，金王天除了下令严加防守，也遣散家人及金不二，独自一人沉思，想着该如何应付接下来的局面。

金玉人赶往洛河畔的休刀坪，还只是朝阳东升不及七尺，君小心哪有可能如此早开张，她也不急，慢慢浏览这奇怪的地方。

此地有若小城镇般热闹，居中却留下十数丈宽的道路，没有墙，没有藩篱，却把此镇隔成两半，各自为政，互不相干，由于时日过久，街道都已长起杂草，却不高，因为两边仍须互探消息，草长高了，有碍视线，所以它长不高。

街道正中央，铺有平石板，大小约十丈见方，这是七巧轩和金玉楼谈判

的地方，君小心的当铺就开在这里，那面招牌布幡半倚桌角，随风轻拂，显出一股闲情逸致。

休刀坪共有两处，一是在此，靠洛阳，一在苏州，情况完全相同——为谈判方便所设。

此时却未如以往各不相干，而是两边人马刀剑尽出，排列街道两旁，如临大敌。

原是七巧轩也接到命令——第一当捣毁女王轩。另一道命令却不准他们轻举妄动。

今晨又闻辣心和尚硬闯金玉楼，双方人马但觉有股山雨欲来之势，故而早已严加戒备。

两军面对面，却不言不笑，看来有些突兀。

已日上三竿，金玉人等了两个时辰，仍未见君小心到来，开始毛躁。

“他会不会开溜？来个一走了之？”

想及君小心行事乖怪，她也没把握他会来了，不禁等得心慌，手足无措地徘徊平板石区。

又过了一个时辰，快近中午。

君小心和公孙炮方自姗姗来迟。

金玉人本是满心毛躁，计划两人若前来，非得好好教训不可。然而乍见人来，竟然惊喜为笑，叫声：“你们来了！”赶忙欣喜奔前，早已忘了一切辛劳和教训之事。

然而飞奔数步，猝然顿足，她忽而发现自己失态，既非亲，又非情，她怎会如此兴奋？嫩脸不禁布满红云，暗自瞄向两旁，他们的目光正被君小心现身所吸引，并未见着自己失态，暗呼庆幸，当下赶忙收回心神，恢复冷静，默然等人前来。

君小心和公孙炮原是昨夜太累，是以睡的迟些，谁知方一前来，已见着街道两旁列满人潮，以为是欢迎两人，登时大乐。

“没想到刚开张，即那么受欢迎，真是时来运转！”

当下两人边招手，边往摊位行来。

然而公孙炮却发现这些人目光含怒，并非那么回事。

“小心眼的，他们好像不是在欢迎我们……”

他想这么多人立在两旁，要是一拥而上，挤也会把两人挤扁。

然而君小心胆大包天，大言道：“怕什么？若能让敌人欢迎，岂不更光彩？何况还有美人等候欢迎。”

公孙炮已发现身着淡青劲装的金玉人，心想有了头儿，那些喽罗该不会贸然出手，心头稍安，也学着小心大摇大摆地晃去。

及近金玉人不及两丈。

金玉人猝然发掌，一掌打得木桌碎烂，她故意弄的巨响，已把两人震呆。

金玉人暗自好笑，表情却冷冰冰：“办的好事，也敢前来？”

君小心一脸焦急：“不好了，你怎能出此毒手？！”赶忙冲向木桌，捡拾碎片，拼拼凑凑，愈拼愈急：“木桌坏了，生意如何做？”

金玉人好气又好笑，自己在此，他却只关心木桌被砸，无法接生意？当下抓起悬挂幡布竹竿，一股子往君小心臀部打去，叱道：“死到临头，还想做生意？”说到后来，眼角快笑出眼泪。

君小心一时不察，被扫了一记，差点栽斤斗，唉呀一声，抓着臀部，清

醒不少，复见竹竿，赶忙伸手抓去。

“你毁了桌子，还想毁招牌，是何用心？”

一手把旗竿抢过来。

金玉人并未留难——事实上已窃笑得难以自制，好不容易恢复定力，冷叱：“惹了金玉楼，你还敢在此做生意？”

“谁惹了你们？赔我桌子！”君小心强行索赔。

“你还敢狡赖？洛阳城的条子，不是你传出来的？”

“是又如何？你爹手上分明持有不死丹。”

“你胡说！”

“我胡说？呵呵！那天下再也没有人说实话了。”

金玉人嗔叱，一掌劈出，君小心赶忙逃开，直说她呆头呆脑，被蒙在鼓里仍不自知，金玉人自不甘心，追逼更急。

“住手，你是来找我打架，还是谈生意的？”

君小心大声喝停，那声音又尖又锐，震得金玉人愣在当场。

君小心对于自己的喝声甚为满意，呵呵笑起，摸摸喉咙，说道：“要谈生意，先得赔我桌子。”

金玉人心神甫定，但觉耳根生疼，这得具有深厚内力才能发出如此震声，然而上次在赌坊抓他，他武功并未如想象中高，难道他有所隐瞒？

然而她却不懂得君小心的嗓子，天生就比别人浑锐，以前也曾在沁阳城里震慑飞天蝴蝶，功用自是非凡。

她定过神来，冷道：“你敢放谣言，还谈什么生意？”

“谁说放谣言，你爹明明有不死丹！”君小心眼神一闪：“如果我证实所言非假，你又如何？呵呵！你不觉得这更严重么？”

金玉人心神一凛：“不管怎样，今天你是走不了。”

“我又没说要走，你还没赔我桌子。”

金玉人冷哼：“不赔又待如何？”

君小心手中竹竿猛点地面，哧哧笑道：“别假啦！金玉楼的事，除了我谁也办不了，你还是乖乖去搬张桌子来，否则事情闹大了，对你们只有坏处。”

金玉人咬咬牙，一时也没办法。

“算你狠，说，除了桌子，还要多少代价？”

她决定等此事办完之后，再找他算帐。

君小心瞄眼道：“我又没答应要接这笔生意。”

金玉人冷笑：“天下第一当不失信，你想耍赖？”

君小心眉头一皱，喃喃自语：“这倒是问题，如果你要我杀了自己，那岂不是天大笑话？该改成，高兴即当，并非无所不当才对。”频频点头：“难怪第一当会躲的如此神秘，原来也有这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金玉人闻言，深怕他说变即变卦，立即道：“你失信，只要我把消息传出，今后恐怕很少有人会来找你谈生意了。”

君小心邪眼瞄着她，笑的更邪，瞧得她浑身不自在。

“生意是我在做，你岂知会没人上门？不过你放心，在还没向天下宣布——高兴才接之前，我还是很重信用，所以你的生意我还是接了，不过最后一次‘不高兴’的生意。”

“谅你也不敢不接。说，要多少银子？”

君小心叹息：“你怎能以钱来衡量第一当？有时候他接生意是不收银子

的。”

“那你想如何？”

君小心瞄着她，哧哧邪笑，瞧得金玉人不自在。

“这样好了，你就陪公孙炮游一趟江南如何？”

这条件倒使金玉人十分吃惊，灵目往公孙炮瞧去。公孙炮早急慌了：“小心眼，你别乱来，我都七老八十，不来这一套，你另想别的。”

未喝酒，脸也红了。

君小心觉得有趣，促狭地道：“就是因为你老都老了，还没尝过这一遭，我是替你着想，免得你死而有憾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，说不定还未成行就窘死了。”

“你是说你，还是说她？”

“当然是我。”

公孙炮低头窘笑，未敢再瞧金玉人一眼。

金玉人也不好受，纵使自己落落大方，然而站在此，让人品头论足，仍掩不了少女的娇羞。

她叱道：“你有完没完？我跟你说真的。”

“我也是说真的！”君小心再次瞄向她，左瞧右瞧：“看你唇红齿白、瓜子脸、黑秀发、大眼睛、长睫毛，眨眨地，尽是勾人心魂，妙身材，该凸的凸，该凹的凹，虽然有点男人婆，却还算漂亮啦！好吧！不陪公孙炮，就陪我哥哥吧！呵呵！我哥哥可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保证你不吃亏。”

金玉人更窘，想斥责，却又被吸引：“你还有哥哥？”

“当然有，你见到他，恐怕从此神魂颠倒，茶饭不思。”

“他人在哪儿？”

君小心瞄眼弄笑：“急什么？你还没答应，我哥哥岂是随便女人能看的？”

金玉人一时好奇，却失态，嫩脸泛红，终究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

她答应，并非男女之事，而是好奇，君小心已够让人伤脑筋，那他哥哥又会是如何一个人？

她答应得如此爽快，君小心反而觉得失趣，有些后悔：“不知这条件是对还是错？要是你从此迷上我哥哥，麻烦岂不大了？”

金玉人冷叱：“少臭美，陪他可以，不过只能七天，因为游江南，可半月、可三月，我可不想被扣得死死。”

有了期限，她可算日子过，否则拖拖拉拉，她不愿吃大亏。

如此一说，君小心反而松了一口气：“七天就七天，免得你缠个没完，就此说定。”

“那可以走了吧？”

“还早，别忘了还有一张桌子。”

金玉人见他始终未放弃桌子，瞪眼道：“你最好把事办妥，否则这里会挖个洞，把你、连同桌子埋了！”

她还是叫金玉楼弟子扛来桌子，待君小心把竹竿插回地面，固定妥善之后，三人这才往金玉楼行去。

赶回金玉楼，已过午时，君小心叫嚷肚子饿，金玉人只好叫来餐食让两人果腹，随后引往父亲住处。

绕着回廊、庭园，君小心这才发现金玉楼果真不小，询问之下，方知有

三殿七宫十二楼，各具特色。

及至金王天密室——太虚楼底层，金王天早已等得心慌，还好自辣心和尚走后，另有几次骚扰，分去他不少时间，否则将会发晕。

里头不只是他，夫人金玉仙也过来相陪，她觉得丈夫神态反常，并未像以前那么沉稳，想是另有原因，也就寸步不离，金王天又不忍赶她，说了几次，她并未走，也就留她了。

乍见君小心和公孙炮进门，金王天已从练功床起身，冷道：“少侠开的玩笑未免太大了吧？”

君小心哧哧笑道：“我没开玩笑，是实话实说。”

“可是事实并非如此，老夫哪来不死丹？”

君小心贼笑着：“楼主请我来，是解决问题，还是向我诉苦，那我走啦！你旁边的观音菩萨就行了。”

说完调头即走，公孙炮早被金玉楼气势所慑，战战兢兢，见着他将离去，赶忙快步跟上。

“站住！”全玉人拦向大门：“条件谈妥，你还想赖？”

君小心摊摊手：“没办法，你爹不说实话，我很难办事。”

“不管我爹有无不死丹，你都得负责。”

“你这是强迫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金玉人摆出架势，必要时将出手，她必需如此，否则父亲将十分为难。

君小心瞄她几眼，不怒反笑：“好一个强逼，好吧！为了事情顺利进行，只好‘实话实说’了。”

当下马步一蹲，转向金王天，两眼直瞪，显然想用脑力摄住金王天，要他说实话，如此可以省去他不少工夫。

金王天及夫人和金玉人，自不能了解“实话实说”的用意，不明君小心为何摆出姿势，一脸疑惑，反而是公孙炮见状，吓出冷汗，赶忙闪至一边，直念阿弥陀佛，免得被摄去。

金王天见及公孙炮躲闪，感觉出君小心必有奇招，不禁更加小心，两眼直瞪，以防有变。

他哪知瞪直两眼，更帮助了小心脑力的接应。

只一对眼，金王天发现他目光犀利，似有股力量袭来，他是想起了摄心术之类的邪术，但那些都得借药物、接触或声音，方能达到效果，岂会一瞪眼即着了道儿？

他更加小心戒备，然而毛病就出于他过分自信，再瞪第二眼时，猝然间，脑袋一片旋飞，映出儿时情境，露出纯真笑容。

金玉仙乍见丈夫反常，已知有变，再见君小心双目死盯不放，猝有感觉：“你用邪术？！”

出手即想阻拦。

岂知君小心脑力震波增加许多，猛扫向她，使她脑袋一阵抽白，差点栽往地面。

金玉人见状赶忙冲前，扶向母亲。

“速战速决，省得有变！”

君小心猛然运动劲迫向金王天，以让他说实话。

金王天无法控制自己，终于说出：“不死丹在血麒麟肚子里……………”

此时金玉仙已醒来，两人正想扑拦，却听及此话，不禁愣在当场。

君小心则已收功，得意弄笑，瞧着两人。

“听见了吧？不死丹确实在他手中。”

金玉人母女一时也未清醒——不敢相信地怔愣着。

反倒是金王天已醒过神来，他已忘记方才所言，只记得君小心似用了邪术，想迷惑自己，时下发现自己完好如初，暗自庆幸，冷声道：“你敢用邪术？”

“邪术也罢，总比你说谎好，你现在该担心的是如何向你老婆和女儿解释。”

金王天满头雾水，瞧向夫人及女儿，两人也醒来，以一种困窘的眼神瞧着金王天，这是想替他隐瞒，却又隐瞒不了的眼神。

金王天心头一颤：“你们知道了？”

君小心怕两人不敢说出，接口道：“在血麒麟里头。”

金玉仙默然点头。

金王天怔愣着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君小心说道：“没什么好尴尬的，也没什么好神秘的，反正这事早已传出武林，迟早还是要露底的。”

金王天终于轻叹：“这事我一直没说，实在是不愿替你们带来麻烦。”

金玉仙甚能了解他心境，含笑道：“你别多心，这事本该如此。”

金玉人也表现如此的态度，然而自从发生血麒麟窃案以后，她已发现父亲瞒过自己两次，她似乎觉得父亲仍有许多事情瞒她，但为人子女，又能如何？

金王天投以感激的眼神，随后瞪向君小心，冷道：“你会使邪术？”

君小心得意道：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是何邪术，老夫为何不曾见过？”

“邪术自是秘密，不能说，你该先担心那不死丹，对我的邪术，以后再了解也不迟。”

金王天实是被他怪术所震慑，失态不少，自己糊里糊涂即被摄心，以一个绝顶高手来说，实是不可思议，然而他又找不出任何破绽，要说有，也只是君小心眼神怪异，如此而已，难道那眼神即能摄心或摄脑？

他不愿相信。

看来这问题只有等以后再慢慢探询了。

定过神，他冷道：“你早已利用那方法得知我手中有不死丹？”

君小心本是如此窃得，然而他却不想承认，免得金王天猜忌更重，两眼一瞄，轻轻邪笑：“别那么多心，我是讨回血麒麟时才发现的。”

金王天暗呼侥幸，否则要是心中秘密全被知道，那该如何是好？

“你既知我手中有不死丹，为何还甘心送回？”

“讲信用嘛！呵呵！我做生意最讲究信用了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为何又向江湖透露？”

“很简单，我在打知名度。”

“你确定我会找你？”

“我不是来了？”

君小心回答简捷有力，听在金王天和夫人、玉人耳中，却有一股慑人的压力涌向心头——自己似乎是棋子，让他摆着玩。

金王天问：“你来了，又如何解决？”

君小心反问：“你想保有不死丹？”

“有一点儿。”

“却不可能。”

这话金王天了解，只要宝物在手，那些亡命之徒恐怕不会如此善罢甘休。

金玉人急道：“要你来办事，你难道办不了？”

君小心笑的甚邪：“你说过要请我来保护不死丹安全？呵呵！若真如此，除非你当我的嫂子才行，游七天怎够呢？”

金玉人一时语拙，嫩脸飞红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她想也没想过父亲手中真的会有不死丹，自不能要他保护了，若想再要求，他的条件竟让人如此脸红。

金玉仙虽不清楚女儿以何条件请得这怪异小孩，她却信得过女儿，反倒是丈夫这棘手事让她感到头痛，急急问：“少侠难道没有方法保住不死丹？”

“有，很简单，现在吃了它，不就谁也抢不走？”

这答案反把金玉仙母女引向金王天，询问的眼光问他为何不如此做？

金王天叹息道：“这不死丹本要用来练就天王七式时服用，现在未达另一阶段，服下它，效果并不好。”

看来这方法也行不通，金玉仙母女眉头又皱起来。

君小心促狭道：“你就吃下吧！能练多少算多少，岂不什么问题也没了？”

金王天默然不语。

在旁的公孙炮倾耳细声在小心耳边说道：“那也未必行得通，有的恶煞，不见丹，喝血也好……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有谁能喝得了金楼主的血？你别开玩笑好不好？”

公孙炮闻言傻笑两声，直甩着头：“说的也是，白担心了。”

喝血抽丹之事，也不是不曾听过，听在金家三人耳里，总有点火上肉，被人宰割的感觉。

金玉人道：“你不会说，不死丹之事是假的？那是谣言？”

君小心毕敬地行个礼：“对不起，金大小姐，第一当一向守信，重言诺，你怎可教我说谎呢？这对我的良心是很大的打击。”

看他正经八百，金玉人好气又好笑，嗔道：“你有良心，也不会害得我爹如此。”

“我不是害他，是救他。”

“救你的头，你明明在害他。”

君小心无奈：“好吧！你说我不是救他，我良心大受打击，只好告退了。”

说着，谦恭有礼地躬身为礼，说声抱歉，当真愧疚有加地沉重退去。

金玉人见着如此又愣住了，现在留下他，不就是要他去害父亲？

金玉仙见状，立即追向小心，急道：“少侠留步，小女无心，请别见怪。”

君小心长吁短叹：“好人难做，我现在也分不清，我是在害人，还是在救人？”

金玉仙道：“还请少侠多多帮忙。”

“你们不怕我陷害？”

“少侠言重了，请你来，自是希望你能帮忙。”

金玉人冷道：“害都害了，还怕你再害一次不成？”

君小心呵呵笑起：“好吧！既然你们不怕死，那我就乱‘害’一场啦！”

金玉人瞄眼：“最好害得死，否则你会很难过。”

“我尽力就是……”君小心笑的更促狭，随后他转正话题：“对于保有不死丹一事，我可没那份能耐，至于如何解决你们全家的的问题，倒是比较容易。当然，要你们平白让出不死丹，你们一定不肯，然而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要嘛！现在就服下它，否则只好来个公平竞争，谁功夫高，谁就能得到它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金王天道：“若真如此，最后得到它的人，处境还不是跟我现在一样，随时另有其他亡命徒来夺取？”

“话是不错，但那时，来的也是少数，不过那时他要对付的可就是天下第一当了。”君小心自得地说道：“简单地说，如果是在第一当眼前见证，若楼主再夺回来，我就得保护丹药，直到你服下它为止。”

金玉仙追问：“你当真是天下第一当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，反正似是而非，他是二十年前的第一当，我是二十年后的第一当，互不冲突，只要你们信得过我的能力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”

对于君小心方才所使脑力摄脑一事，金家三人对他有股莫测高深的感觉，心想这小孩若非是第一当传人，也该和他有所渊源。

金王天沉吟半晌，终于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，用公平竞争的方法。”

君小心拍手叫好：“楼主果然睿智，灵丹妙药虽珍贵非常，却也是身外之物，能得则得，否则为了它，弄得家破人亡，何苦呢？我觉得不死丹就比你女儿差了一大截，你认为呢？”

金天王终于有了笑容，搂向女儿肩头，爱意深情：“任何东西也换不得我掌上明珠，还有夫人你。”

含情地望着玉仙、女儿，涌现无尽亲情。

夫人含泪轻笑，许多年来，她仍觉得自己未嫁错人。

金玉人深情地叫声爹，埋在他怀里，无限满足与幸福涌向心头。

这些瞧在君小心眼里，他不禁皱起眉头，有些酸酸的感觉：“真幸福，我想要，还要不到哩！还好我有个哥哥，还有爷爷，否则就是孤儿啦！”

自他懂事以来，爷爷即未说出父母的事，问哥哥，他则说爹娘已死，反正是伤心事，他未曾再问，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，现在被勾起，他当然发酸了。

沉默一阵，金玉人这才警觉另有人在场，赶忙挣出父亲的胸怀，吸口清凉气，掩饰羞态。

金王天想通道理，已冷静从容多了。

“不知少侠如何安排比武竞宝之事？”

“就在飞神峰吧！那里地险，要上去，还得费一番工夫，而且又不远，不必赶的太累，时间就订在三天后午时，如何？”

金王天立即答应，反正有第一当安排，他自省事多了。

事已说定，君小心和公孙炮马上告辞。

消息为之传开，武林又是一阵骚动，志在宝物者，早已连夜赶路，希望能准时赴会，以夺得宝物。

金王天只将拥有不死丹之事告诉金不二，并祈望他见谅。金不二和他情同手足，又岂会怪罪？当下直道如此保密方为妥当，金王天为之感激。

随后两人商讨对策，金王天强调能索回灵丹则索回，即使失去亦无关系，人员安全为重，讨论结果，决定留下莽撞的王超和金鹰，免得两人出事，亦可防止他俩追问不死丹之事。

第八章 智戏群雄

匆匆三日已过。

一大早，飞神峰上已聚集不少各路英雄。

此峰险而不高，宛若一把倒插短剑，然因耸立在小峰丘陵之间，看起来和一般插天高峰并无两样，尽是如此，却充满断崖、深涧，没有几下功夫，自不能上去。尤其平原高处，每有飞云、浓雾，必先罩住它，当飞云来时，宛若神仙驾驭，因而得名。

峰顶有一地呈梅花形平台，大小约十数丈，三面向崖，一面通路，十分险恶，会场则设在这梅花崖上。

少林离此最近，也最早赶来，由海印掌门亲率门下五大高手，分别是罗汉堂主海天、般若堂主海空、戒律堂主海深、执法长老海悲，以及海印师弟海弃长老，另有十八罗汉则守在山脚下，显然他们是针对叛徒辣心和尚而来。

有了这位宗师一站，自认身分较低的已退至一旁，而自命不俗者，却又喜欢独立一席，无形中，已形成四五个据点，人虽不少，却十分沉静。

不久，武当掌门春阳真人和手下四大高手也赶来。少林、武当素来友好，春阳真人向海印寒暄几句，亦默默立于少林派左侧，海印则让退一步，以表示尊重武当派。

紧接着，华山派、终南、丐帮，甚至江南慕容世家也派人前来参加盛会。

他们各自宜声招呼，忽而群众一阵骚动，各派全往来路瞧去，只见七道光芒，宛若彩虹般掠飞而来，原是七巧轩七位当家的也赶来此。

只见她们个个美若天仙，各有风韵气质，不知羡煞多少英雄好汉，她们衣着颜色就如彩虹，由小而大，分别为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靛、紫。巧精灵最小，约十三四岁，巧凤凰最大，约三十上下，居中者各差两岁，是姐，是妹，分得清清楚楚。

只要七人一致现身，她们皆是如此装束，不但惹眼，而且惹人。

近年来，七巧轩早已名闻天下，任谁也设想到会是这些年轻貌美的女子所闯出来的名堂，不禁对她们多瞧几眼。

然而七位美人却表情如一，冷若冰霜，甚至连平常骄纵惯的巧精灵，此时也正经八百，原是大姊规定，正式场合，七位姊妹代表着七巧轩名誉，不得随便。

不过仍能看出巧精灵目光不断搜动，甚想找出君小心这小贼，狠狠教训他一顿。

又过半个时辰，金王天和夫人、金不二、金玉人亦赶来。金王天发现君小心仍未到来，不禁有些紧张，毕竟灵丹在自己身上，要是临时有人动手，这竟会将难以进行了。

还好，他见着众人只瞧不动，心头定了不少，这才仔细往人群瞧去，见着认识者，一一打招呼，最后目光落于七巧轩众女子身上，对敌甚久，这还第一次同时见着七人，她们竟然如此年轻？

他终于觉得几年前下的停战协定是正确的——毕竟对方是女流之辈，胜之不武，败则难堪，不过他却觉得这些女子能在江湖闯出一席之地，实是不简单。

他礼貌地向巧凤凰拱手为礼，巧凤凰也落落大方地回礼，双方又自静默下来。

此时虽九时已过，然而天空却罩着不少乌云，阳光只能从云片缝隙中隐隐透出，还好云层不厚，否则将有暴风雨来临。

等久了，群众有人耐不住，开始窃窃私语，不时往山下及金王天瞧去，揣测这是否又是另一骗局？

还好，此时回路已传来喘息声，张目望去，公孙炮和君小心汗流满面，扛着大包袱和那长竹竿大招牌，气喘如牛地跨步上崖。

方跨上崖，君小心已跌坐于地，怨声道：“妈的，别的地方不选，选在此？一块招牌又长又重，差点儿把老命给累死。”

原来君小心为了在天下武林人士面前风光露脸，特别请人镶制了一张软绸挂金招牌，足足用了五十斤黄金，这也罢了，难在它的长度有三人高，又不能折，再加上那数丈长竹竿，只好两人扛着上山，而公孙炮武功又不高，爬这险峻山峰，可谓险象环生，不摔死已算庆幸，哪还能逍遥上山？

他俩一出现，群众已指指点点，不少人暗自窃笑，这哪是抢宝盛会？倒有些像是在玩家家酒。

喘了几口气，君小心已发现崖面早已挤满人，只好窘然一笑道：“你们来得真早……呵呵……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……吃饱了没有？……我也不迟嘛！请等一下……”

他不好意思，赶忙将旗帜抓向凸向悬崖的最末端——正好是群众包围的中心点，猛将旗竿往地面插去，旗竿竖的笔直，挂金招牌刷地打下，五个斗大金字“天下第一当”亮在眼前，慑住不少人，尤其那“当”字又加大两倍，更是醒目。

本以为好戏即将开锣，君小心仍有名堂，向群众亲切地笑着，爱意有加地招招手：“请等一下，马上好……”

说着和公孙炮双双抓着包袱，往左侧几株古松行去，还不停抓解着腰带。这会是在搞啥？

有人似已联想这两人可能憋得过久，想去撒泡尿。

这成何体统？在天下武林顶尖高手眼前撒尿？

一些女流已微微泛起红晕。

巧精灵又好气又好笑，暗骂这恶小鬼，毛病真多，却又如此会整人。

金玉人则淡淡窃笑，毕竟她吃过小心不少亏，对于他在任何地方做出任何无法想象的事情，早已司空见惯了。

一些掌门则皱起眉头，碰上这种事，还是第一遭。

然而撒尿，为何要两人？

更让群众感到无法想象和理喻的是——在松干后面，隐隐约约瞧得出，他俩正在宽衣解带，还有水声，水花不停溅出。

这像什么话？

当众宽衣洗澡？

那些人不只是皱眉，已然哭笑不得，有的忍不住，已逼出笑泪，肚肠直抽。几名女子干脆掩起脸眸，虽是非礼勿视，却再也在掩饰不住难以忍受的笑意。

君小心还不时探头瞧向群众，报以亲切的笑容。

“等等，马上好。”

这句“马上好”又惹来不少笑意，并非话好笑，而是猜不透天底下怎会有这种人？

——扛着水缸爬向尖峰，在众人面前洗澡？还表现得如此亲切？！

君小心扛的未必是水缸，而是羊皮水囊，水量不少，足够两人洗身，难怪两人会累个半死。

公孙炮则窘红着脸，蹲的隐秘，要是被瞧着了，那多尴尬？君小心还没关系，他是小孩，自己却是堂堂中年，还做出这伤人脑筋的困窘事？他自己也不了解，为何会跟小心做出这种事？

原来君小心认为天下第一当复出江湖，是件大事，总得风风光光出现在众人眼前，他想及扛着招牌上山，必定汗流浹背，衣衫尽脏，遂决定订制新衣，再扛来水囊，待登上此崖，再宽衣洗去汗水，穿上新衣，自能风光，至于这行径是否发糗，他反而不觉得——总比满头大汗来得好。

事实上，两人也非脱个精光，还穿内裤，待洗净后，再封袍换下，如此自能免于全裸。

然而隔着松干，谁又想得了那么多？

幸好两人所用时间不长，有些正直人士想发作，两人则已清爽含笑地走出。

一老一少身着黄金袍，宛若员外郎，前身、背面全绣上“天下第一当”五个红金字，印在黄袍上，十分显眼，公孙炮戴着幡帽，似顶着一栋小房屋，倒有几分富贵相。君小心则扎了束云巾，通常男士得加冠才扎，临时找不到男的，他只好请教女的，扎出来竟然像侍奉千金小姐的女丫鬟，还挂了刘海，实是有点儿不伦不类。

尤其其他笑起来，那两颗小虎牙隐隐现现，更讨人喜爱，七巧轩女子不禁瞧怔了眼，若他来当女人，不知要多出色？

金玉人见他如此俊俏，已然想起他哥哥会是如何模样？心头不禁小鹿乱撞。

“抱歉啦！让各位久等了，可是天下第一当是不能邈邈见人的，请见谅。”

君小心一边走前，一边拱手，倒也态度从容。

少林海印掌门施个佛号，说道：“少侠真是第一当传人？”

君小心呵呵轻笑：“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第一当办的事，完全一样。”

他不说，反而增加几分神秘感，让众人猜忌。

也许第一当威名远播，一时也没人敢出手试探。

君小心走回旗竿下，含笑拱手：“各位能来，真是幸运，不但瞧见了第一当真面目，还能得到宝，兴不兴奋啊？”

那“兴奋”两字，说的就如母亲逗小孩般亲切而捉弄，瞧得众人哭笑不得。

不等众人开口，君小心又说：“我知道，大家都很兴奋，得到宝物更兴奋，时间宝贵，容我自行介绍第一当特性之后，咱们马上开始抢宝。”

寻瞧众人一眼，他觉得风光十足，各派掌门都得听他说教。

“以前第一当很难接生意，所以事业垮了大半，经过几年来思痛过后，决定扩大营业，就是——无所不当——请鼓掌！”

群众好像看猴戏，没人鼓掌。

君小心但觉没趣，抽抽鼻子：“真是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”从怀中拿出一颗丹丸，走向崖面，轻声道：“既然没趣，还抢什么宝？不如扔了算了！”

无奈地想往悬崖丢去。

公孙炮急道：“你想干啥？不死丹如此珍贵，扔不得！”

抢前就想拦人。

“有什么办法？没趣，还玩什么劲？”

避过公孙炮，君小心已把药丸扔出。

众人一阵尖叫：“扔不得！”已有数人冲前。

君小心喝声：“站住！”已然呵呵笑起：“对嘛！玩的才有意思，别急，丹丸挂着细丝，掉不了的。”

轻轻提高右手，一颗红丹丸已升出崖面，众人这才嘘口气，直呼好险。

这伎俩看在金玉人眼里，暗自笑骂一声“好小子”，真丹丸仍在父亲手中，他却能耍得群雄团团转。

君小心叹声又道：“可惜要是再没劲，连手抓线的力气都使不出，丹丸很容易掉下去的。”猝然大声喝吼：“对不对？”

蓦然有了回声：“对！”

不知是小心声量过大，或是群众深怕灵丹落崖，答的甚是整齐。

当然，那些掌门自恃身分，并未做答，但其他观望者就没有这份顾虑，只要宝物安全，他们并不在乎其他。

君小心笑的甚是满意，又道：“为了庆祝第一当重生，请鼓掌支持。”

群众霎时掌声大作，看在公孙炮眼里，不禁暗自叫好，也举掌猛拍。

“天下第一当是无所不当——任何东西都能当，而且信用保证，请鼓掌——”

又是一阵掌声。

忽而有好事者问：“当人呢？你收不收？”

“人？！”君小心觉得好笑，立即点头：“当然收，你过来啊！当给我做儿子，如何？”

又有好事者起哄叫好，群众传来笑声，气氛为之热络。

“当天上星星呢？有人说。”

君小心皱眉：“星星也能当？！”呵呵笑起：“收，照收，反正你能当的，我都收，否则怎能称为无所不当？”

“好！这才真叫——无所不当！”

群众一阵叫好，甘心地为鼓掌。

接下来又有人想出千奇百怪——当石头、当时间、当歌声……想得到的都说出来。君小心也一口答应，惹来群众激情的掌声，都想着哪天真要当它一当试试。

这在德高望重的前辈、掌门看来，简直就如疯子，然而见着小心如此认真，也分不清他所言是真是假，要是真的，那将会是一个什么局面？

君小心喝到后来，自己也猛拍手，不知不觉又流了汗。

公孙炮暗自提醒他，君小心有所会意，复说道：“虽是无所不当，不过要当那些有趣者，如果你当钱，要我杀人，那我岂不成了杀手？这种事我不干，所以要加一句‘爽了再当’！”

群众又是哗然，掌声直拍，他们未想及——无所不当已有了条件，而是被这有趣的典当性质给吸引，自是以爽为最重要了。

“这才叫天下第一当——”

有人吆喝、有人支持，激情更炽。

君小心和公孙炮则举手向群众答礼，享受一番英雄式的欢迎。

尽管乌云渐渐密布，群众仍十分激动。

过了半晌，君小心过足了瘾，才想到正事，忽然将红丹丸往崖中抛弃。

群雄看的清清楚楚，这次是连细线一起抛出，顿时尖叫、呼声顿竭，讷然瞪着君小心，哪还顾得起哄？

君小心轻松自在的笑着：“别急，那是假的，真的还在金王天身上。”

此时金王天已走向他。

群众神情仍紧张，毕竟不死丹过于名贵，若失去，如何是好？

金王天已拿出血麒麟，转向群众：“在下偶而获得此丹，然却带来麻烦，现交由第一当，由他做主，公平竞争，有缘有福者得之，以减少杀孽。”

他将血麒麟交予君小心，一点也不贪婪。

君小心接过血麒麟，当众拆开，拿出不死丹，复将血麒麟交还金王天，金王天则走向原位。

“看，这才是真正的不死丹！”

君小心将丹丸举高，有若半熟红卵黄，似能如水质般流动，映出淡淡红光，十分醒目，轻风吹来，淡淡清香扑鼻。

“好一颗不死之丹！”

有人赞不绝口说出，众人目光早已移不开。

君小心道：“不死之丹，功能起死回生，肉骨生肌，能解万毒，参造化神奇，服下它，保证通天地造化，功力无敌天下，甚至可以得道成仙，听说是远古血龙内丹，天下只有这么一颗，各位一定很有兴趣吧？”

说不动心，那是骗人，就连专为少林叛徒辣心和尚而来的海印掌门，见此神丹，心头亦隐隐浮动。

君小心继续说道：“要得此丹很容易，公平竞争，谁本领高，此丹即归他所有。”

话未说完，猝有声音喝来：“当然是我老人家所有了！”

话声未落，只见两道光影，一青一红，直掠君小心，来势之快，让人措手不及。

眼看神丹即将落入两人手中，有人大叫不好，想掠前拦人，却似已过慢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君小心猝然尖喝：“住手——”

那声音又尖又锐，有若魔音穿脑，震得在场众人耳根生疼，血气浮动，功力较弱者，鼻孔早已渗血。

那青红两道人影也被震住，掉落地面，幸好两人武功通玄，一个翻身，立的平稳。

来者一高一矮，高者高出常人一个头，身着青衣，年约七旬，头已秃了七分，只留后脑勺一些白毛，眼大、耳大、手更长，几乎拖向膝益，颈部挂着一颗颗大小不一的利牙，活像无常鬼；矮者如球，头圆、身圆、脚更圆，有若大皮珠黏着三个小皮珠，光头大脑，一脸娃娃相，眉如橄榄眼如豆，嘴巴尖突，鼻头却似削平般，露出两个黑孔，却笑得甚甜，似矮小的弥勒佛，颈部也挂着利牙项链。

海印大师已认出两人，惊呼道：“阴阳老毒物？！”不禁要手下小心戒备。

原来这两人正是七毒虫之一——阴阳克。

虽是毒虫之一，却是两人，老大常笑山，即矮如球者，老二常笑海则高如无常鬼，两人一生研究毒物无数，可谓武林毒祖宗，人人视如蛇蝎，已十数年未现江湖，没想到却出现在此。

常笑山被震落地面，甚为惊讶，瞧住君小心：“你用的是狮子吼？也不对，我老人家功力通玄，岂会怕你狮子吼？”

不禁摇头沉思，一副痴呆状。

君小心当然练的不是狮子吼，而是另一种玄功，那得归功于他爷爷死命活医改造了他的咽喉声带，能让他发出常人所不能发出之高音，借此喝出魔音般声调，若假以时日苦练，当能以音制人，厉害非常。

君小心并不知自己有此秘密武器，只知自己音量吓人，偶而用来喝阻他人，常能奏效，多次别人说及这是狮吼功，他也有些认同，却不了解其中差别，故而并不知此功可以练习，否则功力岂只如此而已？

君小心见着两人长相怪异，一时也用上脑力，想测知来者是谁？

公孙炮见状，赶忙躲在一旁，甚至金王天也心有余悸地退了一步，及时运功抵抗。

这小小动作，却也瞒不了明眼人，多位掌门已开始注意君小心举止，他们似乎觉得这小孩有一股常人所没有的潜在力量——说不出，却能感受得到。

常笑山、常笑海武功虽高，却全无心机，只一对眼，已被君小心摄住，傻愣愣立在那里。

巧凤凰见状，惊诧道：“摄心大法？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一些掌门前辈不禁摄起心神，未敢掉以轻心，目光已露敌意，大凡练就此法，皆为邪术，岂能容于正派人士？

幸好君小心很快测知两人来历，已有了笑容：“原来是老毒虫，真是久仰久仰。”

常笑山、笑海兄弟并不知被摄，此时恢复正常，常笑山又盯向君小心。

“你练的是什么功夫？”

“金鸡功，这声音又尖又锐，像不像杀鸡？”

君小心本是开玩笑，两兄弟却当真。

常笑山频频点头，又一脸茫然：“金鸡功？怎会没听过？”

君小心谑笑道：“现在不是听见了？”

“听见了，有点儿厉害……”

常笑山想再次瞧清君小心，目光移处，已落在他手中丹丸，这才想起正事，伸手想抓。

“拿来，老夫要它！”

他手短如香肠，伸了老半天，还差四五尺。

君小心讪笑道：“要它可以，不过得公平竞争，谁的本领最高，我就给谁。”

“当然是我的本领最高，给我。”

常笑海却拦上去道：“不对，是我本领最高。”

“胡说，是我才对！”

两兄弟开始拉扯，这也难为他们，数十年来，两人从未分高下。

君小心但觉好笑：“你们到旁边去争，分出高下再来领奖。”

两人果真闪到一边，大打出手。

他俩虽避开，然而地方并不大，仍波及附近人群。

眼看两人即将较量毒功。

金王天立即说道：“少侠当心，老毒物毒功厉害，将伤及人群。”

这么一说，君小心但觉不妥，又喝住两人：“喂！请告诉我，你们打了多久，还没分出高下？”

常笑山道：“大约三十年了吧！”

“你还要再打多久？”

“不晓得，大概快了。”

“不晓得，又怎知快了？我看你们回家打吧！分出高下再来。”

“不行，我走了，就得不到灵丹。”

常笑海突有喜色：“很快就解决，我只要服下灵丹即能胜过他，快把灵丹给我！”伸手即抢。

常笑山一掌架开他，斥道：“你吃了，那我吃什么？”

两兄弟又自夹缠不休。

君小心眼看是骗不走两人，只好喝道：“别急嘛！反正是比武，你们先击退众人，得了灵丹，回家再去抢不迟。”

兄弟俩恍然大悟，常笑海傻笑：“小兄弟你真聪明，替我们想了好方法。”

常笑山则面向众人，大声道：“谁敢来挑战？”

晃着颈部项链，他已准备用毒。

任众人贪婪，也不敢贸然和老毒物对决，性命自比任何东西重要多了。

喝了几声，没人出面，常笑山已哈哈大笑：“谅你们也不敢，这灵丹咱兄弟拿走啦！”

说着就往君小心索取。

君小心瞪向众人：“你们难道全是缩头乌龟？就这样被人说几句话即拿走灵丹？”

猝然天空一闪，雷电轰然劈出，乌云已密布。

君小心讪笑：“你们看雷公都替你们抱不平了。”

常笑山叫道：“快拿灵丹来，没看到快下雨了？”

此时巧凤凰已走出来，含笑道：“我来领教两位前辈高招。”

她长的媚中带美，慢步间，风情万种，却有一股贵族风味，不愧是七巧轩大当家。

她一出面，在场男人未免有些失色——竟落于女人之后，然而却没人赶在她前头。

君小心则鼓掌叫好：“好！英雄出美女，天下有福了。”

七巧轩女见大姊出头，已是颜上光彩，笑意频露。

常笑山、常笑海猝见女人，眉头直皱，笑海说道：“跟女人打，胜之不武。”

君小山笑道：“怕什么？现在提倡男女平等，打女人跟打男人是没有什么分别的。”

巧精灵听在耳中，暗自咬牙：“这小子，非得抽你筋不可！”

常笑山、常笑海仍不出手。

君小心催促道：“快啊！若不打，即认输，灵丹只好给她了。”

常笑山被逼急了，猝然有了幽默感，推往常笑海，笑的有些痴：“我弟弟比较风流，由他出手好了。”

忽而觉得自己十分幽默，笑的更痴呆。

这模样瞧在君小心眼里，登时愣住：“傻人多作怪？”终究暴笑出口。

这有若白痴突然会耍宝笑人呆，看在明眼人眼里，自是惊诧而会心发笑。

常笑海脑筋并未转过来，急道：“不行，我不会风流，如何能下得了手？”
君小心笑抽了肠：“这又不是洞房花烛夜，不风流，照样可以下手，快呀！别客气，她可美得很呐！”

常笑海不明小心话中有话：“这跟美不美，有何干系？”

君小心快笑出眼泪：“要是我，可就要选美喽！你是大小通吃，当然没关系了。”

群众已一阵大笑。

常笑海仍摸不着头绪。

巧凤凰已走前，凤眼瞄了君小心一眼，仍自含笑：“君兄弟，看你人小，懂的倒是不少，哪天我倒要领教你有多大能耐？”

君小心谑笑：“怎敢，俺甘拜下风，老牛吃嫩草，一定是嫩草吃亏，你还是另找老草，我领受不起。”

巧凤凰被说成老牛吃嫩草，目光微愠，却未声张，心知他嘴利，再说下去，吃亏仍是自己，这帐只好将来再一起算。

转瞧常笑山、笑海兄弟，拱手道：“不知两位谁先出手，还是两位一起上？”

常笑山讪笑着：“我二弟就行了。”

常笑海不得已，摆出架势：“是你自找，别怪老夫！”

说打就打，一掌劈向巧凤凰肩头，他手臂甚长，距离仍差两大步，却已攻及敌手面门。

巧凤凰早有防范，见着对方出手，身形一转，巧若莲花翻旋，只见其瓣，不见其身，眨眼翻失，这正是七巧轩独门莲花步法。

常笑海虽手臂超长，功力亦是高强，然而与绝顶高手对招，总显出他反应不够敏捷，老是差上一丝半寸，劈了十余掌未及人身，他不禁哇哇大叫。

常笑山有些后悔要弟弟出手，至少他身手快得多，未必落个十余掌而碰不着敌人。

叫声方落，常笑海双掌一翻，十指泛青，指甲吐长三寸，腥风四起，已使出看家本领三阴勾魂爪。这爪奇毒无比，伤身见血，立即毙命，尤其指甲能伸能缩，更能当暗器射出，十分不易对付，天下武林已不知多少人命丧这鬼爪之下。

鬼爪已现，群众不禁替巧凤凰捏把冷汗。

然而巧凤凰岂是池中物？只见她抖出腰间白丝帕，张成丝网，旋封揽捕，始终应付自如。

几招下来，鬼爪只能伤及丝帕，连人家衣衫也沾不着，他已恼羞成怒，倏然扣向胸前利牙项链，扯下一利牙，猛往巧凤凰弹去，利牙暴开，射出红水，红水化雾，从四面八方罩来，扩及三丈方圆。

有人惊叫“血阎罗”，这毒冠绝天下，沾身或吸人鼻孔，立即化成血水，根本无药可解，常笑山临时用出，可见他已起了杀机。

众人深怕波及，已退开，个个双目瞪大，替巧凤凰担心。

七巧轩六名女子急得想救人，却碍于公平比斗，出手不得，急得六人双拳紧握，背脊生汗。

巧凤凰已被红雾罩住，虽是惊心，却临危不乱，登时扫出一阵旋风，迫出一角空隙，正想钻身而出，常笑海却狂笑扑来，双掌尽吐，迫往空隙，十指猛射青芒。

巧凤凰暗呼不好，左手反弹指劲，弹下少许青芒，右手旋绢往上打去，青芒被弹，常笑山掌劲又吐来。巧凤凰登时发掌以对，砰然暴响，她借势翻高，冲向丝绸，绢沾红雾，已然腐化，却仍将红雾挡去，被她冲高的劲风扫及，方自四散。

常笑海猝见她即将脱出红雾的范围，大喝一声，狠狠欺前，一掌扫雾，想沾住对方，一掌劈劲，直捣对方头脸，劲中带青芒，连指甲也射出。

巧凤凰只得旋身，扫出强烈气流，防止浓雾近身，猝然凌空劈掌，扫去掌劲，一缩头，青芒飞发而过，她双掌猛合猛分，只见掌心泛紫气，暴打常笑海胸口。

轰然电闪，天空劈出强光，众人目光一眩。

常笑海已被巧凤凰独门绝技彩虹仙掌击中胸口，暴退数步。

巧凤凰则已旋飞落地，衣角磁磁作响，她赶忙抽出随身匕首切往衣角。

常笑山乍见弟弟落败，哪顾得公平决斗，大吼一声，猛扑巧凤凰，抓起数只利牙，满天花雨般打向她，存心要毒死她，替弟弟争回面子。

事出突然，巧凤凰一点儿准备也没有，眼看利牙射来，只好全力应付，却有力不从心之态。

巧家六姊妹见状，哪能忍得了，一声齐呼，六道彩光射起，挑打劈砸，终将利牙迫落深崖，也把常笑山给封退数步，救回大姊。

常笑山、常笑海兄弟落败，自是恼怒不堪，抓下颈部项链，决心大打出手，不只是七巧轩，在场众人早已凝功待阵，情势一触即发。

君小心眼看那毒物厉害无比，要是全部射出，死伤恐怕难以想象，立即尖声喝住：“住手——”

声音虽震住两兄弟，但声音一落，两兄弟醒来，又自扑前。

君小心喝吼两声，见效果不佳，又运起脑波，力冲两人，这一接触，常笑山、常笑海方自定住。

君小心满意地一笑：“过来，转过来……”

他突然发现，自己功力又精进一层，不必瞪眼睛也能控制他人脑波。

话虽不错，却也没进步如此神速，该归功于常笑山、常笑海两兄弟脑袋有些痴呆，较易控制罢了。

两兄弟乖乖转身，当真被催了眠、摄了心。

“过来，过来，站在一边……”

众人惊诧不已，瞧的不再是两兄弟，而是君小心。他竟然能在别人打斗，完全动态之际摄入心脑血管，这恐怕是天下第一遭，设若自己也被他对上，岂不也和常笑山两兄弟一样，任由他摆布了？

这未免太可怕了。

武当春阳真人惊喝道：“妖术，他有妖术！”

君小心自得地笑道：“不是妖术，是天生的怪胎，我脑袋天生有办法偷你脑中事，比妖术更进步哩！不信你试试看！”

想窃取春阳真人的脑波，只好拿起石块敲向常笑山、常笑海脑袋，要他们先休息，马上运功迎向真人。

真人运功抵抗。

然而他却不知脑波一事，只要有思考即能产生，君小心自能感应，这比强制催眠要容易多了。

只一照面，君小心呵呵笑起：“你现在很想杀我是不是？”

春阳真人正是如此想，不禁更急更怒。

“我还知道你许多秘密……”

这是小心的陷阱引话，果然春阳真人不察，自言道：“我有何秘密？”

他已回忆以往秘事。

君小心从中感应得知，呵呵笑道：“你暗恋邱素云，现在还在找她下落，六根未净呐！呵呵！她还常常叫你青哥，好亲密啊——”

此语一出，春阳真人身躯为之颤抖，这数十年埋藏心头的秘密，却一口被人说出，他吓得脸色发白。

君小心终于发现用话套人，感应人家思考脑波，要比运功催眠对方容易多了。

说到感应，只要有人在想，即可接收，他又瞄向海印掌门，立即说出：“大师和海明原是同村人……”

海明即是辣心和尚的法号，这秘密也是只有他俩知道，现在却说自君小心口中，这太可怕了。

海印大师宣佛号，因此也中断思考，未泄露出更多秘密。

君小心玩的起兴，复又寻向不少人，说出那些人心中秘密，随后又落于春阳真人身上。

他笑的更促狭：“原来邱素云是四大美女之一，你以前的师妹，你是被她气得出家的。”

春阳真人已无法自制，厉吼：“妖孽，留你不得——”

两仪剑抽出，猛往君小心刺去。

事出突然，谁又料得到一派掌门会出手突袭别人？皆愣在当场。

君小心情急之下，又喝出尖声，想制住春阳真人，然而真人功力深厚，方被震住，复又往前攻来。

“快杀了这妖孽，留他不得——”

他喝吼群众共同诛人，一些被探知秘密者，为了灭口，竟也蜂拥而上，一时局势大乱。

君小心眼看喝不住了，不禁大叫：“哥——救我啊——”

话音未落，只见一条青影快逾电闪掠来，罩落君小心前头，双掌封推，劲道强若洪流，砰然巨响，十数名高手，包括春阳真人在内，全被封退七八步，差点儿倒栽地面。

众人惊心未定，瞧往来人，只见此人年轻俊挺，宛若玉树临风，双眉粗耸，眼亮如星，鼻如悬胆，嘴角淡笑，普天之下竟有如此美男子？不禁把众人看呆了。

尤其是金玉人，瞧得两眼发晕，一颗心快跳出胸口。

巧多情则真的晕了：“我的天呐！梦中情人竟然出现了软绵绵地倒在巧玲珑身旁，做她的情人梦。

小差轻轻拱手：“各位误会了，在下小弟并非妖孽……他只是能力过人而已。”

说话温文有礼，怎会是拥有如此霸道功力的人？

君小心大言道：“看见了吧？君家岂是好惹的？天下第一当岂是省油之灯？”

春阳真人一掌被逼退，实是挂不住脸，登时喝道：“弟弟妖孽，哥哥更不必说，拿下他——”一招手，武当弟子跟随掌门共进退，猛攻前去，先前

被逼退者，不信邪也齐招猛攻。

君小差果真功力了得，周旋众高手之间，仍能游刃有余，从容不迫。

春阳真人越打越是惊心，杀招尽出，早失了一派掌门风度。

猝然雷电猛劈，天空一阵闪白，乌云飞掠快速，暴风雨即将来临。

君小心不禁想起第一当出现——阴阳交会，奔雷之时，蓦然豪气大发。

“你们是来抢宝，还是找麻烦的？既然不要宝物，我扔了它算了。”

他当真将不死丹扔高，已往悬崖落去。

第九章 三角恋爱

就这一掷，突然雷电闪劈而至，直打招牌长竿，轰然一响，长竿尽碎，震得众人趴地不起。倏然倾盆大雨从天倾落，唰唰唰，如猛虎、如狂涛，扫卷四面八方。

雨点未落地面，蓦有一条黄影罩射丹丸，那正是躲在暗处，伺机抢夺的辣心和尚。

他一出现，少林掌门已察觉，喝声“拿下他”，跟着追前。

一道电光又自劈出，雷光中竟带出寒光，那速度竟然比所有任何人更快上一倍，直冲灵丹。

君小心眼看这青光已非视觉所能瞧清，他感觉出是一个人，想也不想即吼道：“哥，快追——第一当出现了——”

君小差闻言，头也不回，暴纵那道青光，急追而去。

那青光接下不死丹，不知怎么一甩，又把它甩出，雷电轰隆再闪，暴雨这才扫至群众。青光则倒泻悬崖，宛若流星飞坠，带出长长青影。君小差不敢怠慢亦猛纵崖下，前后拖出两道光芒，刷然有声地追前追后，直泄崖底。

暴雨扫来，群众一片混乱，又有不少人冲向灵丹。

那丹丸滚落山下，大群人马你追我抢，滚滚跌跌，全往山下滚追。

君小心正庆幸自己引出第一当之际，忽而闻及有人喝道：“快杀了那妖孽——”

原来春阳真人痛心不死丹被抛出，曾一时间追向丹药，然而群众过多，暴雨又阻去不少视线，早已失去灵丹踪迹，只好回头想收拾君小心小命。

眼看哥哥已不见人影，君小心也未敢停留，拉着公孙炮猛往山下逃去。

“快逃吧！有人发疯了！”

公孙炮只能苦笑，只好跟他逃命，不停怨声：“出风头也不必急于这时，惹来一身落水狗，人人喊打。”

君小心窘笑：“可是，当时的确很过瘾……”

公孙炮瞄眼：“你过瘾，我可不过瘾。”

君小心干笑：“现在……换你过瘾了……”两人落荒而逃，滚滚跌跌，十分狼狈。

公孙炮忍不住也笑了：“妈的！这种过瘾，比落水狗都不如。”

春阳真人逼近砍来利剑，迫得两人未敢再自哎自怨，咬牙猛逃命。

幸好天昏地暗，暴雨倾盆，否则君小心会发现，追他的不只是春阳真人这些人，七巧轩几名美女亦是欲得他而后始甘心，只因暴雨淋身，衣衫尽湿，贴肉贴身，妙态毕现，看来不雅，追了一阵，巧凤凰已下令撤军，来日再追捕，否则君小心今日恐怕出不了飞神峰了。

雷声、风声、雨声、树啸声、人叫声、山洪声……交杂一堆。

谁又料想得着，一场竞宝之事，会落的如此下场？

雷电更急，暴雨更烈，终将人声吞没，一群人已散的不知去向。

好不容易摆脱春阳真人的追杀，君小心和公孙炮累得半死，回到住处。

岂知追赶天下第一当的哥哥竟然早先一步回来。君小心怔愕：“你没追着？”

君小差摇头苦笑：“他轻功十分高强。”

君小心咋舌：“能让你追不着，那功夫会是高到何种地步？”

“如电光石火，眨眼千里，我追过两个山头，仍被他闪脱。”

公孙炮得意地笑道：“一定是第一当，普天之下只有他有这份功力。”

如果能让哥哥追不着，君小心也只有摇头了，摊摊手：“有什么办法，引他出来，连个屁股也没得瞧，真是麻烦。”

看样子，他们早将那道青芒当成是第一当化身。

公孙炮不解：“如真是我主人，他又为何要这不死丹？”

在他眼里，第一当似已无敌天下，自无需借助此丹来练功。

君小心道：“知道就好办了，不过这样也好啦！至少证实他还活着，要是死了，那才叫冤枉，衣服湿透了，先换下再说。”

三人依次找到自己衣服，将其换妥，干爽轻松多了，外边雨势未停，只好拿出酒菜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

一等就是三天，雨势方歇，已是六月十四，即将月圆，君小心知道哥哥在月圆时功力将完全失去，这怪病原因何在，阴不救查了十数年仍找不出原因，此次他离开寻药，即是为了医治君小差。

就只差这点儿小毛病，君小差可说是十全十美之人，难怪阴不救会将他取名小差，原是另有苦处。

月圆即将来临，君小心也不敢大意，寸步不离哥哥，防止他发生意外。

这木屋以前人烟罕至，原是君小心兄弟没名，引不起他人注意，时下两人出尽风头，有心者，自能循线找来。

近黄昏，晚天一片霞红。

忽见一白影掠来，直落木屋前头，暴雨方过，地面仍是一片泥泞，她却小心翼翼，深怕弄脏白绣花鞋。

屋内君小差功力未失，听出有异声。

“有人来了。”

“是谁？！”

君小心小心翼翼地潜向窗口瞧去，惊诧道：“金玉人？！你怎会来？”话声已转狭笑。

来者正是金玉人，自飞神峰一别，她到处打探君家兄弟下落。金不二早放线索，是以很快知道这小屋，只是苦于下雨，无法前来，只见雨一停，她立即赶来。

她并未化妆，却换上洁净白衣，溶在青葱草木间，特别显得清新脱俗。

见着君小心，心头也升起一股娇羞，然她强自镇定，冷道：“我是来还债的。”

“还债？你欠我什么？”君小心一时想不起。

金玉人感到脸部发热：“还我爹的债。”

想及金王天，君小心已明白金玉人仍欠自己陪哥哥七日之约，不禁笑的甚是弄人。

“你倒是好记性，欠人东西还记的清清楚楚？”

金玉人冷道：“早还清，免得你胡言乱语。”

“真的？我看你是另有用心吧？”

君小心笑的促狭，金玉人正想斥责，君小差已推门现身，金玉人乍见他，一张脸窘热，话也说不出。

君小差见着金玉人，有些惊讶：“金姑娘你有事？”

君小心讪笑道：“来还债的。”

“还什么债？”

君小心瞄着金玉人，复转瞄小差，哧哧弄笑：“金姑娘欠我，她要陪你七天。”

君小差眉头一皱，想笑却又笑不出来：“这是什么债？”

“人情债。”

“可是她欠你，却要我还？”君小差以为自己要陪金玉人，自是还债。

君小心道：“没那么严重，是我要她以陪你七天为条件，替她办事，现在事情办完了，她自该还债。”

君小差弄懂了，却哭笑不得：“这是什么条件？我可以接受吗？”

君小心呵呵弄笑：“人都来了，你好意思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君小差还是头一遭，一时手足无措。

君小心却更加来劲：“反正你也二十出头，也该交女朋友啦！金玉人不错，你试试看。”

话说开来，金玉人反而更窘，心头却是甜甜地。

君小差仍不习惯：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君小心瞄眼，有点责备他不够大方。

君小差不得已说出自己将失去武功一事。

君小心这才想到另有顾忌：“这倒是麻烦事……可是人都来了……”

他只好另想办法，转向金玉人，说道：“本是要游江南，可是情况有变，你将就些，在附近走走，也就算啦！”

金玉人本已窘羞不堪，也未及得思考，冷道：“随你，反正七天一过，我走人。”

君小心眯眼一笑：“别说的那么绝情，我哥哥这种人选，你哪里找？”

金玉人想斥责，目光触及君小差，终究软化下来，暗自轻叹：“我是来还债的。”

君小心眼看再说下去，气氛就差了，随即请她入座，要哥哥陪她，自己和公孙炮则闪至一边喝老酒，然而两人目光却不停地偷瞄他俩，希望有精彩表现。

金玉人面对君小差，一时也不知如何答话，君小差又是第一遭，举止实是笨拙，两人连目光都不敢触及。

君小心瞧了老半天，瞧不出名堂，反而心急了。

“真是，你们是在相亲，还是交朋友？就算陪坐的，也该开口说话啊！我教你们，先敬一杯酒，再谈风光事。”

他当真抓来两杯酒，要两人饮去，然后以一问一答的方式教两人说话。

话一接上，气氛已不再那么尴尬。

君小心这才跳开，刷刷手掌：“我就不信这恋爱要由我来谈？”

瞄向两人，情势已有转机，他方和公孙炮畅饮起来。

话题扯多了，金玉人已恢复爽朗的性格，说话从容许多，她想着，未必要把对方当成另一种对象，当朋友亦是可。

然而她心头总是怦然怕怕，仍不敢正视君小差的目光。

聊话中，她发现君小差不但武功高强，知识亦丰富无比，许多她不知道的，他皆能说的清清楚楚，不禁更加倾心了。

不知不觉中，明月已初升，暴雨过后，冷月特别清亮，涌现无尽感情。

虽说是十五月圆时，君小差功力将失，但事实上，十四及十六两夜亦可

能是最圆时，他痼疾也曾发生过，是以见及今夜明月如此圆亮，君小心更是寸步不离哥哥了。

金玉人感觉明月好迷人，已邀言：“咱们上山头走走如何？那月色好美。”君小差瞄望弟弟一眼，见他没反应，也答应了。

两人慢步走出屋外，顺着山径往峰顶行去。

君小心则领着公孙炮，两人跟在后头，也准备赏月去。

有人跟着，金玉人老大不自在，然而却不便出言制止，其实她也知制止未必有效，几次有意无意想甩掉两人却不可得，只好让他们跟了。

及至二更天，明月如盘，皎亮挂天。

公孙炮不胜劳累，已先回去休息，君小心为了保护哥哥，只好独自盯上，自己一个人，跟的更近，只差个十步吧！两人说的话，他都听的清清楚楚。

登高往下瞧，一目无际，月光中，洛阳城若神仙府，涌现眼前，然最醒目者，仍是绕着洛阳城的洛河。

三天豪雨，洛河河水已滔滔奔泄，气象万千。

金玉人含情道：“何时洛河之水如此汹涌？有若河神宓妃在倾诉衷情，不知曹植是否听得见？”

她所言乃是三国时，曹植恋及宓妃，却被哥哥曹丕所拆散的感人故事。

君小差轻叹：“他们相恋，苦了曹植，苦了宓妃，也苦了曹丕。”

君小心在后边答言：“放心，哥哥你尽管去恋，我是不会跟你争的。”

君小差和金玉人闻言，有些困窘，小差回答：“弟弟你若曹植聪明，我岂忍心让你失望？”

兄弟感情，一言流露。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有时候相让也未必是好，就像现在，你把金玉人让给我，我岂不惨了？”

金玉人窘困，斥声道：“你不是要我陪你哥哥？你在背后，又算什么？”

君小心无奈：“谁叫你选的时辰不对，我不得不陪，走不掉啊！”

金玉人瞪了他一眼，她当然不了解君小心的苦衷，还以为他有意找碴。

君小差也无法说明，遂又引开话题：“其实洛水另有故事……”

“真的？你说说看……”金玉人好奇等待，聊了一下午，她发现君小差所言皆是让人心动的秘闻。

君小差指着河流：“洛阳附近，可分几条河，北为黄河，南为洛水，东南为伊水，靠西为涧水。相传远古时期，洛水女神宓妃是黄河之神冯夷之妻，宓妃却背着冯夷和大神后羿相恋，造成两家纠纷，冯夷夹着黄河滔滔波浪来和后羿决斗，却被射瞎一只眼睛，他只好到天庭投诉，玉帝不追究爱情责任，命冯夷和宓妃离婚，离了婚的洛神，应该可以和后羿结婚……”

金玉人不解：“后羿不是已有妻室嫦娥了？”

君小差颌首：“本是如此，嫦娥却怕死，偷吃了灵药，飞上月宫了。”

金玉人不解：“后羿是大神，他难道不能到月宫？”

君小差道：“本是可以，但后羿奉命到人间来处理十颗太阳并升之事，他却挽弓射下了九个，因为太阳十兄弟乃是玉帝儿子，他杀了玉帝儿子，玉帝因而怀恨，不准后羿、嫦娥回天庭。后羿不得已，转向西天王母娘娘求得一颗不死药，一人吃了即能升天，若两人吃便会长生不老。他希望和嫦娥留在人间长生不老，谁知嫦娥却偷吃不死药，飞上天，后羿成为凡身，自不能和水神宓妃结婚了。”

金玉人感受一份哀戚，又问：“后来呢？他们有无结合？”

“没有。”君小差继续说道：“后羿化为凡身，水神当然焦急，于是找到了沙棠果，赠予情人，吃了它即可化为水仙，他们可在水中结为夫妻。岂知这事被涧河龙神知道，他本暗恋洛神，怎能让她嫁给别人？立即把消息告诉后羿的徒弟逢蒙。这逢蒙虽长得俊和绝顶聪明，却十分阴险，当时他得知有不死灵药，便勾引嫦娥，两人相好，欲找机会吃灵药，岂知被嫦娥自己吃了升天，落得逢蒙一场空，现在得知沙棠果之事，他当然不肯放弃，便拾来桃木棒，趁后羿熟睡，一棒将他打死，搜得沙棠果。”

闻及后羿被打死，金玉人心头猛颤，戚声道：“好可怜的后羿……”目露恨意：“逢蒙呢？他吃下了沙棠果？”

君小差点头：“吃下了。”

金玉人焦急：“那他不就可以和宓妃结婚了？！”

君小差摇头：“他是吃下了，方法却不对，因为沙棠果要细细嚼才可吞下，逢蒙操之过急，一口便吞下它，结果药性过强，不但没有变成水仙，头上却生出两只牛角，变成了野兽。”

君小心不禁拍手叫好：“好，变得好，变成野狼更过瘾。”

逢蒙有了报应，金玉人也嘘口气，实是大快人心。

君小差继续说道：“涧河龙神看到了这些，便哈哈大笑，现出原形，乃一青龙，它摇头摆尾，兴风作浪，使涧河南向涌去，准备并吞洛川，得以占有洛水女神，然而他伯父即为冯夷，也是洛神宓妃的离婚丈夫，他怎能看着侄子夺去下堂妻子，这让他颜面挂不住，他本是黄河之神，也就是河伯，遂引河伯力量，阻止侄儿并吞洛水女神，在涧水将进入洛水时截住他，涧水进不了洛水，让龙神无法如愿。”

金玉人远远望去，月光下果真见着洛河、涧水虽似相近，却有距离，原是河伯阻挡，不禁暗自叫好，灵目一扫，见及伊水。

“伊水呢？它有何故事？”

君小差道：“伊水水神乃是莘氏之女，最初嫁予汝水龙神为妻，结婚刚满百天便闹翻，汝水神离开伊水，转而投向马兰水神结合，此时莘女叔父便来做媒，要她改嫁涧河龙神，莘女答应了，订婚后，正准备北行投入涧河时，谁知便发生涧水强行人洛之事。莘女羞愤交加，哭泣了十八日，便将原已向北的水道转向东行，莘女本来就体弱，哭泣之间又耗损不少元气，水道转东自是艰难万分，她只好竭尽全力在洛阳南面打转，企图造成漩涡强势，并造滩头，也好冲破险阻东去。然而她力道不足，滩坡又不高，未能形成气势，滩水溢向北方，反而使她花更多力气去造一个湖来控制北溢水流，亦即是伊水湖，她仍往东再折，结果到了偃师附近，莘女力道已尽，她十分幽怨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好把疲惫的身躯投入洛水，让洛水将她送入黄河。”

君小差轻叹：“伊水神本不该怨洛神，可是涧水龙神移情别恋，对她伤害甚大，因而对宓妃也有芥蒂，然而她却又投入洛河，实是命运弄人。”

金玉人为这曲折感伤的神话所感动，一时凄心不已，望着那几条河流发愣，心想神仙已是如此，那凡人呢？岂不更惨？

君小心瞄向哥哥，鼓掌叫好：“好一个曲折离奇，感人肺腑的恋爱故事，就跟神话一样，真叫我感动。”

君小差含笑：“这本就是神话。”

“神话也好，真话也好，我可不想让你爱的那么痛苦，呵呵！我随时准

备刀斧炸药，你爱跟谁恋爱，我就替你开河凿山，保证你水到渠成。”

君小差笑声回答：“多谢你，让我免除痛苦。”

君小心笑的甚邪：“不必客气啦！眼前就有一条美人河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
君小差未及得反应，金玉人已困窘掠开：“咱们到峰顶如何？那里视野更好。”

她掠的甚快，君小差怕她有所闪失，回视小心一眼，立即追前。

此时三更已至，明月移位中天，显得特别圆亮。

猝然问，君小差一声唉呀，掠空身形急栽落地。

“不好，毛病来了！”

君小心心知哥哥功力已失，哪敢怠慢？急忙掠去，眼看来不及接人，双足猛蹬，利箭般射出，身形穿扑地面，君小差已压在他身上。

君小心唉唉痛叫，却也露出笑容，直呼好险。

唉叫声早将金玉人慑住，她方转身，正巧见及君小差摔落地面，一时紧张想救人，却因奔离较远，救之不及，没命奔回，已见小心垫在底下，方嘘口气。

“你受伤了？！”

想伸手拉起君小差，却又收回，目光登时扫向四方，以为有人暗算。

君小差歉然起身，拉起小心，歉笑道：“中奖了。”忙着替他拍去胸前污泥。

方下过雨，地面湿泥，拍不起来，君小心无奈道：“当你弟弟，只有在下面的分啦！”

兄弟视目而笑，亲情尽露。

金玉人一面戒备，一面关切地问道：“君公子您可好？”

君小心截口道：“你问的是哪一个？他很好，我可就不好了。”

金玉人窘声道：“问你们两个……”

“说谎，我感应出你只关心我哥哥。”

金玉人赶忙抓向胸口：“你对我施邪术？！”又退了两步，飞神峰那幕摄心之事，她可记忆深刻。

君小心见她如此紧张，呵呵笑起来：“别担心，对于我哥哥的情人，我是十分尊重的，只要你们别靠的太近就可以了。”

“可是刚才……你全知道我心……”

“少女情怀有何不可？至少我知道你对我哥哥很忠心，爱慕有加，呵呵！只差是否来电而已。”

君小心摆明说出方才金玉人心头无意间流露出对小差的爱慕心思，全被他给测知。

金玉人整个人有若被脱光衣服，无处可躲，窘得她满脸飞红，又退了三四步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人……好可怕……”

她心头甚为恐惧。

君小心笑的更邪：“怕什么？反正也不只你一人怕，所以你不用怕。”

金玉人更缩身。

君小差不忍，已说道：“其实我弟弟只是天生能感应你所想之事，只要你不愿，他还是没办法知晓你内心事。”

金玉人想通这道理，惧意较低，当下哪敢多想？终于明白公孙炮为何随

时会念起阿弥陀佛，原是有此原因，暗自决定，以后也得如此应付，否则太可怕了。

心神稍定，她才又问：“君公子，你方才是遭了暗算？”

君小差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这秘密若是说出，对他的安危影响甚大。

君小心脑筋转得快：“是我暗算他，给他吃药，免得他糊里糊涂地就跟着你跑了。”

金玉人嫣然一笑：“我可没这本领。”

“你没有，他有啊！脚长在他身上，跟你跑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”

“既是如此，你也不必垫在他下面啊！”

见及胸前一片黑黄，君小心瘪笑起来：“没办法，当小的，只有在下面的分。”

金玉人好不容易逮到机会，正想多奚落几句。

远处忽然传来公孙炮的喝叫声。

三人心神一凛。

君小心急道：“不好，老炮头遭暗算了！”

想冲去救人，又怕敌人另有用意，当下赶忙背起小差，快步奔下山区。

金玉人但觉奇怪，君小差会严重到这种地步？

“你们这是……”

“唉呀！我们注定淡的是三角恋爱，缺一个都不行，快走吧！留在此，当真被暗算了。”

金玉人未敢多说，紧紧跟在后头，对这两位奇异兄弟，她有太多不解和不可理喻。

君小心功夫虽不及哥哥，却也不差，不到十分钟，已赶回小木屋，远远即叫着公孙炮，却未见回答，心知要糟，闯入屋内，果然不见踪迹。

他放下哥哥，四处搜寻仍不可得，实是猜不透：“奇怪，一切如初，连打斗痕迹都没有，这会是掳人？”

君小差道：“看来是不假了。”

“他们是谁？为何要抓走他？”

三人正在揣想。

君小差道：“你不如追去瞧瞧，免得他性命危险。”

“可是你呢？”

“我没关系。”

“你没关系，我关系可大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三面窗口猝然射来三道黑影，分别从三个不同角度，举掌扑来，那手掌一张，黑球暴出成网，套向三人。

金玉人惊喝不好，赶忙抽出随身短剑往黑网削去。

君小心则冲向哥哥，顾不得屋垮墙倒，抱起哥哥，其势未竭，复往木墙撞去。

叭啦一声，木墙被撞碎，两人滚落外头，房屋吃力不住，塌往一边，君小心拾起石块再打支柱，叭地又响，左侧支柱断裂，整座屋顶垮塌下来。

金玉人有样学样，早已撞墙飞出，方滚落地，君小心急叫：“快逃！少说也得熬过四更天！”

过了四更天，哥哥功力自能恢复，那时再也不怕对方。

他背起哥哥，没命地已往山区遁去。

金玉人深怕两人失闪，也掠追其后，加以保护。

三名黑衣蒙面人一时中伏，他们却训练有素地破屋躲出，朝着君小心遁去方向穷追不舍。

他们功力似乎十分高强，只追盏茶光景，已赶上君小心不及十丈。

这是一处山谷，十分宽广，躲藏不易，君小心不得不放下哥哥，架势摆出，喝道：“啥来路者？也敢跟本大爷做对？”

三人见他停下，脚步放缓，一名领头者说道：“做对不敢，只想请两位兄弟跟我们走一趟，敝主人有请。”

听声音甚为年轻。

“你主人是谁？”

“暂时不能说。”

“公孙炮在你手中？”

“他先走一步了。”

君小心暗道：“果然是他们掳人。”追问：“你们是何帮派？”

“见着了主人，你自会明白。”

“我不去呢？”

“你最好是去。”

君小心暗中运劲，想摄住对方，那人果然被摄，可惜另两名顿时察觉，赶忙喝声出招，猛欺君小心。

金玉人举剑拦下一人，君小心不得不转身对付那人，而无暇再使出脑力，被摄者惊醒，马上加入战圈，以二敌一，君小心吃重得很。

他不得不使出尖喝声，每震一次，对方即停顿一次，然而却无法将人震伤，反倒是金玉人被震得头昏眼花，险象环生。

君小心只好引开两人，再施尖喝声，对金玉人影响较小，然那黑衣人功力甚弱，总能忍住喝音穿耳，多叫几声，喉咙都快哑了，却无法克敌。

情急之下，也抽出短刀加以迎敌。

“看这招‘玉露秋风’！”

他耍得虎虎生风，想将对方慑住，岂知对方早已看穿他心思，一指点开刀身，反掌迫得他连连后退。

两人发现他武功并未如想象中厉害，戏耍之心油然而生。

“这才叫招式！”

一名黑衣人双掌翻飞，有若腾龙蛟海，气势不凡。

君小心忽而感应出他脑中所想，脱口说出“啸龙献雨”。

那黑衣人大惊：“你怎知晓？”他哪知君小心是刚刚从他脑子感应过来的，出手不由更谨慎。

君小心不但感应出他所想招式，更感应出那人想攻击自己的部位，这一发现，让他兴奋不已——只要猜及对方攻击位置，岂非已能抢得先机。

他得意地说道：“烂招式，我怎会不知？”

那人脸挂怒意，右手探如飞龙，食指抖的笔直，想戳向小心腰际章门穴。

君小心已有感应，却装做不知，短刀倒插，直切那人门面。

双方近在咫尺，那人冷笑：“躺下！”食指已离章门穴不及三寸，以为必能制住对方。

岂知君小心更有绝招，谑笑：“你才躺下！”

不管章门要穴，一刀切向那人蒙面黑巾。

那人赶着一个快字，哪知食指戳中章门穴位置，咋地一响，有若点在铜墙铁壁，他又用力过猛，指甲已裂，渗出鲜血，急知不好，君小心已划下他面巾，露出二十上下俊美高傲的脸孔。

那人唉呀一叫，往鼻尖摸去，血痕已露。

君小心一招得手，呵呵讪笑：“对不起，技术不好，请见谅！”

他当真技术不佳，本想只切下对方面巾，却因鼻尖凸出，顺便给划了。

那人哪知君小心早知他想攻击的位置，一时惊愕在当场。

原来君小心得知对方目标之后，暗自将袋中第一当铜牌移向章门穴，那人自是点着铜墙铁壁，吃了大闷亏。

另一名黑衣人见状，赶忙扑身攻来，照样吃亏，面巾也被划下，同是二十上下年轻人。

君小心未曾见过这些人，也猜不着，而他此时只想教训这些人，打的甚是火热。

连连吃败仗，两人不禁转攻为守，一人更喝道：“抓他哥哥！”

另一名急忙掠往观战的君小差。

君小心顾不得，也冲前拦去，多了哥哥，他再也无法从容应付。那名被划鼻头者又自赶来，君小心已手忙脚乱，无暇再去感应对方想攻击的位置，就算感应出来，却因顾着哥哥而无法抢先机。

几招下来，他也受了掌伤。

那两人对君小心忽高忽低的功夫，实在不解，不过他俩已看出，只要弄得他手忙脚乱，他即无法抢得先机，是以攻得更急。

猝有一掌，打得君小心栽往地面，口角挂血。

君小差见状急叫，想救人，却力不从心。

那两人似也看出君小差武功弱得很，遂往他抓去，小差无处可躲，眼看即将落人他俩手中。

君小心突然尖喝，先震住两人，随着丢出石头，大喝：“看血阎罗！”

这是阴阳克常笑海独门毒药，这一甩出，那两人惧于毒药的厉害，纷纷走避，君小心趁此拉起哥哥，急忙逃开。

而金玉人才闻及小差叫声，拚命赶来，她早得父亲真传，功力自是不弱，略胜黑衣人一筹，此时全身而退来，见着两名被吓退的黑衣人，短剑猛往两人背部划去，唰唰两剑，划得两人闷声唉叫，她已追往君小心。

三名黑衣人败的甚是不甘，顾不得伤人，抓出兵器，似刀非刀，似剑非剑，两尺余长，剑尖分叉如鱼嘴，锋利非常，他们很快追前。

君小心受了几掌，功力大打折扣，又背着哥哥，跑的甚慢，他不停地望着天上明月算时辰，苦笑不已：“要是没有月亮，那该多好？”

君小差也只能陪他苦笑了。

金玉人见小心脚步浮动，他虽人小鬼大，毕竟和弟弟金王玉差不了多少，于心不忍：“小心，换我背他，你太辛苦了。”

君小心瞄她一眼，呵呵邪笑：“你倒是死心塌地的跟着我们呐？”

金玉人本是未想到儿女私情，被他一说，又勾起来，脸腮已红，斥道：“情况紧急，你还说风凉话，还要不要命？”

“要啊！我又没说不让你背，我只是感觉我的心快要被你感动了。”

金玉人嫩脸更红，心头却涌现甜蜜，急声道：“少说话，敌人就快追来了。”

君小心也知道对方已不及五十丈，赶忙将哥哥负往金玉人背部，由她背去。

“你快走，等我哥哥功力恢复，再杀出来救人。”

金玉人点头，举步即奔。

君小差叹声：“弟，要撑着。”

“我会啦！”

来不及多说，三名黑衣人快速掠来，君小心只好举刀封去。

“你们不是要我吗？我投降啦！”

他有意拖延时间，封的不够理想，马上举双手投降。

黑衣人吃过他不少亏，又见他投降的如此潇洒，不禁疑惑不安。

一人冷道：“你当真投降？”

君小心无奈地叹息道：“不然双手举起来，算什么？”

那人一愣，复见他手握短刀，冷道：“既然投降，把刀抛下。”

君小心很快将刀丢往地面，动作利落。

那人仍是不信他会如此甘心投降，反问：“你为何要投降？”

“不想死啊！”

君小心回答越干脆，三人更狐疑。

另一人道：“管他是真是假，绑起来再说！”

从腰际抓出绳索，就想捆人。

“你来吧！”

君小心双手奉上。

那人又觉有诈，未敢再跨前一步。

君小心瞄眼道：“难道你们只习惯向别人投降吗？那么不信任人家！”

领头那人冷道：“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”

让两人剑尖抵住君小心背脊，绳索抛丢，套入他手中，再点了他穴道，这才相信君小心确实是想投降。

领头那人不解：“好好的，为何要投降？”

“我已说过，不想死嘛！”

那人冷笑：“你总算做对了一件事情。”

另一人道：“我看他是有意让哥哥逃走，才自我牺牲。”

领头那人嘿嘿冷笑：“我岂会想不出来？可惜他忘了自己在咱手中，他哥哥怎会舍他于不顾？”

两名黑衣人但觉有理，已嘲笑小心自投罗网。

君小心瞄他们几眼，想杀杀他们的威风：“别想的太完美，只要我一叫，说不定你们就人头落地了。”

他想着要是哥哥武功恢复，这事自容易办成，不禁瞄向明月，已然西斜，四更天就快过了。

那鼻子被划者，登时给他一个响头，谑笑：“你叫啊！看谁有本领取我脑袋？”

君小心瞪眼，有心让他五根难受，遂尖声喝叫：“来人啊！三颗脑袋全砍下！”

蓦然间天际有若劈雷，传来震烈琴音，入耳生疼，东山上猛然暴出青芒，迅捷无比地往那三名黑衣人射去。只听叭地一响，三颗头颅飞高，六颗眼珠仍瞪得血大，青芒回旋一扫，头颅全被带走。

三具尸体仍未倒下，六只手仍不停地抓向不见的脑袋，血柱喷得半天高。君小心吓得呆愣，自己一时戏言，却当真摘下三颗脑袋？血柱喷完，尸体终于倒下，君小心好不容易才从恶梦中醒来。那青芒不就是飞神峰所出现的第一当？若真是他，为何又要砍下这些人头？

还有那琴音，为何在此时响声大作？而且只是一刹那即消失无踪？

君小心呆坐当场，连绳索也忘了解开。

不久，脚步声传来，是君小差和金玉人赶回，他俩闻及隆隆巨响，心知有变，君小差情急之下，功力已复，两人遂赶忙追返。

乍见小心呆坐地面，仍差数十丈，君小差急叫：“弟你可安好？”一个天马行空，划出长虹，飘落小心身前，见他无恙，心头稍安，笑意已露，这才往四周寻去，见着三具无头尸体，不禁皱眉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君小心自嘲一笑：“是被我放剑光砍死的。”

“什么光？”

“青光。”

“会是他，天下第一当？！”

君小心苦笑：“青光是错不了，至于是否是第一当，我就不清楚了。”

他很快将方才事情说一遍，金玉人好像听见了，往那三人手中利剑抓去，仔细端详，目光落于剑尾那犬牙特长的骷髅头。

她心神一凛：“会是他们？！”

君小差问道：“姑娘认得？”

金玉人手指抓了抓剑柄，仍说了：“不瞒两位，前次金玉楼失窃血麒麟，守卫即被这骷髅持有人所杀。”

君小心当然不陌生，上次在洛阳城外，也逮住几名持有这标志的人。

“他们好像不怎么正派……难怪第一当要杀他们。”

替第一当找出好理由，君小心对他更具好感了。

君小差不解：“他们为何要抓我们？”

君小心瞄向金玉人：“或许你爹知道。”那眼光已询问金玉人也该有所线索才是。

金玉人摇头：“我爹没说，我也不清楚，我只听二叔说过那骷髅有些像幽灵符，只是它犬牙较大，又非骨牌，所以就不敢确定了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幽灵教覆灭已百年，该不会死灰复燃吧？”忽而轻笑：“抓个人问问不就得了？在此瞎猜，何时猜得准？”

他还想着公孙炮在人家手中，迟早总会碰头，届时再查也不迟。

金玉人道：“七天过后，我再回去问父亲，说不定会有结果。”

君小心贼眼瞄着她，笑的甚邪：“大美人你还想陪我哥哥？”

金玉人嫩脸微红：“我不得不陪。”

君小心憋笑：“这笔债就此算清啦！不是不让你陪，而是我们还得赶去救我的合伙人，只好请你放了我大哥。”

金玉人稍窘：“既是如此，我自不便留下了，不过……”

她想说两人若要她帮忙找人，她愿意留下，但如此不就和现在情况一样，是以不便再开口了。

君小心笑道：“今夜该谢谢你这位大小姐帮忙，否则非把我累死，本该请你喝几杯，可惜家又被拆了，只好等以后啦！”

金玉人道：“你们暂时可以住进金玉楼，那里住处多。”

君小心道：“有必要，当然会去，不过你得对我哥哥很满意才行。”

金玉人满脸飞红，一时不知如何回答，恨不得有个地洞好钻。

君小差此时脸颊也有些热了。

君小心呵呵直笑：“说着玩的，要是我哥哥不行，天下再也找不出美男子啦！你好好努力，以后我不再跟你后头谈什么三角恋爱啦！”

这话弄得两人发窘。君小心更是得意，手舞足蹈，却忘了双手仍缠着绳索，一个不小心踩到绳头，唉呀一声，倒摔地面，君小差赶忙替他解开绳索，两人视目而笑。

随后三人合力埋了尸体，眼看明月已挂西山，该过五更天。君小心不忍立即赶走金玉人，只好让她走完回程，抵达木屋，东方已吐白，金玉人方依依含情离去。

君小差这才喘口气：“弟，你怎可以如此开玩笑？弄得我浑身不自在。”

君小心一本正经：“我可没开玩笑，我是在选大嫂，要是配不上你的，我才懒得理她。”

君小差哭笑不得：“我还年轻，不必那么急。”

君小心一副老成悲叹模样：“青春珍贵，一晃眼就年华飞逝，现在不努力，尚待何时？”

君小差拿他没办法，只能苦笑：“我倒没关系，可是人家是女孩，传出去，叫她如何下台？”

君小心瞄眼：“真是八股，世间只许男追女，为何不能流行女追男？见好就追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追不到，即下不了台？这是谁规定的？胆量放大一点儿，什么事也没了。”

君小差无奈一笑：“谁又有你如此大的胆量？”

“所以要多多培养他们嘛！”

君小差说不过弟弟，只能苦笑，不再提此事，两人只好商讨如何救得公孙炮。

君小心道：“那三名黑衣人被宰了，线索全无，该从何寻起？”

两人沉思良久，仍想不出办法。

君小差只好说道：“不如先到金玉楼问金王天，探查那黑骷髅的下落，然后再循线找人。”

“这是一个办法，不过我却另有烦恼……”

“你烦何事？”

君小心一副正经道：“我在想，要是以后有人当我这案子，一无头绪，我如何去查？哥你想想，全无线索，我如何去查？”

君小差道：“只好不接了。”

“这多没面子？不行，非得想出法子，爷爷说我是超级品种，岂能被事情难倒？”

“那你就用脑子感应，爷爷不是说功力愈高，脑波愈强？我助你一臂之力，顺便替你疗伤。”

君小心欣然同意：“我倒是搞不清脑袋能接收多远的脑波，试它一下又何妨？”

他立即打坐，君小差贴向他背心，内力源源送来，君小心先借力运行一周天，以治疗内伤，随后运向脑部，他可感觉出附近不少动物的心跳声，以

及零乱的奇异波流。内力渐渐加强，脑波接收范围继续加强，忽而映出君小差脸容，频传笑意，随后又见他和金玉人同游月光下，又见及自己跟在后头。

君小心暗自欣喜，这正是离开不久的金玉人的脑波，他已接收到了，感觉上似有四五里之遥。

他不禁大叫：“有了，成功了！”

这话可把君小差吓了一跳，若非内力全运集小心脑部，两人非受重伤不可，他急道：“你静些，运行内力，不得分神。”

君小心这才想及危险，干笑道：“太激动了嘛！下次改进，我感受到金玉人的脑波，她还在想着我们呐！”

君小差道：“折腾一夜，不想行吗？有无公孙大叔的消息？”

“我再努力。”

当下小心又静下来，运行功力，再次感应，君小差功力运至极限。君小心思绪似如行云流水四处乱飘，他似乎没办法控制，偶而幻起天下第一当脸容，偶而传来七音古城幻象，他分不清这是别人思考的脑波，还是自己幻出之形态。又过了一阵，忽而映出公孙炮不断叫救命，他被五花大绑丢在隐林中，嘴巴塞着东西，情况十分狼狈。

君小心又自急叫：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山涧里！”

君小差被他吓过一次，早有准备，见他又叫，立即收回功力，含笑问道：“你感应出他的位置了？”

“嗯，不过不能确定，好像在西林中的山涧，离此不远。”

“既是不远，为何难以感应？”

“我也不清楚，大概感应是双方面的事，他要是睡着了，我如何感应？”

君小差但觉有理：“咱们赶去瞧瞧！”

当下两人快步往西林山涧追去。

尚未追至山涧，已见得公孙炮被五花大绑，嘴塞布团，如僵尸般一蹬蹬地跳出来，见着君小心两兄弟，激动地哇哇大叫，蹬了过来。

原来那三名黑衣人掳走他时，并没带走，只将他捆住，并点其穴道，封住嘴巴，藏在山涧，想一起把君小差、小心兄弟抓着后才一并带走。公孙炮被制，沉沉昏睡，好不容易醒来，已是天亮，只得大呼小叫，此时才被小心给测着，急忙赶来。而公孙炮叫了一阵，天地不灵，只好奋力起身，逃出山涧，终于遇着救星。

君小心乍见公孙炮和自己脑中所幻出的一模一样，不禁激动非常：“太好了，至少有一里远，以后隔着城墙都能偷人家秘密啦！”

君小差报以欣赏的微笑：“爷爷说的没错，你真是超级品种，无所不能。”

君小心笑不合口：“我不差，你还差得了吗？”

君小差自我调侃道：“只差一点点而已。”

君小心笑道：“没关系啦！这一点点，爷爷很快会把你补好的。”

“希望如此。”君小差无奈地笑着。

公孙炮见两人有说有笑却不过来，只好瞪眼呜呜再叫，责怪两人只懂得看好戏。

君小心这才奔来，替他解除禁制，嘴巴仍笑不合，就快裂了。

公孙炮瞄他一眼：“有什么好笑？你们也未必比我好多少。”

他见着君小心满身泥污，想必也吃了亏，是以才敢如此解嘲。

君小心难得不在意，笑个不停：“我笑，是另有原因，不是笑你。”

公孙炮茫然：“不笑我？笑什么？”

“我想办报纸。”

“办报纸？！”

公孙炮和君小差被他这奇异想法给弄傻眼了。

君小心更形得意：“不错，我知天下人秘密，当然可以出报纸，保证轰动武林。”

公孙炮叹笑：“一下开当铺，一下办报纸，真是大企业！”

君小差补充一句：“还有一项，是职业被追杀者。”

这话惹来三人笑成一团。

若君小心当真公开天下人秘密，不被追杀得片甲不留，那才叫怪事。

然而他却兴味十足，非得搞出名堂不可。

人已救回，再无其他事，君小心这才感到折腾一夜，肚子饿得发慌，遂提议到洛阳城大吃一顿，顺便探探风声，以决定如何办报纸、开当铺。

三人明白武当派还有神秘组织在追捕他们，是以未敢太露脸，找家小饭馆，先填炮肚子，再买来新衣换上，这才敢出去打听消息。

城中议论纷纷，谈的最起劲的乃是超级邪童君小心，传言他有仙术，能知过去未来，更能知人善恶，是上天派来清除恶人的仙童。有人却说他用邪术迷惑人心，只要被他迷惑，即被控制，为他做出任何罪行，若不除他，将来世人全会被他所控制。

种种说法，绘影绘形，说的有声有色，不论好坏，听在君小心耳中，自是无上光荣——原来自己已是武林锋头最健的头号人物。

然而他却不敢招摇过市，因为他也探出不少帮派在找他，除了神秘组织、武当派之外，七巧轩也算上了，还有一些未知名的人物。

既然七巧轩也在找人，他们在休刀坪也不能安稳了。

经过商量，君小心决定溜向江南避避风头，公孙炮自是跟他同行，而君小差则因和爷爷有三月之约，算算时日也差不多，他得先跟爷爷碰头后再前往江南。

事已说定，君小心和公孙炮立即往江南潜去。

君小差心知弟弟能力过人，武功差些并无多大关系，他头痛的该是——要是那报纸办成，江湖将闹成何种局面？

此事恐怕只有上了报，才知晓吧？

江南虽属七巧轩地盘，但地区颇大，君小心和公孙炮又有意隐身，自是不易让人发觉身份。

六月天，江南景色宜人，两人顺游长江，直到洞庭湖。

眼看洞庭湖水一望无际，阳光透来，则水波鳞片闪闪烁烁，从东而西，由近而远，愈闪愈多，愈闪愈雄浑，终如无数金龙蛟翻戏水，沉沉跳跳，将湖面搅动得五光十色，气象万千，紧紧扣住游客眼神，深怕一眨眼，就错失了这一切美景。

君小心一时兴起，也就租来船只，准备游尽此湖，船至江心，四处无人，他则放喉高歌，尽情嘶吼，歌如杀猪，他却乐此不疲，公孙炮也被吼出兴致，也张喉大唱，一老一少就此相互厮杀。

他们终于发现——猛吼尽歌竟能让人如此快活。

歌已唱尽，只好乱吼了。

“天下第一当到此一唱——”

两人手舞足蹈，自也沉醉其中。

虽然湖面宽广，却怎能让两人高声乱吼，不多时，四面已有不少船只划来，远远地指指点点，还以为遇上了疯子呢！

两人见及那船围着四面，又指又点，以为是在欣赏，唱的更加卖力，连带动作，竟然如戏台花旦，唱起野台戏来。

两人拈着手、垫着足，金莲移步地摇来晃去，更憋起女人声。

“依是佳人……卿爱我吗？……咚咚呛！”小心唱道。

“我矮（爱）……矮（爱）死了——”

“矮（爱）得好……咱们结为夫妻，拜堂吧……”

“娘子……跟我来……”

两人顿时东晃、西晃，眉目传情，勾眼递笑，搔首弄姿，那媚、那娇，竟然比戏台上的旦角更入骨三分。

瞧得那外围船客鼓掌叫好。

君小心媚眼一抛：“好？好就来呀！俺是潘金莲呐！武大郎安在？”

“来了……”

公孙炮一副色眯眯的模样缠了过去。君小心欲拒还迎，又娇又闪，尽把潘金莲的娇娆荡媚给现了出来，惹得一些男士两眼凸大，尽是贪婪相。

忽而一声大喝：“好！太好了！”鼓掌声更大。

不知何时，一艘贴金挂银的大船已驶近，船上一名胖嘟嘟的连脖子都不见的中年人笑的甚是夸张。

他的出现，那些看戏者已不敢拍手，赶忙缩头，划远去了。

君小心和公孙炮也被这粗沉如猪吃米糠的声音给惊住，动作顿了下来，往那人瞧去，只见他肥胖无比，一个人三个大，光是手臂已有常人大腿粗。头戴玉瓜皮帽，身穿镶金大锦袍，十只手指挂着十枚各式各样的名贵戒指，颈部还缠了一条并有九条金龙的项链，细眼大唇，十足土财主一个。

他正是名闻江南的九江龙王王吞江，一身棉花功、弥陀肚亦为武林一绝。

君小心见着这肥种人，不禁想笑：“老兄你……不怕船沉了吗？”

公孙炮已然窃笑起来。

王吞江哈哈大笑，两脚猛跳，颤向甲板，轰地一响，船身摆荡不止，他却稳若泰山。

“本王稳，船更稳，差不了的！”

君小心瞄眼：“稳什么？稳破底是不是？”

“岂会破底？这船板全是乌金所造，再多十头牛也破不了。”

君小心淡淡贼笑：“如此甚好，否则你一沉……我就要被淹死了。”

“淹死？！”王吞江不解。

君小心笑哈了腰：“你沉入水中，湖水一涨，我还有命可逃？”

王吞江终于明白小心是在揶揄自己，不怒反笑：“好，好机智、好伶牙利嘴，正是上上人选。”

这话一出，君小心反而笑不出来，戒心道：“你是来找我的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……你知道我的身分？”

王吞江往左边一位中年秀才瞧去，那人轻轻点头，他也猛点头，瞧往小心，哈哈大笑：“你就是天下第一当，本王没有走眼吧？”

君小心和公孙炮溜来江南，本就想隐去身分，没想到还不到三天，已被

人发现，两人自是紧张。

君小心追问：“你怎知我是第一当？”

那秀才拱手含笑：“少侠别紧张，在下方才听及有人吼着‘天下第一当在此一唱’，而大胆前来，照面之下，才敢确定。”

第一当，一老一少，老者如酒鬼，少者如精灵小贼，早已传遍武林，秀才即以此来判断。”

君小心感到有些得意：“原来如此，呵呵！那一唱，还唱出了名堂哩！”

公孙炮则苦笑：“希望别唱出麻烦才好。”

王吞江咧嘴一笑：“久闻天下第一当无所不能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君小心讪讪笑着：“你看到了什么？”

“你的姿态、仪表，还有机智。”

君小心皱眉：“这跟我的名气有很大关系？”心想若真如此，自己不就变成女人了？”

王吞江沉笑：“当然有关，这才表示你无所不能，能做男人事，更会女人事。”

君小心觉得好玩了：“你是专程来找我的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你找我，是看中我……女人的本领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君小心嘴角拉了拉，仍笑了起来：“老兄，你该不会是同性恋吧？那样会得爱死病的。”

王吞江斥笑道：“胡说，本王已有妻室，怎会搞这玩意？”笑个不停。

君小心抽笑着：“很难说，有的人是男女通吃的，我可不来这一套。”

王吞江道：“本王向你保证，不是为此而来。”

“那又怎么对我有兴趣，而且特别对……女性化方面有兴趣……”

“我要你教我女儿。”

“你女儿？！”

“嗯！她很男性化，我要你把她教成淑女。”

君小心登时有若吞了一粒大馒头硬在喉咙，两眼瞪大，眼角快笑裂了——天下竟有这种事，这种父亲？

“你要我去教你女儿？把她变成淑女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为何要找男的？”

“女的不行。”

“你没找过女的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三个抬着出去、两个断脚、一个吓死了。”

君小心闻言，咧笑的五官快曲扭成一团——这会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

“看来女人是不行的啦！”

“所以本王才来找你。”

“我？我看我也不行……”君小心心想，这一定是母老虎一只，还是少惹为妙。

“ 你不行？第一当还有不行的事？ ”

“ 话是不错，可是……这还是头一遭…… ”

王吞江冷道：“ 混江湖，最重信用，你打着无所不当、无所不能的口号，自该接这笔生意，否则你已信用扫地！ ”

秀才道：“ 少侠在飞神峰曾说，要接别人所不敢接、别人所未接的案子，只要爽就可以，看你笑的如此开心，应该很爽吧？ ”

“ 爽是很爽，可是这种事…… ”

君小心虽知必定十分棘手，然而却禁不了其中趣味，也想知道自己是否有办法将母老虎给教成淑女，突然狠下心来。

“ 好，我接了！ ”

公孙炮急道：“ 小心眼，你要三思…… ”

“ 不必想啦！爽就好！ ”

王吞江已然哈哈大笑：“ 好一个‘爽就好’，真是爽快，这才是英雄好汉！ ”

君小心眯眼而笑：“ 我不觉得教女人有何英雄的感觉。 ”

公孙炮讪笑：“ 教母老虎就有了。 ”

君小心终于瘪笑起来：“ 说的也是，这得冒生命危险。 ”

王吞江说道：“ 少侠接了这生意，不知本王要当你什么？ ”

君小心一时想不出要什么，眼睛瞄向王吞江，落于项链，已笑道：“ 就你那条项链和手上十个戒指好了。 ”

能戴在王吞江身上之物，必是十分珍贵和受他喜爱。

“ 这…… ” 王吞江有些为难，终于咬牙：“ 好吧！东西可以再找，女儿却只有一个，何况荣誉为重。 ”

他将项链、戒指摘下，抛住君小心。

君小心接过手，打量一番，果真是珍品，当下揣入怀中，欣然一笑，道：“ 成交啦！把你女儿交给我，还是上你家？ ”

“ 自是到本王府中，我女儿食量惊人，恐怕你养不起。 ”

“ 好吧！省了我不少麻烦，带路！ ”

当下王吞江要两人登上他的船，随后直往长江驶去，约莫过了半天光景，转入江边支流，盞茶工夫，眼前现出一大湖园，直如帝王宫苑，湖光山色、曲桥画楼，比比皆是。

船只驶入湖中，靠向一栋四楼宫庭，王吞江方自下船，引着君小心、公孙炮走入殿中。不时得意地笑着，介绍宫殿两旁摆着的古董、刀枪剑戟、瓷瓶、盆景，样样不缺，却因摆的太多，过于炫耀而显得俗气。

公孙炮如刘姥姥进大观园，东瞧西晃，目不暇给，君小心则镇定多了，他常出入金玉楼，也瞧过不少宝物，眼前所见，虽是古董，却也非如血麒麟为极品中的极品。

前殿绕完，走向后宫，此处不但多金，佣人也多，丫鬟更多，穿梭花园中，宛若蝴蝶飞舞，凭添美景。

来到一独立宫苑，里头传来粗低歌声，十分刺耳。君小心想，这是他女儿住处了。

王吞江果然引领两人爬高一处八角亭，亭高三层，往里望去，可瞧及宫苑全景。

里头不少歌女乱舞，居中一名胖姑娘边唱边啃东西。

王吞江指向那胖姑娘，含笑道：“她就是我女儿，不错吧？”

远处瞧来，依稀可见胖姑娘容貌颇为端正，只是过于发胖，什么女人味也没了。

君小心窃笑：“她尽得你的真传……我是说比较气派的部分。”

王吞江自然听得出来，他女儿差不多跟他一般大小，够得上尽得真传，他也不以为忤。

“其实她本来并不胖，只是在七岁时生了一场大病，补过头了，一下胖了起来，食量增加，她又馋，愈吃愈多，也就愈来愈胖，直到现在，本王一直怀疑是否名字取坏了……”

“她叫何名？”

“本来叫小玉，可是她生病时太瘦了，她娘把她改成胖胖，看是否能养胖，哪知一胖就胖到现在。”

“王胖胖？！呵呵！我看有可能喔……”

王吞江无奈一笑：“也没办法，我们又把她改回小玉，谁知大家叫上口了，一直改不过来，胖胖也觉得小玉太女人味，她不喜欢，只好一直都用胖胖两字。”

君小心和公孙炮笑眯了眼，对这小肥猪，他俩似乎觉得很好玩。

蓦然一声惊雷：“酪饼拿来！”震得两人吓一跳，怔愕地往王胖胖瞧去，她正吃完一块大饼，又往一丫鬟手捧盘中的酪饼抓去，一口咬下大半。

君小心庆幸地说道：“还好，我只是负责把她变成淑女，呵呵！世上也是有胖淑女的。”

王吞江报以微笑：“本王忘了告诉你一件事……”

君小心眉头一皱：“你另有要求？”

“不错，我要她参加选美。”

“选美？！呵呵！选什么美？是不是参加胖胖小姐选拔？呵呵！她很有希望喔！”

君小心和公孙炮快笑岔了气。

王吞江镇定道：“世上没有胖胖小姐，扬州却有中原小姐选拔。”

“你要她参加中原小姐？！你有没有搞错？她们都是美女呐！”

“我女儿也不差。”

“我怎么看不出来？”

“不管如何，你得把我女儿变的漂亮，有气质、有风度、有机智，有一切美女的条件。”

“可是她本质就是如此……”

“这就得全看你的本领了。”

君小心苦笑：“你为何要她参加选美？”

王吞江呵呵笑道：“有女儿能当上中原小姐，何乐不为？”

“你这是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。”

“有何不可呢？小老弟，全看你的啦！”

君小心苦笑道：“我好像做了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。”

王吞江笑道：“是错、是对，做了再说。”

君小心瞄向王胖胖，心想来都来了，总得试试看。

“呵呵！要是胖女当选中原小姐，那可是头条大新闻呐！”

公孙炮道：“能把她变成美女，那才叫大新闻。”

君小心兴趣又浓了：“不管怎样，这是创刊本报的大好时机，咱们多努力些。”

公孙炮无奈，只有陪他苦笑。

随后王吞江告知两人如何进门。两人则含带戏谑地往王胖胖行去，王吞江满意地一笑：“希望能成功才好。”

他也抱着得意的心情离去。

君小心、公孙炮走近王胖胖，这才发现她不但胖，而且又高又壮，难怪一些女老师会被抬出去。

王胖胖正和几位婢女练习跳舞，说是跳舞，也只是手中拿着彩蝶扇跑来跑去，根本跳不起来。

她已发现有人靠近，转眼一瞧，见是一老一少，当下冷斥：“你们是谁？敢闯本公主宫苑？”

声音低沉，有若猪吼。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我们是新来的美容师父，来帮助你减肥的。”

王胖胖斥道：“谁要减肥？给我滚！”

一掌击来，功力不弱，君小心赶忙跳开，公孙炮避之过慢，被扫中左腿，跌跌撞撞，靠向墙头方稳住身躯，直呼要命。

王胖胖见着公孙炮的狼狈模样，呵呵笑起来：“谁要叫我减肥，谁就有罪受。”

君小心谑笑道：“你不觉得发胖也是一件受罪的事？”

“怎会？我照样行动自如。”

王胖胖大步走动，每走一步，赘肉即颤抖不停，然而她功夫不弱，动作并不迟缓。

君小心道：“我不是说你的行动，而是……”

“而是……”

“你不怕人人说你是肥猪？”

“你敢——”

王胖胖最忌讳别人说她是猪，一个嗔怒，双掌尽出，抓狂地往君小心扑去。

君小心早知她会有如此反应，拔腿即奔，存心将她累死。

果然追了几圈，王胖胖已气喘如牛，脚步慢下，谩骂不停，抓起酪饼又自啃食。

君小心突然觉得，若多跑几趟，也该有助于减肥，遂又发掌打掉王胖胖手中酪饼，惹得她怒意更炽，四处开打，迫得那些婢女逃向远方。

追了几次，不能追着，王胖胖暴跳如雷，目光落向公孙炮，心想小的追不了，老的也好，当下转换目标，猛追公孙炮，逼得他险象环生，落荒乱逃。

君小心则在旁掠阵，除非公孙炮真有危机，他才出手救人，否则就由两人四处追赶，也好替王胖胖减肥。

猛追半个时辰王胖胖已累的走不动，遂停顿下来，满头大汗，挨不了劳累，骂了几句：“这笔帐，明天再算！”唤来女婢扶她回宫，冲凉进补去了。

公孙炮则气喘如牛，直抱怨：“这是啥名堂？玩官兵捉强盗？我老是被追。”

君小心弄笑：“忍着点儿嘛！多运动，自然可以替王胖胖减肥。”

公孙炮苦笑：“她要是瘦了，我恐怕连骨头都找不到了。”

君小心呵呵笑道：“没那么严重，我会替你进补啦！请多多努力。”

公孙炮自言自语地骂了几句也笑了起来，想着天下第一当竟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，传出去，不闹笑话才怪。

君小心瞧来却兴趣浓厚，决心创造大奇迹。

一连三天，君小心皆用此方法，弄得王胖胖累个半死，然而他却发现她越累越胖，不知原因何在？经明察暗访，才知道她累倒了，却睡的更好，吃的更多，如此一来，消耗的少，吃的更多，想不胖都不行。

而且王胖胖已看出君小心的用意，竟也不再上当，故意搬来大桌佳肴，摆明的要吃给君小心看。

眼看追赶方法已行不通，君小心不得不另想办法。

绞尽脑汁，君小心已想出馊主意。

“我看只有喂她吃泻药，让她一泻千里！”

当下和公孙炮合作，搞来不少泻药，一一偷拌于食物上，王胖胖并不知此事，仍旧大口吞食，果然泻得没头没脸，每唉叫一声、每往茅坑跑一次，君小心和公孙炮即暗自抽笑几声。

几天下来，王胖胖果然瘦了些许，却体力不支，倒在床上，请来医生，方知被下了泻药，她气得两眼发绿，心想非得狠狠教训君小心不可。

而下药一事，惹来王吞江，可是他有言在先——不论小心用何方法，只要能减肥即可，君小心即以此话套他，他也无法，只要求量少下些，别把女儿给泻死了，君小心勉强答应。

虽是如此，王胖胖也不笨，泻了几天后，已要求医师开处方，拿来当解药，甚至厨子做菜都得在她面前，以防被下毒，如此，君小心已一筹莫展。不过他仍不停地趁着黑夜潜入王胖胖寝室，喂她吞药，或多或少，总也泻个几次。

如此防不胜防，王胖胖也甚为头痛，左思右想，乃决定易客为主，先下手为强。

她准备暗中把君小心、公孙炮毒打一顿，然后丢出九龙宫，让两人永远不敢回来。

心思想定，她找到最佳时机，探出君小心和公孙炮被爹邀请，喝的酩酊大醉，这才偷偷潜入两人房间。

眼看两人横躺床上，她冷笑一声：“是你自找的！”

两臂一张，泰山压顶般往两人压去。

砰然一响，将两人压得惨叫，王胖胖更形得意：“看你还敢不敢惹姑奶奶？”粗大的手掌、手肘不停打敲撞击两人嘴脸、周身，打得两人没命地唉叫。

“我打死你们，压死你们！”

打得起兴，王胖胖又蹦起身躯，更强劲地往下冲压，人是压着了，那床却吃不了泰山大肥婆，噼哩叭啦垮成一团。

由于木床垮的突然，王胖胖一时抽身不及，也被拖往地面，床顶仍有罩篷往下打得她唉唉痛叫。

君小心趁床垮塌之际，一个滚身已避开，独剩公孙炮被压的昏死过去，君小心难得脱身，怎能放过王胖胖？

“臭肥猪，竟敢暗算我，不要命了？”

